

《內門鴨母王朱一貴》委託研究及撰寫計畫

成果報告

計畫主持人：謝貴文 副教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

中華民國 一〇二 年 六 月 廿五 日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歷史文獻的朱一貴	9
一、出身來歷	9
二、「鴨母王」的由來	9
三、何處養鴨	10
四、起事原因	11
五、起事的組織	12
六、勝利的征途	12
七、王朝的建立	15
八、朱杜絕裂	15
九、族群衝突	16
十、失敗的結局	17
十一、事件的餘波與影響	19
第三章 古典詩文的朱一貴	22
一、以文記史	22
二、詠詩論政	23
三、以詩述史	25
四、避難感懷	28
五、勇哉馬定國	30
六、春牛埔英烈	33
七、平臺三大將領	35
八、異事書寫	38
九、懷古起興	43
第四章 民間文學的朱一貴	49
一、風水寶地	49
二、養鴨異象	51
三、起兵三願與皇帝嘴	54
四、扮皇帝與三日皇帝	56
五、早發神箭	57
六、成王敗寇	60
七、全攻鹿耳門	60
八、投死路	62
九、臺灣朱一貴歌	65

十、朱一貴題材的傳統戲曲	68
十一、講古小說《鴨母寮風雲》	71
第五章 朱一貴事件的起點：內門	74
一、群山列嶂	74
二、族群變遷	77
三、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	79
四、紫竹生春與七星墜地	81
五、萃文書院與義民祠	84
六、宋江陣與總鋪師	87
七、興安宮與朱一貴文化園區	90
八、農特產與萬能薯	92
第六章 尋找朱一貴的有關遺跡	95
一、臺南市小南城隍廟	95
二、林園鴨母王廟	98
三、杜君英莊	100
四、杜君英的有關崇祀	102
五、萬丹上帝廟	105
六、竹田六堆忠義祠	108
七、烏松大將廟	110
八、臺南市二府口沈	112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115
一、結論	115
二、建議	116
參考文獻	118

內門·鴨母王·朱一貴

第一章 緒論

朱一貴（1689-1722），福建漳州長泰縣人，二十五歲赴臺謀生，以養鴨為業，人稱「鴨母王」，結交三教九流，隱然為角頭領袖。康熙六十年（1721）臺灣知府王珍作威作福，民怨沸騰，朱一貴與眾友人遂商議舉事，並以己身朱姓及反清復明為號召，由羅漢內門（今高雄市內門區）起義，在下淡水粵籍領袖杜君英的響應下，攻下鳳山縣城，進占府城，號稱「義王」，建國號「大明」，年號「永和」。然由於缺乏政權規畫與統治能力，開國不及兩個月，在清廷援軍入臺後即告崩解，朱一貴在溝仔尾（今嘉義縣太保市）被執，隨即解送北京處死。

朱一貴起事雖然短暫，但卻是清代臺灣首次大規模的民變，也開啓後來臺灣人民對不公不義政權的反抗，並形成一種「翻身自主」的潛在意識，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此一事件除了在文獻史料與古典詩文中多所記載外，也在民間社會廣為流傳，出現許多有關的傳說、諺語、歌謠、傳統戲曲、講古小說等，在臺南、內門、林園則建有奉祀朱一貴的廟宇，全臺各地也常見與其相關的歷史及傳說景點，對於民間文化亦有深遠的影響。

開啓朱一貴事件的內門，自古有平埔族居住，在清廷賜姓下產生許多罕見姓氏，今則以宋江陣、總鋪師聞名於世，尤其每年三月的「內門宋江陣嘉年華」，更成為全國重要的民俗節慶。朱一貴在內門養鴨、起事，已是當地重要的歷史記憶，不僅留有「鴨母寮」、「客寮」、「國公田」等有關地名，近年來更在當地廟宇「興安宮」奉祀朱一貴的神像，並自發成立「朱一貴文化園區」，顯示地方對這項文化資源的重視，政府部門亦有必要提供更多的協助。

有鑑於與朱一貴有關研究或圖書雖然不少，內容也頗為多元，但尚無專書對其進行全面的統整，亦少有著眼於相關人事物與地方的連結，對於有心認識、研究朱一貴者，或有意運用此一歷史資源來營造地方文化者，皆是不小的缺憾。職是之故，本計畫即希望透過深入的研究與撰寫，達到以下幾個目的：

（一）蒐集並統整分散於官方檔案、文獻史料、古典詩文、民間文學等有關朱一貴事件的資料，及當今學者的研究論著，以利於一般讀者認識朱一貴之其人其事，而學者也能快速掌握相關文獻及研究概況。

（二）從清初到戰後、官方到民間，朱一貴具有不同的形象，也有不同的評價。本計畫將運用現有的文獻史料，儘可能還原朱一貴的真實面貌；但也藉由傳說、歌謠、諺語與傳統戲曲的分析，來瞭解民間社會所認知的朱一貴。

（三）朱一貴事件迄今雖已近三百年，但在南臺灣仍留有許多有關的歷史遺跡，如內門的起事、六堆的助清平亂、鳳山縣城、赤山及臺南府城的戰事、嘉義太保的被捕等；另也有些傳說與地方風物相附會，而形成傳說的遺跡。本計畫將透過田野調查的方法，探尋並記錄這些有關遺跡，以使其人其事與地方

相連結，增添地方歷史與文化的魅力。

（四）發掘朱一貴其人其事的文化元素，並將這些元素予以創意的轉化，運用在高雄地區，尤其是內門的地方行銷、鄉土教育、產業包裝、社區營造、文化觀光上。

（五）將本計畫的研究所得，撰寫成通俗易讀又不失學術性的文字，並搭配有關照片，以供後續專書的編輯出版。

有關朱一貴及其起義事件的記載，最為完整詳盡，且為人所熟知的是藍鼎元的《平臺紀略》、《東征集》兩書。藍氏在朱一貴事件期間，隨其族兄藍廷珍來臺擔任幕僚，參與整起事件的平定過程，而有深刻的觀察與記錄。《平臺紀略》按月記載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至雍正元年（1723）間，朱一貴從起事到失敗、餘黨被捕的歷程，文末加以評定論斷，並附有相關的往來書疏。《東征集》則收錄藍氏在臺期間的相關軍事文書，如檄文、露布、示諭、議論軍機的書信等，皆為研究朱一貴事件的重要資料。

朱一貴事件期間任閩浙總督、指揮平臺事宜的覺羅滿保，亦留有相關的文書，如〈題義民效力議效疏〉乃在嘉獎下淡水以南地區，來自潮州鎮平、平遠、程鄉等三縣的移民，未加入朱一貴集團，而協助清廷平定亂事的功績。另在《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中，收錄清康熙皇帝的諭令及官員的奏摺，內亦載有不少清廷對朱一貴事件的因應措施。

朱一貴及其同黨被捕後，解送北京接受審訊，其供詞原藏於清代內閣大庫，後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整理出版，亦收錄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己集》。在此〈朱一貴供詞〉、〈朱一貴謀反殘件〉、〈臺匪朱一貴等案殘件〉中，朱一貴自述其來歷、起事原因及過程，各同黨成員也自述其背景及參與情形，是瞭解整起事件的第一手資料，頗為珍貴。

朱一貴事件之後，清廷增設巡臺御史一職，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瓚著有《臺海使槎錄》一書，其中第四卷〈赤嵌筆談〉中附有〈朱逆附略〉一文，內容雖多引用《臺陽運會編》、《平臺異同》、《理臺末議》等書有關朱一貴事件的記載，但由於這些書疑已散佚，故該文亦深具史料的價值。

其後，在清代臺灣的方志，如重修或續修的《臺灣府志》、《臺灣縣志》、《鳳山縣志》等，都對朱一貴事件及有關人物有所記載，也述及民間流傳的災異傳說，但大抵仍不出上述史料的範圍。較特殊的是日治時期連橫本著「民族革命史觀」所著的《臺灣通史》一書，特別為朱一貴立傳，謂其有可能為「明鄭部將」，登基時曾發布充滿民族大義的文告，被捕時又自稱「孤為大明臣子」等，這些雖成功扭轉朱氏原來「飼鴨鄙夫」的形象，而一躍成為反清復明的民族英雄，但也招致後來學者對其背離史實的批評。

除文獻史料的記載外，清領至日治時期也出現不少與朱一貴事件有關的古典詩文。在古文作品部份，如覺羅滿保〈祭水師協鎮許雲文〉；藍鼎元〈貞節汪太君傳〉、〈福建水師提督襄毅公廷珍家傳〉、〈林元戎亮傳〉、〈游遊戎崇功傳（蔡章琦附）〉、〈李弁茂吉傳〉；蔡新〈兵部尚書總督浙閩覺羅公滿保墓表〉；

陳壽祺〈藍鼎元傳（陳夢林附見）〉等，皆站在清廷立場推崇褒揚參與此戰事的將士，可藉以拼湊事件發展過程，認識有關人物的事蹟。

另外，日治時期恠我氏以古文所寫之《百年見聞肚皮集》，其中有〈郭成金附鴨母王〉一章，從民間的風水迷信切入，描寫朱一貴因鴨寮與風水糾紛而誤殺人，在監獄中出現異象，而被獄友擁立起義，但不久即被平定。¹由於這則傳說僅為書寫竹塹文人郭成金前的序曲，故內容較為簡單，類似情節也罕見於後來的傳說文本中，較近似於歷史小說的創作。

在古典詩歌部份，則有卓夢采〈避寇鼓山〉、卓肇昌〈雙忠歌〉、陳夢林〈鹿耳門即事〉、藍鼎元〈臺灣近詠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生〉、施士洁〈諸羅忠烈羅祠〉、黃純青〈田舍郎〉、連橫〈詠史〉、王養源〈岡山道中〉、朱啓南〈過岡山眺朱一貴故里〉等，這些或寫戰事發生時的避難心情，或追悼殉難的英烈、憑弔歷史與有關遺蹟，都反映臺灣文人對此一事件的態度，也有助於瞭解不同時代對朱一貴的評價。

自日治時期起，民間開始出現朱一貴傳說的文本，最早的是收錄在李獻璋編《臺灣民間文學集》中，由朱鋒所作的〈鴨母王〉。²該文從朱一貴養鴨出現異象開始，敘述其起義、攻進府城、穿戲服登基、被增援的清軍擊潰、逃入溝仔尾社被捕等過程，故事內容完整，情節曲折有趣、對白生動，也成為後來有關傳說的重要範例。

戰後時期，朱一貴傳說成了臺灣最具代表性的故事，王詩琅、華龍、陳定國、施亞青、江肖梅、黃協兒、顏炳耀、吳新勳、賴芳伶、鄭志敏、林惠文、梁曉燕、黃勁連、盧千惠等人皆有書寫文本，不論是以民間文學、漫畫、童話或歷史故事的形式呈現，大抵都不脫朱鋒一文的架構，但從其間細微的差異，仍可看見政治意識形態對朱一貴形象的塑造，也反映出臺灣人翻身自主的願景與內心掙扎。

自九〇年代起，胡萬川、江寶釵等學者在政府部門的支持下，展開一系列民間文學的採集與整理；不同於上述文本有相當程度的改寫，其乃採取原語的完整記錄，以最客觀的方式呈現民間文學原貌，於全臺許多縣市皆出版民間文學集，其中在臺中、彰化、臺南、嘉義等地都蒐集到與朱一貴有關的傳說。這些傳說更真實地反映民間對朱一貴的認知，內容也多與地方風物結合，可看出傳說在不同地區流傳的情形。

除了民間傳說外，在臺灣尚流傳有〈臺灣朱一貴歌〉之歌謠，內容從朱一貴聚眾起事、佔領府城，再到清軍過海平亂、朱一貴兵敗被俘，最後輾轉解京正法，故事完整，但有較大篇幅在敘述押解赴京的旅途經過。³此外，民間亦流傳有「全攻鹿耳門」、「三日打到尾，一暝溜到厝」、「鴨母王入溝仔尾，死路一條」等諺語；而嘉義長義閣職業掌中劇團、南投新桃源掌中劇團、明華園歌仔

¹恠我氏，《百年見聞肚皮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頁69-71。

²朱鋒，〈鴨母王〉，收入李獻璋編，《臺灣民間文學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頁1-13。

³不著撰人，〈新刊臺灣朱一貴歌〉，收入王見川等編，《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二輯（臺北：博揚文化，2010年），頁22-34。

戲團都曾改編朱一貴傳說作為演出的戲碼；現代講古大師林進德也曾在電視講《嘉慶君遊臺灣》故事時，加入一段改編自朱一貴傳說的《鴨母寮風雲》⁴，並出版為講古小說。這些歌謠、諺語與戲曲不僅保存民間對朱一貴的記憶與情感，亦反映朱一貴形象在不同時代的演變，也值得深入探究。

有關朱一貴的史事、詩文、傳說與歌謠，也引起戰後臺灣學界的關注，出現不少研究的論著。在史事研究部分，較重要的有劉妮玲於 1980 年所撰寫的碩士論文《清代臺灣民變研究》，她修正連橫以下採民族主義的觀點，而以社會問題角度討論清代臺灣民變，將朱一貴事件歸為「地方豪強的政治權慾追求」類型，與反清復明無關，缺乏民族主義色彩，即使建立政權，其政治性亦極為粗淺，而為社會治安問題惡化的具體呈現。⁵

謝國興《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一書，首次將朱一貴事件與林爽文、戴潮春事件合稱為「三大民變」，除以較淺白的方式敘述此一事件的始末外，也指出朱一貴在清代臺灣歷次民變領袖中，氣宇、能力、人格都算是上乘；然因事變起於抗官，時值康熙盛世，作風明快，在嚴懲不肖官吏後，起事者失去口實，又無其他政治理由足供號召，加之人才、格局皆不足，故旋起旋滅。但整體而言，此一事件仍是歷次民變中政治色彩最濃的一次，有新政權的形式、使用年號等。⁶

簡炯仁〈清治初期清廷治臺政策的確立及臺灣民變的社會性格——朱一貴事件之初探〉一文，則將此一事件定位為當時臺灣移墾社會，民間在「不肖有司」的「激之使起」所引發的「民反」，也是一種立基於「社區意識」的「自力救濟」活動。而客庄「助清」平定此一事件，也是基於「愛鄉護土」的心理，不得不做的自保行為。清廷能迅速則成功利用臺灣社會族群的矛盾，迅速平定此一事件，這也形成其日後的治臺政策。⁷

潘朝陽、池永歆〈康熙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空間：朱一貴事變為軸的詮釋〉一文，以「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路徑探討此一事件，指出康熙後期臺灣漢人的社會文化空間，可分為三個範域：臺灣府城及其城郭臺灣縣為核心區，下加冬至斗六門為閩客相半區，斗六門以北則為客番相雜的邊陲區；南路以下淡水溪為界，右岸為閩籍地區，左岸為客家的社會文化空間範域。此時漢人的社會文化性仍是輕文教、無法治、粗陋浮囂的性格，這促使民變頻生，朱一貴事件即此社會文化空間的產物。⁸

莊吉發〈身穿清朝衣，頭戴明朝帽——鴨母王朱一貴事變的性質〉一文，則運用史料結合傳說、歌謠，敘述朱一貴事件的過程與性質。他也對朱一貴為鄭成功部將，且以結拜天地會起事的說法提出辨正，並認為此一事件是官逼民

⁴林進德，《嘉慶君遊臺灣卷四·鴨母寮風雲》，臺北：時報文化，1995年。

⁵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

⁶謝國興，《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臺北：自立晚報社，1993年），頁16-40。

⁷簡炯仁，〈清治初期清廷治臺政策的確立及臺灣民變的社會性格——朱一貴事件之初探〉，《臺灣開發與族群》（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頁61-82。

⁸潘朝陽、池永歆，〈康熙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空間：朱一貴事變為軸的詮釋〉，《師大地理研究報告》27期，1997年11月，頁11-44。

反的群眾運動，不是反滿的種族革命，更不是典型的農民「起義」。⁹

林正慧〈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起點〉一文，則對學界常將客家方言群移民納入粵籍中處理，以粵等同於客家、閩等同於福佬的概念提出檢討，指出當時屏東平原漢人族群關係，與其說是分籍對立，不如說是依方言分類，也因此閩屬汀州移民乃「附粵不附閩」，粵屬潮、惠二府移民則多與漳泉交好。她並釐清杜君英陣營的粵籍福佬身分，起事之初與朱一貴結合，乃同屬福佬語系的閩粵二籍合作；兩大陣營決裂後，與閩籍福佬朱一貴陣營對立的，除了六堆地區閩粵結合的客家語系陣營外，再加上粵籍福佬語系的杜君英陣營。¹⁰

李文良〈立大清旗，奉萬歲牌：朱一貴事件時的「皇上萬歲聖旨牌」與地方社會〉一文，則探討南臺灣粵籍義民在朱一貴事件之際，起事協助官府平亂時所供奉的「萬歲牌」。他指出此一「萬歲牌」可能來自閩籍移民大本營的萬丹上帝廟，義民在清廷援軍入臺掃蕩之際，曾將它迎至府城的萬壽亭安置，並在戰亂結束後迎回家鄉，長期供奉在地方廟宇中；供奉「萬歲牌」的忠義亭也成為清代南臺灣粵籍移民的重要象徵。¹¹

除了國內學者外，大陸與日本學者也對朱一貴事件有所研究。大陸學者的研究雖不脫階級鬥爭的史觀，但運用宮廷檔案進行分析，也有其可觀之處，如孔立〈臺灣朱一貴起義與吳福生起義供詞的比較研究〉一文，藉由起事者的供詞，比較朱一貴事件與雍正十年（1732）發生的吳福生事件，指出前者之參與者多為廣大農民、遊民及其他勞動者，具有雄厚的社會基礎，乃社會矛盾尖銳化下所形成的農民起義。在此一事件中，清廷利用「義民」鎮壓起義，加以起義者內部的攻殺，更加深不同籍貫移民的矛盾。¹²

張莉〈論臺灣朱一貴抗清起義的歷史原因〉一文，亦從官方檔案分析此一事件的發生原因，指出當時社會經濟處於迅速恢復與發展時期，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加之統治階級標榜盛世，欲求安定，以致吏治鬆弛、貪風猖獗，促使社會矛盾激化，而爆發此次農民的階級反抗鬥爭。這時與清初的歷史條件已明顯有異，故不能此事件視為是鄭成功抗清鬥爭的延續。¹³

日本學者松浦章〈康熙六十年臺灣朱一貴之亂——江戶時代的「臺灣風說」之貳〉一文，則利用江戶時代來航長崎的中國商船所傳遞的情報，分析日本傳聞的朱一貴事件與其本人的供詞大體相同，證明這批收錄在日本「風說書」的

⁹莊吉發，〈身穿清朝衣，頭戴明朝帽——鴨母王朱一貴事變的性質〉，《歷史月刊》，2000年10月，頁64-70。

¹⁰林正慧，〈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起點〉，《國史館學術集刊》6期，2005年9月，頁1-60。

¹¹李文良，〈立大清旗，奉萬歲牌：朱一貴事件時的「皇上萬歲聖旨牌」與地方社會〉，《臺灣史研究》19卷2期，2012年6月，頁1-29。

¹²孔立，〈臺灣朱一貴起義與吳福生起義供詞的比較研究〉，《臺灣研究集刊》2期，1985年，頁35-40。

¹³張莉，〈論臺灣朱一貴抗清起義的歷史原因〉，《歷史檔案》2期，1990年，頁89-94。

情報，也是研究此一事件的重要史料。¹⁴

在古典詩文研究部分，較為完整的是吳青霞的碩士論文《臺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針對書寫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等三大民變的古典詩文進行分析，著重在討論文本的書寫者、書寫時間、書寫角度等，並比較三大民變的書寫的題材、人物的形象，及統治階層與本土文人論述的異同，最後再與民間文學相比較，探討社會位階與族群意識影響下的觀看角度。該文對書寫朱一貴事件的古典詩文搜羅詳盡，並指出其文本的傳奇色彩較為濃厚，書寫者喜好滲入故事性；而清代文人的書寫皆站在統治者的立場，至日治時期方出現不同的評價。¹⁵

在傳說與歌謠部分，早在六〇年代即有學者投入研究，如王詩琅的短文〈朱一貴亂歌與日據初期的民歌〉一文，認為朱一貴事件後所流行的民歌：「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乃出自民眾之間，不知作者是誰，與日據初期人為製造出來，具有政治宣傳目的的民歌明顯不同。¹⁶

賴建銘〈清代臺灣歌謠（下）〉一文，首次關注到民間流傳的〈臺灣朱一貴歌〉，對整首歌謠進行解說與附註，並採用連橫對朱一貴的立傳與評價，稱其起兵乃在「除害污吏，復命故土」，「足為一代叱咤風雲之革命人物」。¹⁷同樣的，婁子匡的〈鴨母王朱一貴〉也在討論這首歌謠，亦肯定連橫的觀點，並認為歌謠中對朱一貴多所批評，乃囿於「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史律。¹⁸

黃秀政〈朱一貴的傳說與歌謠〉一文，記載作者在內門實地採錄的數則傳說，包括有〈鴨母寮和鴨母王〉、〈朱一貴的夢兆與異象〉、〈起兵三願〉、〈扮皇帝〉、〈三日皇帝〉、〈成王敗寇〉、〈投死路〉等，有幾則未見於朱鋒的文本，屬地方特有的傳說；另也對〈臺灣朱一貴歌〉加以分段與抄錄。¹⁹

曾子良〈與朱一貴抗清事件有關的俗文學作品〉一文，先述朱一貴抗清始末，再介紹與此一事件有關的歌謠、諺語、民間故事、說唱文學、民間戲曲等，其中首次注意到嘉義長義閣職業掌中劇團所編演的〈鴨母王朱一貴〉布袋戲，是相關俗文學蒐集的一大突破。²⁰其後，曾氏又有〈〈臺灣朱一貴歌〉考釋〉一文，對於民間流傳的〈臺灣朱一貴歌〉進行版本比較與內容注釋，並從其詞彙、押韻、地緣關係及寫作動機加以考證，指出它原為福州儒士歌頌總督平亂有功，一方面宣揚清廷聲威，以朱一貴悲慘的下場，警惕臺灣同胞不可造反，並譴責派任臺灣的官吏失職無能，應屬福州方言文學作品，與福州評話有密切關

¹⁴松浦章著、李玉珍譯，〈康熙六十年臺灣朱一貴之亂——江戶時代的「臺灣風說」之貳〉，《臺北文獻》直字 139 期，2002 年，頁 265-291。

¹⁵吳青霞，《臺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臺南：成功大學臺文所碩士論文，2006 年。

¹⁶王詩琅，〈朱一貴亂歌與日據初期的民歌〉，《艋舺歲時記——臺灣風土民俗》（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 年），頁 244。

¹⁷賴建銘，〈清代臺灣歌謠（下）〉，《臺南文化》7 卷 1 期，1960 年，頁 85-91。

¹⁸婁子匡，〈鴨母王朱一貴〉，《臺北文獻》直字 6-8 期合刊，1969 年 12 月，頁 40-42。

¹⁹黃秀政，〈朱一貴的傳說與歌謠〉，《臺灣文獻》26 卷 3 期，1975 年，頁 149-151。

²⁰曾子良，〈與朱一貴抗清事件有關的俗文學作品〉，《國文天地》13 卷 4 期，1997 年 9 月，頁 34-39。

係，而非閩南語說唱歌仔。²¹

黃淑卿的碩士論文《鴨母王朱一貴傳說研究》，整理蒐集文本及田野流傳的傳說資料，就各則傳說的情節單元進行分析與比較，指出其與風水傳說、林道乾傳說複合的情形。另亦討論與鴨母王相關的民間歌謠、諺語、戲曲、小說等，最後將傳說與史籍記載相比較，分析其人物形象、事件性質的差異及對社會族群關係的反映。²²

林毅夫《鴨母王：臺灣人翻身自主的願望與掙扎》一書，則運用心理學者對故事中「象徵」與「情節」的解釋，先討論朱鋒的〈鴨母王〉故事，解釋其表達出臺灣人的自我甦醒、翻身自主、自我超越的追求，以及在失敗主義下的自卑與自賤；在討論朱鋒之後的故事版本，指它們在統治者的陰影下，如何保存、同時又踐踏願景；這些都反映臺灣人在「被統治者」心態下的社會、政治行為，故事作者的「失筆」則是臺灣人的「集體潛意識」對翻身願景的提醒。書後並附錄一篇〈有如童話的杜君英〉論文，根據歷史資料質疑朱一貴與杜君英決裂理由的真實性，並從心理運作的角度來推測其意義。²³

本計畫即在上述文本資料及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就朱一貴有關的人事地物、鴨母王的民間文學、內門的風土民情進行研究與撰寫，共分為七章，內容略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計畫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相關文獻史料與民間文學概況、前人研究成果、研究範圍與章節安排等。

第二章、歷史文獻的朱一貴。從文獻史料探討朱一貴的出身來歷、養鴨背景、起事原因、起事經過、失敗原因、清廷平定過程、六堆義民、事件影響等，並對史料間的矛盾或異於史料的說法進行辨正，儘可能還原歷史的真相。

第三章、古典詩文的朱一貴。從清初至日治時期文人所撰寫的古典詩文，探討朱一貴及覺羅滿保、藍廷珍、藍鼎元、林亮、游崇功等有關人物的形象與事蹟，並分析不同書寫者在不同時代對於其人其事的記憶與評價。

第四章、民間文學的朱一貴。統整日治時期迄今與朱一貴有關的傳說、歌謠、諺語、傳統戲曲、講古小說等文本資料，分析民間社會對其人其事的認知、想像與情感，並討論不同時空的傳說樣貌及傳說複合情形。

第五章、朱一貴事件的起點：內門。從內門的歷史、地理、宗教、產業與文化，探討當地成爲朱一貴起事地點的背景，並介紹與朱一貴有關的人文景點、宗教寺廟、傳說風物，及現今的地方文化特色。

第六章、尋找朱一貴的有關遺跡。介紹內門地區以外與朱一貴的有關的遺跡，如奉祀朱一貴的臺南市小南城隍廟、高雄林園鴨母王廟；屏東內埔杜君英莊、衣冠塚、慈鳳廟、義勇公祠；粵籍義民宣誓擁清的屏東萬丹上帝廟、竹田六堆忠義祠；奉祀殉難武官陳元的高雄烏松大將廟；傳說母系先祖爲朱一貴之

²¹曾子良，〈〈臺灣朱一貴歌〉考釋〉，《臺灣文獻》50卷3期，1999年9月，頁87-123。

²²黃淑卿，《鴨母王朱一貴傳說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碩士論文，2005年。

²³林毅夫，《鴨母王：臺灣人翻身自主的願望與掙扎》，臺北：前衛出版社，2011年。

妹的臺南市二府口沈。

第七章、結論與建議。總結本計畫的研究，歸納出朱一貴其人在不同時代、階層的形象與評價，及其事件在政治、社會、文化上的意義與價值。另也提出幾項具體的建議，將朱一貴及其事件轉化為文化元素，供地方及有關單位運用。

第二章 歷史文獻的朱一貴

本章主要根據清朝官方的文獻史料，探討朱一貴的出身背景及其起事過程的始末與影響，儘可能還原史實的真相，也對後人異於史料的說法提出辨正。

一、出身來歷

有關朱一貴的出身來歷，根據其被捕後的供詞所稱：「我係漳州府長泰縣人，今年三十三歲。我母李氏，兄朱勤，弟朱萬，俱現在家。我並無妻子。康熙五十三年，我到臺灣道衙門，當夜不收。後我告退，在大目□□□□□民人鄭九賽田地度日。」²⁴此供詞載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官方檔案，朱氏自述其三十三歲，則推算其出生約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十五歲時從福建漳州長泰獨自來到臺灣，起先在臺灣道衙門擔任守夜差役「夜不收」職務，後來因故辭退，改幫傭種田度日。

藍鼎元《平臺紀略》所載與供詞大致相同，指朱一貴乃「漳之長泰人，小名祖，游手無藝，好結納奸宄，為鄉里所嫉，於康熙五十二年之臺灣，充臺廈道轅役，尋被革，居母頂草地飼鴨為生。」²⁵這段記載與供詞相較，僅朱氏來臺年代略有出入，並增加說明其小名為「祖」，渡海來臺乃因素行不良，不容於鄉里；離開衙門則是被革職，革職後以養鴨維生。

至連橫《臺灣通史》則稱朱一貴「少名祖，漳之長泰人，或言鄭氏部將也。明亡後，居羅漢內門，飼鴨為生。」²⁶這段說法常出現在民間的傳說與戲曲中，也有學者加以引用，如吳春瑩〈朱一貴奔命於臺南縣境〉即指朱氏為「鄭成功的部將」。但如對照上述供詞，朱氏生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明鄭王朝已經滅亡，豈可能是鄭氏部將？且其自述康熙五十三年（1714）才來到臺灣，也與明亡後即居羅漢內門之說不合，故連氏說法明顯有誤。

二、「鴨母王」的由來

朱一貴之所以被稱為「鴨母王」，顯與其起事前養鴨維生有關。在朱氏的供詞中雖僅說是幫傭種田度日，但一般農家多會養鴨，故養鴨的可能性極高；而藍鼎元《平臺紀略》指其「居母頂草地飼鴨為生，其鴨旦暮編隊出入，愚眊異焉」²⁷，更證明養鴨確有其事，且其具有讓鴨群整隊而行的能力，此時鄉里間應即有以「鴨母王」稱之。

雍正二年（1724）黃叔璥所著之《臺海使槎錄》又云：「朱一貴原名朱祖，岡山養鴨。作亂後，土人呼為鴨母帝。」²⁸則在事件發生期間，「鴨母王」的稱號更廣為流傳，成為臺人對朱一貴的共同印象，以致後來的古典詩文或民間傳

²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已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頁2。

²⁵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1。

²⁶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775。

²⁷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1。

²⁸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86。

說皆好以此稱之，或強調其養鴨的形象。朱一貴以養鴨人作亂，顯讓清廷頗以爲戒，而視鴨寮爲奸匪之藏匿處，如乾隆十三年（1748）彰化知縣所立〈養鴨示禁碑〉曰：「爲□養鴨之徒，每□成群，踐食田禾，□□□□□□，隨處搭寮，藏奸窩匪，無惡不作，更屬禍魁。」²⁹故有此禁止養鴨或拆除鴨寮之告示。

另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有載：「有朱祖者，長泰人，無眷屬，飼鴨鳳山大武汀；鴨甚蕃，賊夥往來咸款焉；乃以祖冒名一貴。」³⁰今學者方豪因此認爲：「朱祖乃冒名一貴，另有一貴其人，非祖也。朱祖養鴨，故『鴨母王』必原爲祖之綽號，賊夥既以祖冒名一貴，則由一貴襲其『鴨母王』之綽號，亦極其自然之事。」³¹此視朱一貴與朱祖爲不同兩人，且養鴨者爲朱祖，而非一貴。然依前述《平臺紀略》所載，朱一貴小名爲「祖」，又「居母頂草地飼鴨爲生」，故朱一貴即是朱祖，亦即是「鴨母王」，方氏之說明顯有誤。

三、何處養鴨

朱一貴於何處養鴨？根據其供詞稱：「在大目□□□□□民人鄭九賽田地度日」，因其中有多個缺字，無法明瞭所指何地。但據藍鼎元《平臺紀略》明白指其「居母頂草地飼鴨爲生」，臺灣話一般稱鄉村莊社爲「草地」，則朱氏養鴨處應在一名爲「母頂」的鄉村莊社。然「母頂」又指何地？據上述《重修鳳山縣志》載朱氏「飼鴨鳳山大武汀」，則「母頂」似即指「大武丁」。如從閩南語發音讀之，「母頂」頗接近「武丁」，而供詞「大目」二字又接近「大武」，由此合併判斷，則當指「大武丁」無疑。

光緒二十一年（1895）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載「大武丁」庄位在港東里，根據學者考證在林仔邊溪之南岸，即今屏東縣佳冬鄉大同村。朱一貴在此地養鴨之說，從日治時期學者伊能嘉矩，³²到今楊應財、簡炯仁、劉正一等人皆持之，大同村當地耆老亦深信不疑，甚至可指出當年朱氏在林仔邊溪養鴨的「鴨母寮」位置。³³

朱一貴既在港東里大武丁（佳冬鄉大同村）養鴨，又爲何會遠至羅漢門（高雄市內門區）起事？根據簡炯仁訪問大同村具養鴨經驗的耆老林坤表示：趕鴨子並非沿著溪流，而是一塊田沿著一塊田趕；因稻米成熟時間互有先後，故通常南部向北推移。簡炯仁又根據〈乾隆臺灣輿圖〉發現由港東里到羅漢門的一條捷徑，即自港東里走萬丹街經下茄苳腳庄到阿猴街，再由阿猴街到塔樓汛附近涉下淡水溪走蕃薯寮到羅漢門。³⁴由此觀之，則朱一貴可能因放養鴨群，沿著捷徑由南向北到達羅漢門。

²⁹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64。

³⁰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272。

³¹方豪〈臺灣養鴨與匪亂〉，《方豪教授臺灣史論文選集》（臺北：捷幼出版社，1999年），頁222。

³²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上冊（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85年），頁447。

³³簡炯仁，〈朱一貴到底是那地方的人？〉，《臺灣開發與族群》，頁420

³⁴同上註，頁421。

朱一貴到達羅漢門後，應仍持續養鴨維生，甚至就在此定居下來，這或許即是內門「鴨母寮」地名的由來。連橫《臺灣通史》稱朱一貴「明亡後，居羅漢內門，飼鴨爲生。」這除將年代提得太早外，也忽略其最初是在大武丁養鴨。不過，如僅就「居羅漢內門，飼鴨爲生」而言，則亦應符合實情。

四、起事原因

朱一貴因何起事抗清？根據其供詞表示：

去年知□□□□□山縣事務，他不曾去，令伊次子□□□□□間要糧，每石要折銀七錢二分。百□□□□□眾人俱各含怨。續因地震、海水泛漲，眾百姓合夥謝神唱戲，知府王正又令伊次子去說百姓無故拜把，拿了四十餘人監禁；又拿了砍竹的二、三百人，將給錢的放了，不給錢的責四十板，俱逐過海，攆回原籍。又民間耕牛，每隻給銀三錢打印子方許使喚，不給銀即算私牛，不許使喚。每座糖磨舖要銀七兩二錢，方許開舖。又向米隆砍藤人俱勒派抽分，騷擾民間。³⁵

可見乃因當時臺灣知府王珍（供詞誤植爲王正）兼攝鳳山知縣，卻任其次子在此作威作福、苛斂剝削，如強徵不合理的田賦；干涉百姓演戲酬神，又無理濫捕監禁；以各種名目勒索砍竹、養牛、砍藤的百姓等。這些貪贓枉法的作爲，導致民怨沸騰，朱一貴也趁勢而起，糾眾反抗官府。

藍鼎元《平臺紀略》雖站在官方的立場，對朱一貴起事多所批評，但也不諱言吏治不良是主要的引爆點，曰：「辛丑春，鳳山縣令缺，臺郡太守王珍攝縣篆，委政次子，頗踰閑，徵收糧稅苛刻。以風聞捕治盟敵者數十人，違禁入內山砍竹木者百餘人，奸匪遂藉爲口實，日誣謗官府短長，搖惑人心。」³⁶道光初年任臺灣知府幕僚的姚瑩，在追述朱案時亦曰：「太平日久，文恬武嬉，惟聲色宴樂是娛，不講訓練之方，不問民間疾苦，上下隔絕，百姓怨嗟，故使姦人伺隙生心，得以緣結爲亂。倉卒事起，文武官弁，猶在夢中。」³⁷顯然亦以文武官員之逸樂腐敗，是朱氏趁勢而起的原因所在。

然終清一代，臺灣的吏治顯然並無改善，且日益惡化，光緒年間任福建巡撫的丁日昌亦指出：「臺灣吏治黯無天日，牧令能以撫字教養爲心者，不過百分之一、二，其餘非性耽安逸，即剝削膏脂，百姓怨毒已深，無可控訴，往往鋌而走險，釀成大變者，臺灣所以相傳『無十年不反』之說也。」³⁸此不僅對清代臺灣的吏治問題有更強烈的批判，也認爲這是民變四起的主要原因。

因此，「官逼民反」不僅是朱一貴事件的起因，也是清代臺灣民變最大的導火線。至於連橫在《臺灣通史》中稱朱一貴起事前「往來多故國遺民」、「痛譚亡國事，每至悲歎不已」；攻進府城後「祭天地列祖列宗及延平郡王，遵故

³⁵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已集》，頁2。

³⁶藍鼎元，《平臺紀略》，頁1。

³⁷姚瑩，〈臺灣班兵議（下）〉，《東槎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97。

³⁸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年），頁647。

明，建元永和」；被捕後又自稱「孤為大明臣子，興師光復。何言反？」³⁹皆有意將朱氏起事原因歸諸「反清復明」。不過，誠如朱氏在供詞中自述：「眾□□□□姓朱，聲揚我是明朝後代，順我者必□□□□定散了。」顯然打著明朝後代的旗號，只是其號召群眾的策略，並非起事真正的原因。

五、起事的組織

根據朱一貴的供詞自述，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十九日豎旗起事，「我帶領李勇、吳外、鄭定瑞等到黃殿莊上，我們五十二人拜了把。我們各自會人，得了一千餘人。」⁴⁰四月二十一日再與杜君英陣營結盟，四月二十三日開始攻打官府。又從〈朱一貴謀反殘件〉中參與起事者的供詞可知，其職業有耕田、租種田地、種蔗、製糖、傭工、推牛車等貧苦勞動者，也有開米店、開布店、賣魚等生意販賣者，以及貢生、武生、保長、刑房、稿房、練總、把總等下層生員或胥吏，背景至為複雜，且大多為朱、杜兩陣營所招徠或威逼而加入。由此可知，此一事件背後並無一正式、固定的組織在規劃、領導與運作，起事之初雖有拜把、結盟的行為，但此為當時臺灣民間社會常有的現象，僅為臨時性的幫派結合，缺乏中心思想來凝聚士氣、指導方向。

然自連橫《臺灣通史》始，卻將朱一貴與鄭成功、天地會連結在一起，曰：
吾聞延平郡王入臺之後，深慮部曲之忘宗國也，自倡天地會而為之首，其義以光復為歸。延平既沒，會章猶存。數傳之後，遍及南北，且橫渡大陸，浸淫於禹域人心；今之閩粵尤昌大焉。……顧吾觀舊志，每巖延平大義，而以一貴為盜賊者矣。⁴¹

其後郭廷以、黃玉齋、蕭一山、赫治清、何正清等兩岸學者也沿襲此說，甚至斬釘截鐵地強調「朱一貴之變……更係天地會恢復運動上的大規模的、有計劃的革命」⁴²、「朱一貴在康熙六十年起義於臺灣，七日即佔領全島，大半是假借天地會的力量。」⁴³

不過，除了朱一貴及其同黨的供詞不曾提及天地會，遍查與此一事件有關的官方檔案，亦未見有任何天地會的記載。根據莊吉發的研究，天地會的起源最早只能追溯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洪二和尚萬提喜，而臺灣天地會是閩粵內地天地會的派生現象，更是遲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方成立。⁴⁴因此，天地會的年代遠在鄭成功、朱一貴之後，不可能是由鄭成功所創立，亦與朱一貴事件無關。

六、勝利的征途

³⁹連橫，《臺灣通史》，頁 775-782。

⁴⁰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己集》，頁 2。

⁴¹連橫，《臺灣通史》，頁 784。

⁴²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臺北：正中書局，1988 年），頁 125。

⁴³黃玉齋，〈鄭成功與洪門天地會〉，《臺灣鄭成功研究論文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251-256。

⁴⁴莊吉發，〈身穿清朝衣，頭戴明朝帽——鴨母王朱一貴事變的性質〉，頁 65-66。

根據朱一貴自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十九日豎旗起事，至五月一日攻破府城，其間有三場重要的戰役，是決勝的關鍵點。四月二十三日朱一貴陣營與官兵戰於岡山，右營遊擊周應龍率四百兵丁，及新港、目加留灣、蕭壠、麻豆等四社土番前往作戰，起初官兵取得勝利。然在此時周應龍傳令兵番殺賊可獲獎賞，導致土番濫殺無辜百姓，導致局勢翻轉。朱一貴供詞即有曰：「周應龍傳諭：殺賊首領一名賞銀五十兩，殺賊一名賞銀三兩。因此番子殺了良民四人，放火燒死八人。因此百姓懼怕，投順我們，有二萬餘人。」⁴⁵藍鼎元《平臺紀略》亦曰：「甲寅，周應龍在二濫，傳令兵番殺賊一名賞銀三兩，殺賊目一名賞五兩。土番性貪淫，殺良民四人，縱火燔民居，復斃八人；聞者股栗。乙卯，遠近賊黨借兵番殺掠為辭，鼓煽沿途村莊，迫脅居民，分授以幟。由是各鄉紛紛響應，豎賊旗幟。」⁴⁶兩人從不同立場皆提及此事，不論百姓是出於自願或被煽動脅迫加入朱一貴陣營，都證明周應龍縱容土番侵害百姓，是雙方氣勢逆轉的一大關鍵。



圖1 朱一貴起事初期的動線圖

資料來源：潘朝陽、池永歆〈康熙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空間：朱一貴事變為軸的詮釋〉，頁31。

四月二十七日，朱一貴與杜君英兩面夾攻周應龍，取得關鍵的勝仗。朱氏供詞與藍鼎元《平臺紀略》皆述及這場戰役，以後者較詳，曰：

丁巳，官軍遇賊于赤山。杜君英、朱一貴兩路夾攻。戰方合，周應龍以後隊遽退。千總陳元戰死。把總周應遂被擒。吳益重創，佯死陳元屍側。李碩負傷走。周應龍逃歸府治。一貴率群賊大隊隨之。君英偕陳福壽、劉國基、戴穆、翁飛虎、江國論、郭國正、楊來、顏子京、林曹、林騫、

⁴⁵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己集》，頁3。

⁴⁶藍鼎元，《平臺紀略》，頁3。

林璉、鄭文苑、王忠等攻鳳山縣。南路營把總林富戰死。守備馬定國戰敗自刎死。參將苗景龍逃匿萬丹港漁寮三日，為穆周、林泗所擒，獻郭國正；國正令林泗、翁義殺之，以其頭獻朱一貴。⁴⁷

這場關鍵戰役攻下赤山及鳳山縣治，陳元、林富、馬定國、苗景龍等武官皆戰敗殉職，堪稱慘烈的一役。而鳳山縣被朱一貴攻下，府城南路已無任何屏障，至此文武官員方覺事態嚴重，但局勢已難以挽救。

五月一日，朱一貴、杜君英陣營攻進府城，與總兵歐陽凱大戰於春牛埔，並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藍鼎元《平臺紀略》對這場關鍵戰役有詳細記載：

五月朔日辛酉，賊眾數萬俱集。劉得紫率守備張成，以兵堵截中路口，在半路店迎敵。歐陽凱、許雲、游崇功率弁兵在春牛埔迎敵。杜君英、朱一貴合兵衝殺。鎮兵忽內亂。百總楊泰綽號達家勇者，先通賊為內應，刺歐陽凱墜馬，群賊交刃截其首而去。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皆死之。汀州鎮標把總石琳帶兵之臺換班、亦戰死。海壇把總李信創重已死，有王宋者憐而欲埋之，復蘇，乃與偕匿他所。劉得紫聞敗，率兵還救，所乘馬為賊砍倒，與守備張成俱被擒。⁴⁸

此外，尚有許雲、游崇功、林文煌、趙奇奉、李茂吉等武官皆英勇戰死，慘烈程度尤勝前役。

春牛埔一役潰敗後，府治的文武官員不思因應對策，竟相繼逃至內地及澎湖，使朱一貴、杜君英輕易進佔府城。五月三日，朱一貴正式登基，號稱義王，國號大明，年號永和，成為清代臺灣民變中唯一成功建立的政權。



圖2 朱一貴陣營攻破赤山、鳳山與府城動線圖
資料來源：潘朝陽、池永歆〈康熙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空間：朱一貴事變為軸的詮釋〉，頁35。

⁴⁷同上註。

⁴⁸藍鼎元，《平臺紀略》，頁4。

七、王朝建立

現存朱一貴供詞的後半部缺佚，其攻進府城後的種種作為，僅能藉由藍鼎元的《平臺紀略》來瞭解。該書稱朱氏登基之「通天冠、黃袍、玉帶，皆取之優」；而北路諸羅縣被民兵攻破之後，朱氏更是意氣風發、大封群臣，該書描寫當時景象曰：

一貴見全臺俱陷，揚揚得意，以為莫已誅也。遂倣俳優，登高臺，鳴鐘伐鼓，呵唱拜跪，大封群賊。以王玉全為偽國師；王君彩、洪陣為偽太師，杜君英、陳福壽、李勇、吳外、翁飛虎……等為偽國公；……是時偽職填街，摩肩觸額，優伶服飾，搜括靡遺。或戴幞頭，衣小袖，紗帽金冠，被甲騎牛；或以色綾裹其首，方巾朝服，炫黃于道。民間為之謠曰：『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蓋童孺婦女皆知其旦暮可滅而擒也。⁴⁹

藍氏站在官方的立場，自然對朱一貴王朝的建立多所貶抑，將其登基及封官醜化成優伶演戲一般，連婦女、兒童皆鄙視之。然不論實情是否如此不堪，卻也暴露出朱氏王朝成立之倉卒草率，尤其以這些打天下的草莽英雄來治天下，更注定其終將失敗的命運。

藍鼎元在隨清軍渡海征臺前夕，曾發布〈檄臺灣民人〉一文，告知臺民曰：

朱一貴內地莠民，為鄉閭所不齒，遁逃海外，鑽充隸役。又以犯科責革，流落草地，飼鴨為生。至愚至賤之夫，謂可與圖大事乎？附和倡亂之徒，皆椎埋屠狗、盜牛攘雞等輩，以及堡長、甲頭、管事、各衙門吏胥班役。曾有正人、豪傑、才俊與於其間乎？由來亂臣賊子，皆膺顯戮。雖強如莽、卓，狡如孫、盧，無不駢首就誅，沈淵滅族。況此小盜賤役，智能不及中人，輒敢公然造孽，欲作夜郎于海外，冀腰領之苟全，無是理也。

50

他特別強調朱一貴集團的成員，不是作姦犯科之徒，即是平庸低賤之民，而無特出人才為之領導擘劃，亦無賢良文士參與其間，此種政權豈有長久之理？藍氏此言雖仍不脫輕蔑之意，但也點出朱氏王朝缺乏優秀人才及治國方略的嚴重問題。古有名言：「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朱一貴建立王朝後，並無禮聘賢能或廣納人才之舉，而將朝政大位交付給這群草莽英雄，確實是其日後快速覆敗的主因。

八、朱杜絕裂

朱一貴集團的草莽性格，果然很快就使政權出現危機。在新王朝甫成立幾天，朱氏即與杜君英陣營發生內鬨。朱、杜衝突的導火線來自於領導權的爭奪，兩人本分屬不同勢力的領導者，因共同的利益而結合，在起事過程中各自建有

⁴⁹同上註，頁 6-7。

⁵⁰藍鼎元，〈檄臺灣民人〉，《東征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頁 4。

戰功；然根據《平臺紀略》所載：「先是君英入府時，欲立其子杜會三爲王，眾不服，立朱一貴。」而朱氏登基後，僅封杜氏爲國公，自引起後者之不滿。再者，朱、杜兩人的行事風格亦頗不同，根據其他起事者的所稱，杜氏縱容所率民兵殺人放火、脅迫勒索，毫無軍紀可言，這與朱一貴「行令頗嚴，掠民財物者，聞輒殺之，或民自撲殺，賊黨莫敢護」⁵¹之嚴謹態度大相逕庭，衝突勢所難免。

杜君英因對權力分配不滿，又與其同黨屢屢違反朱一貴的禁令，導致雙方走向決裂之途。根據《平臺紀略》所載：

君英故恚甚，每事驕蹇，掠婦女七人閉營中。而一貴出令禁淫掠。戴穆強娶民間婦女，一貴殺之。以洪陣私鬻偽劄，併殺洪陣。君英所掠女，有係吳外戚屬者，外請釋之，不聽，怒欲相攻。一貴遣楊來、林璉往問，君英收縛來、璉。一貴怒，密謀李勇、郭國正等整兵圍攻杜君英，敗之。君英與林沙堂等率粵賊數萬人北走虎尾溪，至貓兒于屯劄，剽掠村社。半線上下，多被蹂躪。⁵²

由此可見朱、杜兩人雖皆出身草莽，但後者及其同黨淫掠婦女、私賣偽劄，行徑與土匪無異；而前者則較具領導的理念，仍堅持維護社會秩序、端正官箴紀律。這種行事風格與領導理念的差異，終導致雙方干戈相向，也再次暴露朱氏政權缺乏組織力與文化性的缺陷。

九、族群衝突

朱一貴對秩序與紀律的堅持，不僅導致與杜君英的決裂，也引發族群之間的衝突。根據《重修臺灣縣志》所載：

有粵賊，先年聘女府治，女嫌其貌寢不許；及是，乃夜持刀挾淫之。其母以告一貴，令捕殺於水仔尾。粵黨以入府無所獲，且亂自粵莊始，而一貴非粵產，因有異謀。飛虎等大殺之，赤嵌樓下血盈渠，杜君英乃遁往北路，嘯聚割據，戕殺閩人。南路粵民賴君奏等亦糾粵莊豎旗。賊黨遂成水火。⁵³

朱一貴爲福建漳州長泰縣人，杜君英則爲廣東潮州海陽縣人，兩人雖分屬閩、粵省籍，但卻同爲福佬語系，這也是兩人最初能合作的原因之一；但後來兩人因權力爭奪與性格歧異而生內鬩，省籍問題也被牽連進來，衍生成爲閩、粵族群間相互殺戮的衝突。

其實，早在朱一貴事件之初，族群間的問題即已浮現。根據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曰：

查臺灣鳳山縣屬之南路淡水，歷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墾田居住。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數縣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而潮

⁵¹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 556。

⁵²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9-10。

⁵³王必昌編纂，《重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556。

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守望，不與漳、泉之人同夥相雜。六十年四月二十二日，賊犯杜君英等在南路淡水檳榔林招夥豎旗搶劫新園，北渡淡水溪侵犯南路營，多係潮之三陽及漳、泉人同夥作亂；而鎮平、程鄉、平遠三縣之民，並無入夥。⁵⁴

顯見此族群問題並非單純的閩、粵對立。粵籍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等縣，因屬福佬語系，而與閩籍漳、泉之人較為契合；而粵籍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等三縣屬客家語系，反與同語系的閩籍汀州人較為親近。因此，當粵籍的杜君英起事，同為粵籍的鎮平、平遠、程鄉三縣移民並未參與，反而是閩籍的朱一貴與杜氏結盟，其背後即是語系分類的作用。⁵⁵

又據《重修鳳山縣志》所載：

康熙六十年，臺賊朱一貴作亂，直三等密謀起義不從賊。先於四月二十二日，遣艾鳳禮、涂華煊等赴府請兵。五月初一日府治失陷，各義者隨於五月初十日糾集十三大莊、六十四小莊共一萬二千餘名，於萬丹莊豎立『大清』旗號，推侯觀德指畫軍務，分七營，駐列淡水溪，連營固守。

⁵⁶

這些居住在下淡水港東、港西兩里的客家族群，在杜君英起事之初，即向清廷請兵自保；在朱一貴登基稱王後，他們又組織民兵、擁護清廷，公然向新政權挑戰，雙方的衝突已一觸即發。

在朱一貴、杜君英決裂後所衍生的閩、粵殺戮，更激化下淡水地區的族群對立，粵籍客莊屢有攻擊閩籍漳、泉人之舉，朱一貴陣營也以漳、泉人攻打客莊，如《重修臺灣縣志》所載：

自五月中賊黨既分閩、粵、屢相併殺，閩恆散處，粵悉萃居，勢常不敵。南路賴君奏等所糾大莊十三、小莊六十四，並稱客莊，肆毒閩人；而永定、武平、上杭各縣之人，復與粵合，諸泉、漳人多舉家被殺被辱者。六月十三日，漳、泉糾黨數千，陸續分渡淡水，抵新園、小赤山、萬丹、濫濫莊等處，圖併客莊。王師已入安平，不之知也。連日互鬥，各有勝負。十九日，客莊齊豎『大清』旗，漳泉賊黨不鬥自潰，疊遭截殺，群奔至淡水溪；溪闊水深，溺死無算，積屍填港，後至者踐屍以渡，生還僅數百人。⁵⁷

這起民間對抗官府的事件，最後竟演變成閩粵、福客間的慘烈殺戮，實暴露出清代臺灣嚴重而複雜的族群問題。而此時的朱一貴陣營，除須追討分裂出去的杜君英陣營，還需南下征伐擁護清廷的客莊，兵力左支右絀，已漸露敗象。

十、失敗的結局

朱一貴攻陷府城、登基為王的消息傳至廈門，即由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統籌

⁵⁴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收入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 343-344。

⁵⁵林正慧，〈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起點〉，頁 39-48。

⁵⁶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 268-269。

⁵⁷王必昌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558。

反攻事宜，水師提督施世驃、南澳總兵藍廷珍領軍征臺。康熙六十年（1721）六月十三日，共計有將弁一百二十餘名、士兵夫役一萬二千餘民、大小船隻六百餘艘、舵工水手六千餘名由澎湖出發征臺，並在六月十六日順利攻破鹿耳門，收復安平。根據當時隨軍來臺的藍鼎元所言：「鹿耳、鯤身，夙稱天險，鄭氏一踞其間，遂歷三世；國家圖之數十年，費錢糧幾百千萬，而後能收之。今不動聲色，七日恢復，巨魁就擒，孽從授首；即使孫吳復生，亦未敢望功成若斯之速也。」⁵⁸鹿耳門、七鯤身為兵家必爭的天險之地，又為臺灣府城的大門，清軍能在一日內輕易攻進，是其後來能迅速弭平朱一貴事件的關鍵，也因此民間流傳有「全攻鹿耳門」的諺語與傳說，稱許藍廷珍的軍事戰略。

安平失守後，朱一貴曾多次派兵試圖奪回，但皆遭清軍擊退。六月二十日，藍廷珍自請由西港登岸，從北向南進政府城，並自信地表示：「賊聞我師北來，必棄營遁，府治恢復，在此一二日間耳。」六月二十一日夜，藍氏率舟師五千五百餘人登陸西港，並令船隻悉回安平，曰：「示軍士必死無還心！今日戰勝，明當直抵府治耳。」⁵⁹翌日，藍氏部隊在蘇厝甲與朱一貴陣營發生激戰，據《平臺紀略》所述：

前鋒軍奮力衝殺，左右兩翼奇兵繞賊陣後，首尾夾擊。遊兵突出竹林，橫衝賊陣。中軍虓闖殺進，鎗砲震天。賊大敗，潰亂奔竄，追斬俘獲，縱橫遍地。薄暮至犁頭標。廷珍料賊必夜劫營，漏初下，傳令撤帳房，捲旗幟，露刀伏芒蔗間。賊果至，不見大營，大驚。須臾，我軍突出衝殺，賊大敗奔散。自是膽落，不復有戰心矣。⁶⁰

藍鼎元雖對其族兄用兵戰略有頗多溢美之詞，但由此亦可看出這場戰役的重要性，不僅一舉突破朱一貴陣營的北路防線，而能長驅直入地攻打府城，同時也將民兵的士氣徹底擊潰，官軍已勝券在握。

六月二十三日，藍廷珍乘勝追擊，南下再敗民兵於木柵仔，一路追殺至蔦松溪，再直搗府城。朱一貴見大勢已去，乃率數萬兵眾逃出，藍氏部隊與施世驃指揮之另兩路軍隊會合，淪陷近兩個月的府城終被收復。施、藍兩人又遣大軍繼續清剿南北兩路，先收復南路鳳山縣，再於北路追擊朱一貴，一路由大穆降、灣裏溪再到下加冬，朱氏部眾或降或逃，僅餘千人，已是窮途末路。

閏六月五日，朱一貴逃至溝尾莊（今嘉義縣太保市），獲當地領袖楊旭的熱情招待，殊不知楊氏已為清廷所收買，正一步步誘引朱一貴進入陷阱。閏六月七日，朱一貴因缺糧再回到溝尾莊，卻不知這是他傳奇人生的終點。據《平臺紀略》所載：

薄暮霖雨，旭備館舍，將一貴等分宿民家，傳集六莊鄉壯，佯為守護。潛以水灌賊砲。夜五鼓，大譁，稱官兵至，金鼓火砲齊鳴。諸賊倉皇驚起，不知所措。楊雄、楊旭、楊石、王仁和等遂擒朱一貴、王玉全、翁

⁵⁸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29。

⁵⁹同上註，頁 15。

⁶⁰同上註，頁 15-16。

飛虎、張阿山等四人，散其餘眾。吳外、陳印各率黨逸出。旭縛一貴等置牛車，赴八掌溪交遊擊林秀，王仁和馳報藍廷珍，廷珍令解赴施世驃軍前。⁶¹

而朱一貴被捕後，仍堅持稱王的尊嚴，面對施世驃猶昂然挺立，不願卑躬屈膝下跪，並且自稱為「孤家」，毫無乞憐求饒之意，顯示其異於常人的膽識、性格與氣魄，也為他不凡的一生留下最後美麗的身影。



圖3 清軍渡海來臺平定朱一貴事件路線圖
資料來源：謝國興《官逼民反》，頁 35。

十一、事件的餘波與影響

朱一貴事件雖在臺灣旋起旋落，但在大陸卻留有餘波。根據《清耆獻類徵選編·覺羅滿保》所載：

上杭縣奸民溫上貴往臺灣從朱一貴，得偽元帥札付及木刻偽印；仍還上杭，將煽誘其鄉人從賊。聞朱一貴伏誅，遂竄江西潛結棚匪數百人，謀掠萬載縣城；知縣施昭庭調集鄉勇同營汛官兵勦捕，擊斃三百餘人，生擒溫上貴與其黨十數人，並正法。⁶²

由此可見，朱一貴事件並不僅侷限於臺灣一地，福建上杭人溫上貴也曾來臺參與此案，並意圖在大陸配合起事；後來聽聞朱氏被捕處死，乃於雍正元年(1723)逃往結合棚民起事，但亦遭官府圍捕正法。這段發生在大陸的餘波，也顯示出朱一貴具有更大的政治視野與企圖心，實不能僅以偏僻一隅的「飼鴨鄙夫」視之。

朱一貴事件震動全臺，也影響後來清廷的治臺政策，舉其要者有三：其一，有鑑於此一事件乃因吏治不良、民怨叢生而起，而臺灣遠在海外，朝廷常無法即時、正確地掌握有關訊息，錯失防範未然的先機；因此，康熙皇帝決定增設

⁶¹同上註，頁 19。

⁶²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耆獻類徵選編》（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4年），頁 672。

巡臺御史一職，其曰：「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員，前往臺灣巡查。此御史往來行走，彼處一切信息可得速聞。凡有應條奏事宜亦可條奏，而彼處之人皆知畏懼。至地方事務，御史不必管理也。」⁶³另藍鼎元《平臺紀略》亦有載：「朝廷以臺疆僻處天外，民間疾苦，無由上達，特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歲奉差到臺巡視。」⁶⁴可見設置巡臺御史之目的，在使臺灣的民情可以迅速上傳至朝廷，也可發揮監督地方官民的功能。這項制度始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終止，共延續六十六年，派出六十五位滿、漢籍之巡臺御史，對臺灣的治理產生一定的影響。

其二，臺灣初入清朝版圖，清廷因顧慮其內亂遠大於外患，築城反而使盜匪可以據城固守，增加平亂之困難，因此採不築城政策。然隨著治安的惡化，不築城反而造成防禦的困難，民變難以收拾，《諸羅縣志》即有曰：「諸羅故無城郭，邨落如晨星，無關砦堡塢；猝然有急，鳥獸駭散。劉却之亂，下加冬奔潰，亂民四出行劫；豈非營障不堅，邨落莫能自固，故至此與？」⁶⁵而朱一貴從羅漢門起事，一路由南向北直攻府城，中間無任何防衛屏障，更讓有識官員體認築城之重要性，如藍鼎元即疾呼：「築城鑿濠，臺中第一急務，當星速舉行者也。」⁶⁶這雖未使清廷改變不築城政策，但地方官員基於現實防衛需要，乃以最廉價而速成方式修築縣城的防禦工事，署理鳳山知縣劉光泗即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興築鳳山縣土城，是為臺灣第一座土城。其後臺灣各府、縣也紛紛興築土城、竹城，乃至正式的磚城、石城，對於臺灣的治安防務與城市空間有深遠的影響。



圖4 乾隆臺灣輿圖的鳳山縣舊城（虛線標示處）

資料來源：洪英聖編，《畫說乾隆臺灣輿圖》，頁157。

其三，朱一貴事件平定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指示臺灣官員，曰：

⁶³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聖祖實錄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頁175。

⁶⁴藍鼎元，《平臺紀略》，頁26。

⁶⁵周鍾瑄纂輯，《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25-26。

⁶⁶藍鼎元，《復制軍論築城書》，《東征集》，頁27。

臺、鳳、諸三縣山中居民，盡行驅逐，房舍盡行拆毀，各山口俱用巨木塞斷，不許一人出入。山外以十里為界，凡附山十里內民家，俱令遷移他處；田地俱置荒蕪。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築土牆高五、六尺，深挖濠塹，永為定界。越界者以盜賊論。如此則奸民無窩頓之處，而野番不能出為害矣。⁶⁷

顯然因朱氏於鄰近山區的羅漢內門起事，其餘黨也多竄入山區躲避追捕，故出此策禁絕人民居住或出入山區，以使作姦犯科者無窩藏竄逃之地。

然而，藍鼎元對此一禁絕山區政策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遷民劃界乃勞民傷財，在執行上有很大的困難，且「自古以來，有安民無擾民，有治民無移民。……安土重遷，本非易動；況無故而使千五百里之人輕棄家鄉以餬其口於路乎！開疆拓土，臣職當然。蹙國百里，詩人所戒。無故而擲千五百里如帶之封疆，為民乎？為國乎？為土番盜賊乎？以為民，則民呼冤；以為國，則國已蹙。」⁶⁸他進一步疾呼：

有地不可無人。經營疆理，則為戶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為盜賊禍亂之所。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為綢繆者也。⁶⁹

顯然藍氏的思考正與覺羅滿保背道而馳，他強調禁絕山區無助於解決治安的問題，還可能引起野番、外寇的覬覦，唯有積極地開發，將盜賊禍亂發生之地，轉化為人民可安居樂業之所在，才是對國家、人民皆有利的政策。因此，他主張「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另設一縣，管轄六百里。」⁷⁰這也成為清廷後來在彰化設縣的張本，對於臺灣整體開發尤有重大的影響。

⁶⁷藍鼎元，〈覆制軍遷民劃界書〉，《東征集》，頁40。

⁶⁸同上註，頁42。

⁶⁹藍鼎元，《平臺紀略》，頁31-32。

⁷⁰同上註，頁31。

第三章 古典詩文的朱一貴

本章主要就清初至日治時期的古典詩文作品，探討與朱一貴其人其事有關的書寫，除補充前一章的文獻史料外，也分析不同時代文人對此一事件的態度與觀點，並對書寫者及其作品的思想、情感與文學性進行討論。

一、以文記史

朱一貴事件雖僅歷時數月，但卻是清代臺灣首次大規模的人民反抗事件，亦為唯一成功建立政權的民變，在臺灣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另在此事件之後，清廷調整治臺的政策，如增設巡臺御史、開放興築城池、在半線以上設縣等，也對臺灣的官制、防務、城市空間、行政區劃、土地開發等，產生頗為深遠的影響。而今在有限的官方檔案下，能對整起事件的來龍去脈及有關人物有清楚的瞭解，並對當時治臺政策的背景及調整理由有所認識，實不得不歸功於藍鼎元的《平臺紀略》、《東征集》二書。

藍氏曾自述其著《平臺紀略》的動機，曰：

藍子自東寧歸，見有市「靖臺實錄」者，喜之甚，讀不終篇，而愀然起，喟然嘆也。曰：嗟乎！此有志著述，惜未經身歷目睹，徒得之道路之傳聞者。其地、其人、其時、其事，多謬誤舛錯。將天下後世以為實然，而史氏據以徵信，為害可勝言哉！⁷¹

另根據藍氏學友王者輔為此書作序，曰：

平臺紀略，亦野史之流也。康熙六十年，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王師平之。鹿洲山人身在行間，目睹風濤戎馬，豕突鴻哀，指揮戡定，經歲餘而後返。其於全臺形勝事蹟，及軍中參贊，公檄謀謨，具載東征一集，讀者自能知之。繼因當時市井道聽耳食，妄言臺事，懼訛傳而失其真，將惑亂他年史氏之聞見，此平臺紀略之書所由作也。⁷²

顯見藍氏著《平臺紀略》一書，乃有鑑於稗官野史記載朱一貴事件多所謬誤，故他本著求真存實的態度，以親身見聞將整起事件詳細記錄，不僅可補正史之不足，更可發現許多為人忽略的人物與事蹟。

例如《平臺紀略》記載朱一貴被捕後，「廷珍令解赴施世驃軍前，而自往會訊。一貴尚自尊大，欲與提軍抗禮，昂然而立。廷珍至，叱之跪，一貴猶妄稱『孤家』，詞甚不遜。廷珍怒，命捶其足。於是一貴及其黨皆跪，伏罪請死。」⁷³藍氏雖在行文間仍流露出官方對反抗者的輕蔑，但也可看見朱一貴的堅毅性格與膽識氣魄，讓後人對這位民變領袖有更深層的認識。

又如該書記載藍廷珍追捕朱一貴之餘黨，曰：

七月癸丑，江國論、鄭元長等復聚餘黨豎旗于阿猴林。藍廷珍發兵追勦。

⁷¹藍鼎元，《平臺紀略》，頁3。

⁷²同上註，頁1。

⁷³同上註，頁19。

群賊已散，繫旗林木中，國論、元長逃北路。其黨陳逸謀于差員張騰霄，騰霄偕逸往撫之，乃與俱至。廷珍為之美衣服，聽其出入遨遊，而陰使人為之備。於是就撫諸賊，皆忻然自慰曰：『江國論且然，我曹無患矣』。

74

江國論乃朱一貴集團的重要成員，曾與杜君英一同攻下鳳山縣治，並被朱氏封為國公；但面對藍廷珍的招撫時，卻表現出思慮淺薄、意志軟弱的性格，還成為藍氏招撫其他同黨的樣板，實再次突顯朱氏集團成員素質的問題。反觀藍氏以表面上善待江國論，來吸引更多的同黨就撫，則展現其深沉的謀略與心機，將敵方玩弄於股掌之間，這也是清廷能輕易弭平此一事件的原因所在。

藍鼎元的《東征集》則收錄他在臺期間的相關軍事文書，如檄文、露布、示諭、議論軍機的書信，以及對地理形勝的考察文章等，不僅可從中瞭解清廷平定朱一貴事件的過程，也可看見他對全臺形勢及吏治民生問題的掌握。藍廷珍為此書作序，曰：

予胸中每有算畫，玉霖奮筆疾書，能達吾意。又深諳全臺地理情形，調遣指揮，並中要害，決勝擒賊，手到功成。當羽檄交馳，案牘山積，裁決如流，倚馬立辦。猶且篝火，連宵不寐，而籌民瘼。海外軍中，風沙腥穢，兄弟相對，竟日念念地方，不自知其苦也。予憂臺北空虛，玉霖議於半線以上，設縣添兵，與陳君少林修志時所見吻合；而玉霖尤大聲疾呼，不啻舌敝穎禿，更欲於竹塹、羅漢門、郎嬌增置兵防。蓋於地方利病，無所不用其心如此。昔范文正公作秀才以天下為己任，予弟玉霖，其庶幾乎！讀東征一集，可以觀弟之苦心，亦見予之勞瘁。未知果有小補於臺灣否也？⁷⁵

從此書之諸多議論與見解，後來成為清廷重要治臺政策的張本，並對臺灣產生深遠的影響，即可知藍氏此序非溢美之言。

二、詠詩論政

藍鼎元除了以《平臺紀略》、《東征集》二書記錄朱一貴事件的歷史外，尚有一組作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長詩〈臺灣近詠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生〉，向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提供治臺建言，全詩共分十段，茲將與朱一貴事件有關者說明如下：

東寧大海荒，從古無人至；明末群盜竄，島彝互竊踞。鄭氏奄而有，蔓延為邊忌。我皇捷伐張，天威及魑魅；遂使瘴癘鄉，文物漸昌熾。川原靈秀開，鬱勃不可閉；式廓惟日增，蹙縮非長計（時有議棄近山田廬及禁入番界樵採之說）。所當順自然，疆理以時議；勿因去歲亂，畏噓卻飯饑！⁷⁶

⁷⁴同上註，頁 21。

⁷⁵藍鼎元，《東征集》，頁 4-5。

⁷⁶王必昌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759。

這段說明清廷治臺以來，對於土地開發與民生經濟已漸有成果，不能因朱一貴事件起於近山之區，而採禁絕山區、遷民劃界的政策，此實為因噎廢食，對臺灣的整體發展反而有害。

去歲群醜張，揭竿三十萬；我旅一東征，倒戈雲見睨。七日復全臺，壺
箠匝地獻；可知帝德深，望雲爭革面。餘孽雖時有，死灰謀欲煽；旋起
即撲除，夫誰與為叛？當茲振道鐸，教化不容緩。民心原猶水，東西流
乍變；棄之鋌而走，理之忠以勸。

這段論及朱一貴雖號召群眾起事，攻進府城，但在清軍渡海征臺後，短短七日即告弭平，餘黨也紛紛就擒。由此事亦可知民心向背，為政者如善加治理，人民必定奉公守法、擁戴朝廷，反之若無視民生疾苦，則人民必鋌而走險，與朝廷為敵。藍氏雖在《平臺紀略》中對朱一貴事件多所批判，而對其起事原因輕描淡寫，但由此詩來看，他仍對起事者抱持著同情的態度，也隱約認同「官逼民反」是造成此一事件的原因之一。

臺俗敝豪奢，亂後風猶昨。宴會中人產，衣裘貴戚愕；農惰士弗勤，逐
末趨驕惡。鬻陵多健訟，空際見樓閣；無賤復無貴，相將事搏博。所當
禁制嚴，威信同鋒鏑。勿謂我言迂，中心細忖度！為火莫為水，救時之
良藥。

這段指出臺灣具有豪奢、懶惰、驕縱、好訟、好賭等不良民風，這也是造成朱一貴事件另一項主因。藍氏在《平臺紀略》亦有言：「朱一貴以餵鴨小夫，歛焉倡亂，不旬日間，全郡陷沒，此豈智能所及料歟！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教，官吏孳孳以為利藪，沈湎樗蒲，連宵達曙。本實先撥，賊未至而眾心已離，雖欲無敗，弗可得已。」⁷⁷顯見不論官方或民間皆有此不良習染，他建議應採嚴厲手段加以禁止、撥亂反正，才是避免亂事發生的根本之道。

臺邑最褊小，徵糧視鳳諸。土狹賦獨重，民困曷以紓？臺灣田一甲，內
地十畝餘。甲租八、九石，畝銀一錢輸；將銀來比粟，相去竟何如？納
粟弊多端，斗斛交相瘡；折色比時價，加倍復何居？鳳諸雖厚斂，什百
臺版圖；墾多或報少，以羨補不敷。臺土瘠無曠，衝壓且偏枯。安得相
均勻，丈輕三邑俱？徵收同內地，含哺樂只且。

藍氏認為賦稅不均也是另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清代臺灣的田賦以一甲為課徵單位，而大陸內地卻以十畝多為單位，且臺灣一甲的田賦為八、九石稻穀，內地卻折銀不到一錢。而根據朱一貴的供詞所述，其即因賦稅過於沉重，加之王珍巧立名目地徵收額外稅賦，百姓無法度日而起事。因此，藍氏建議黃叔瓚應設法將臺灣的稅賦調整到與內地相同，如此百姓能安居樂業，亂事自然不會發生。

郡東萬山裏，形勝羅漢門；其內開平曠，可容數十村。雄踞通南北，奸
宄往來頻；近以逋逃藪，議棄為荊榛。此地田土饒，山木利斧斤；移民

⁷⁷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29。

遷產宅，兵之亦斷斷。何如設屯戍，守備為遊巡？左拊岡山背，右塞大武壠。既清逸賊窟，亦靖野番氛；府治得屏障，相需若齒唇。

朱一貴事件起於羅漢門，當地處群山之間，又是南北必經的要道，常有不肖之徒往來藏匿；因此，覺羅滿保等官員即曾建議採遷民劃界的方法，禁絕百姓在此居住。但藍氏認為當地田土富饒，山林資源豐富，欲強制令居民遷移顯有困難，不如屯兵戍守，讓人民能在此安居開發，也可防止奸民及野番作亂，而成為臺灣府治之最佳屏障。

諸羅千里縣，內地一省同。萬山倚天險，諸港大海通；廣野渾無際，民番各喁喁。上呼下則應，往返彌月終；不為分縣理，其患將無窮！南劃虎尾溪，北踞大雞籠；設令居半線，更添遊守戎。健卒足一千，分汛扼要衝；臺北不空虛，全郡勢自雄。晏海此上策，猶豫誤乃公！

清領臺灣之初，在府治以北設諸羅縣，由於幅員甚廣，又民番雜處，在管理上有頗多困難。朱一貴事件時，諸羅縣治亦遭攻破，僅北路的淡水營在守備陳策的力守下，加上廈門軍隊的即時馳援，成為全臺唯一未淪陷之處，也在後來的收復圍剿中發揮助力。有鑑於此，藍氏主張「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另設一縣，管轄六百里。」⁷⁸並且增加臺灣北路的兵力防務，如此全臺的形勢才能穩固。這項建議後來為黃叔璥所採納，成為雍正元年（1723）彰化設縣的張本。

臺灣雖絕島，半壁為籬籬；沿海六七省，口岸密相依。臺安一方樂，臺動天下疑；未雨不綢繆，侮予適噬臍。或云海外地，無令人民滋；有土此有人，氣運不可羈。民弱盜將據，盜起番亦悲；荷蘭與日本，眈眈共朵頤。王者大無外，何畏此繁蚩？政教消頗僻，千年拱京師。

最後，藍氏再次強調臺灣的重要性，此地雖僅是海外孤島，但卻是中國沿海諸省的重要屏障，一旦動亂或失守，整個中國亦將為之不安。尤其在朱一貴事件後，他呼籲清廷應更積極治理臺灣，使之成為富強的領土，唯有如此方能消弭亂事，免除荷蘭、日本等海外列強的覬覦，發揮拱衛中國的作用。藍氏此言彷彿已預見一百多年後日本對臺灣的侵略野心，雖然其苦口婆心未能改變臺灣歷史的命運，但由此亦足見其識見之深、謀慮之遠矣！

三、以詩述史

在朱一貴事件中，與藍鼎元同為藍廷珍幕僚的陳夢林，亦作有一組七言律詩〈鹿耳門即事八首〉，主要在回顧敘述整起事件的始末，中間亦夾雜個人的起興感懷，頗富詩情文采，不同於前述藍鼎元以詩論政的風格。

陳氏與鼎元俱為福建漳州漳浦人，早歲隨族兄總戎公從軍，後寄寓於貴州，黔中舉茂才第一，返鄉講學修書於鰲峰書院。康熙五十五年（1716）應諸羅知縣周鍾瑄之聘來臺修纂《諸羅縣志》，周氏記兩人修志過程曰：

陳君留心時務，動與余合；往復論難，要於保境息民、興教淑士，如醫

⁷⁸同上註，頁 31。

者之用藥。紀事者，其品味也；建議者，其方也。選其品味而製之有法，使皆可用而不疑；然後各因乎人之病而尋究其方，雖不知能效與否，而必是藥與是方，皆確然可自信於心而共信於人而後已。⁷⁹

兩人以醫者用藥的態度修纂此書，期能對臺灣社會民生等各種問題對症下藥，提出適合可行的解決之道，因此被譽為「臺灣方志中第一」⁸⁰，也顯見陳夢林對全臺時務的深入掌握。

朱一貴事件期間，陳夢林適遊歷南澳，走訪總兵藍廷珍，為其擬策上呈總督覺羅滿保，極獲總督欣賞，遂採納其意見，並聘為幕客，隨藍廷珍征臺。藍氏讚其「深沉多智略，為予計擒數巨魁」；而《福建通志臺灣府》更稱：「時提督施世驃與廷珍議統舟師，定南、北、中三路進剿。夢林力陳南路海道險惡，舟不能泊，當會澎湖，相風便分兩路，大將由中入鹿耳門，副將由北趨西港繞賊背後，計萬全。」⁸¹則「全攻鹿耳門」及由西港南攻府城之兩場關鍵戰役，皆出於陳氏之謀略，堪稱平定朱一貴事件之幕後功臣。

陳夢林此詩作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秋後，收錄於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中，全詩共分八段，茲將其中部分段落說明如下：

東港由來各一天，興朝覆載獨無偏；地袤南北二千里，人樂耕漁四十年。
習染漸澆爭靡麗，民風尚力雜機權；當時載筆空愁思，滿目煙花正鬥妍。

82

陳夢林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來臺修纂《諸羅縣志》，顯然對當時臺灣社會已有深刻的觀察，發現民風已漸趨奢靡浮華、機心好鬥，不復早年的淳樸和樂，似已預見將有如朱一貴事件之大禍即將發生。

地震民訛桐不華，處堂燕雀自喧譁。無端半夜風塵起，幾處平明旌旆遮。

牧豎橫篙穿赤甲，將軍戰血慢黃沙。傳聞最是游公壯，登岸飄然不顧家。
這段首聯描寫朱一貴起事前夕，臺灣出現種種異事，「地震民訛桐不華」作者自註：「是年（康熙五十九年）冬十一月，地大震。臺多荊桐，辛丑春閩郡無一華者。」臺灣風俗尚鬼神迷信，常會將重大事件與天災異象相互連結。「牧豎橫篙穿赤甲」作者自註：「時官軍寡弱，賊眾至數萬，多以竹篙為槍。」說明起事之初，民兵氣勢遠勝官軍，「以竹篙為槍」則顯示民兵武器簡陋，亦有揭竿而起的意義。「將軍戰血慢黃沙」是指在此戰役殉難的許雲、羅萬倉、游崇功、胡忠義、馬定國、陳元等武官，顯見官軍死傷之慘烈。最後兩句「傳聞最是游公壯，登岸飄然不顧家」則指游擊游崇功自笨港巡哨還，知民兵已逼近府城，乃不顧其婿一過家門之請，立即由鹿耳門登岸馳援，奮勇殺敵，最後亦殉難的英勇事蹟。

萬頃洪濤沙線濛，參差竹樹亦干城。非關羣盜全無策，漫說元戎有勝兵；
風自西來知順逆，船從淺入任縱橫；潮頭傾刻高尋丈，天佑皇圖孰與爭。

⁷⁹周鍾瑄纂輯，《諸羅縣志》，頁4。

⁸⁰鄭兼才、謝金鑾纂輯，《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11。

⁸¹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823。

⁸²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90。

這段作者自註：「六月十六日亭午，西風大作，潮長六、七尺，戰艦鴈行齊入鹿耳門，遂克安平！」康熙六十年（1721）六月十六日，藍廷珍所率之船隻與軍隊順利攻破鹿耳門，清軍與民兵的氣勢為之逆轉，也決定朱一貴政權失敗的命運。清軍在這場關鍵戰中，除戰略及部署成功外，亦彷彿有上天相助，即時西風大作，海潮大漲，讓船隻可順利進港平亂。此一神奇現象也曾發生在鄭成功身上，相傳明永曆十五年（1661）他率大軍從金門出發征臺，抵達鹿耳門因水淺不得入，乃設香案叩媽祖，祈漲潮水；後果水升丈餘，大軍得以登陸鹿耳門，驅逐荷蘭人。這種說法除呈現出鹿耳門特殊的形勢與潮汐外，也在藉由天助或神助，來證明自身政權的正統性，終將是勝利的一方。

沙磧甘泉信有神，廟謨宏遠古無倫；鯤身合戰齊羣力，西港分奇仗虎臣。

草竊頓消冰見曉，天兵到處雨清塵；等閒一月全臺定，何似有苗格七旬。這段頌聯「鯤身合戰齊羣力」指安平失守後，朱一貴曾派兵試圖奪回，而與清軍在鯤身發生多次激戰，但皆遭擊退。「西港分奇仗虎臣」作者自註：「十七、十九日，賊犯鯤身，殊死戰，我兵大破之。廿二日，總督藍廷珍率林亮、魏大猷等分兵由西港仔登岸，賊大敗，長驅至郡，諸路兵合，遂克郡治。」此即藍廷珍出奇兵由西港登岸，從北向南直搗敵營，成功收復府城。清軍拿下這場關鍵戰役，全臺局勢就此底定，歷時兩個多月的朱一貴事件也幾近落幕。

南從虎尾北雞籠，建邑當年議頗同。地逼諸番宜扼吭，址因故鎮更稱雄。

天心悔禍民更始，帝德昭明日在東。寄語王官好著意，無忘前事曠天工。這段首聯作者自註：「壬寅，詔允巡使請，於半線增設彰化縣」，指康熙六十一年（1722）皇帝同意巡臺御史黃叔璥之奏請，正式設立彰化縣，管轄臺灣北路虎尾至雞籠地區。彰化縣的設立對臺灣整體開發有重大的影響，藍鼎元與陳夢林皆曾提出此建議，陳氏有曰：

今半線以至淡水，水泉沃衍，諸港四達，猶玉之在璞也。流移開墾，舟楫往來，亦既知其為玉也已。而雞籠為全臺北門之鎖鑰，淡水為雞籠以南之咽喉，大甲、後壟、竹塹皆有險可據，乃狃於目前之便安，不規久遠之至計，為之增置縣邑防戍，使山海之險弛無備，將必俟羊亡而始補牢乎！⁸³

顯然他已看見臺灣中部以北地區，在經濟開發及治安防務的重要性，故力陳增設縣邑的必要性，而為黃叔璥所採納上奏。「帝德昭明日在東」作者自註：「巡使奏釋餘黨，從之」，指同年黃叔璥奏請〈勒緝餘孽、寬免株連疏〉曰：「仰請聖主施寬大宏恩，敕下督撫，將拿獲真犯審明正法，其餘免其株連。」⁸⁴此奏亦為雍正皇帝所批准。尾聯作者期許在臺官員應記取朱一貴事件的教訓，善盡上天賦予的職責，更加用心治理臺灣。

朱一貴事件本身的是非功過，歷史的評價或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它

⁸³謝金鑾，〈蛤仔難紀略〉，收入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172。

⁸⁴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92。

促使清廷以較積極的態度來經營臺灣，這對此地的整體發展確有正面的助益。然諷刺的是促使清廷調整治臺方向者，並非中央的重臣大員，亦非在臺的地方官吏，而是陳夢林、藍鼎元兩位廁身幕僚的文士。誠如連橫推崇謝金鑾、鄭兼才兩位學官倡議開設噶瑪蘭，曰：「士君子讀書論世，操筆爲文，足垂不朽。……若乃二子以冷署閒曹之官，而爲拓土開疆之計，可謂能立其言者矣！」⁸⁵或許也因為有這些懷抱讀書論世大志的「冷署閒曹之官」，才能在吏治普遍不良的清領臺灣時期，留下一些足令後人感念的建樹吧！

四、避難感懷

在歷史文獻中，對於發起及鎮壓朱一貴事件的雙方，皆有甚多的描述；然對於受到這場動亂波及的廣大百姓，卻少有觀察記錄的文字。在朱一貴起事過程中，雖有不少民眾加入其反清陣營，亦有下淡水地區的客莊打著擁清旗幟自保，但有更多的百姓是在戰亂中四處避難、流離失所，他們以何種心情、方式來渡過這場動亂，顯然更值得吾人去瞭解。

朱一貴事件期間，鳳山縣庠生卓夢采曾作有一組五言詩〈避寇鼓山〉，描述躲避這場動亂的心情，從中不僅可看見百姓避難的情景，也可瞭解當時知識份子對此一事件所抱持的態度。根據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的記載：

卓夢采，字狷夫，縣庠生。性孝友，方正自持，精醫濟人。康熙六十年，朱寇陷縣，賊黨募致之；采曰：『不善不入，昔有明訓』，辭不赴。強脅再三，慮不免，挈家遁鼓山深處居匝月，吟詠自娛。散家貲，給族戚里鄰口糧；戒曰：『寧餓死，毋從賊』！其鄉皆化為良民。知縣陳志泰高其行誼，贈「儒林芳標」額。子肇昌，領鄉薦；孫列膠庠。壽八十終。

86

可見卓夢采不僅是頗富名望的士人，也是地方受人敬重的領袖，故當朱一貴攻陷鳳山縣治，曾試圖招募他加入陣營，但爲其所拒絕，舉家逃至山中，並照顧同行避難的鄉親族人，展現出知識份子的志節與地方領袖的風範。



圖 5 位在柴山上的卓夢采墓，今已指定爲高雄市定古蹟（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⁸⁵連橫，《臺灣通史》，頁 852。

⁸⁶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 255。

卓夢采的〈避寇鼓山〉共分五段，作者自註：「辛丑賊陷縣，予逃鼓山避禍，匝月乃歸。」指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陣營攻陷鳳山縣治，卓氏逃往鼓山（今高雄柴山）避難，滿一個月方下山返家。此詩即在描寫其避難的生活與感懷，茲將各段說明如下：

四野塵氛起，城頭鼓角喧；櫓槍紛市井，茶火亂鄉村。餓橐頭為戴，衣牽媪負孫；河山應不改，心跡向誰論？煮茗防煙沸，入深畏鳥言；見幾宜早蹈，知避遠于樊。

這段描寫朱一貴起事，鳳山縣的城鄉皆受戰火波及，百姓頭頂著乾糧袋，攜家帶眷逃入山中避難。卓氏也在此避難人群之中，其自註：「賊強迫予，不赴，避禍而逃」，顯示其乃因不願接受朱一貴陣營的召請，而避難中山。卓氏出於自身的政治判斷，堅信朱氏無法取代清廷統治臺灣，故選擇暫時躲避，不僅在求自保，也在維護族人與鄉親的安全。

遁跡鼓山裏，倒顛歷險巖；徑深巖作牖，洞曲石為楣。鑽穴眠蛇蝎，愁宵伴鹿麋；干戈人夢息，醒醉寸心知。掬水常攜月，聞聲最惡鴟；采薇非我志，聊以樂清飢。

這段描寫卓氏逃入山中的生活，以山巖洞穴為住所，有蛇蠍鳥獸相伴，在此惡劣的環境中，度過一個個憂愁難眠的夜晚。最後引殷商遺民伯夷、叔齊於武王克殷之後，義不食周粟，隱居首陽山采薇而食的典故，強調自己不想也不會成為大清的遺民，朱一貴事件必將很快過去，即使避難山中多所困厄，他也能懷抱希望地度過。

誅茆巢栖處，逍遙物外天；蔦蘿常絆枕，狙獠欲偷筵。烽火關山隔，咆哮夢寐連；無心看野鳥，洗耳聽幽泉。煮石堅仍在，敲詩記罕全；夜深巖氣靜，長抱白雲眠。

這段仍描寫避難山中的生活，想像自己是來此結廬安居、逍遙物外，有時似神仙方士燒煮白石為糧，有時如詩人雅客在山林推敲詩句，藉此來苦中作樂。但這些想像終究只是虛幻，夜裡遠方傳來的砲火聲，還是提醒他面對戰爭殘酷的事實。有趣的是詩中所言「狙獠欲偷筵」，「狙獠」應指柴山特有的臺灣獼猴，而「欲偷筵」也與今搶食遊客食物的現象相似。

世途多棘刺，吾欲向誰親？高臥為長策，孤栖是逸民。洞虛花寫影，樹靜月窺人；趺坐如禪相，爨虛未我貧。食魚羞看缺，漉酒好將巾；始覺書生拙，空懷百戰身。

這段「吾欲向誰親」作者自註：「時友有從賊者」，顯示當時可能有士人選擇加入朱一貴陣營，這也令卓氏頗為感歎，亦更顯孤單。「爨虛未我貧」、「食魚羞看缺」作者分別註：「絕糧兩日」、「山下即海，同逃有能捕魚者」，顯示避難山中常有缺糧之苦，需用各種方法來找尋食物。詩末卓氏感嘆自己面對戰亂只能躲入山中，既不敢上前線殺敵，還須靠他人覓食果腹，真是百無一用的書生啊！

延佇步疏林，清風吹敝襟；山高嵐易暝，洞隱氣多陰。世事渾如幻，靜

觀不昧心；君恩滄海闊，鄉思白雲深。蜩沸淒人耳，螭浮笑我今；何時
天雨降，庶得靖囂音。

最後，卓氏以自身受到朝廷的栽培，而擁有縣庠生的功名，故感念「君恩滄海闊」，不願加入朱一貴反清的陣營。即使面對紛亂的世局及各種嘲笑的話語，他仍堅持己志，不隨波逐流，只期待清廷能早日平定亂事，讓他們能結束避難生活，早日返回家鄉。

卓夢采的這首五言詩，不僅將朱一貴事件期間，地方百姓舉家避難的情景呈現出來，更將一個知識分子兼地方領袖的心情感受表露無遺。如不以「民族革命史觀」或成王敗寇的角度來看，卓氏能在鳳山縣淪陷時，仍堅持「不善不入，昔有明訓」、「寧餓死，毋從賊」，不接受朱一貴陣營的召請，都展現出知識分子應有的志節與風骨；而在避難期間，他又「散家貲，給族戚里鄰口糧」，帶領族人鄉親度過戰亂危機，保全身家性命，也表現出地方及宗族領袖的風範與責任感，都值得吾人所肯定與崇敬。

五、勇哉馬定國

朱一貴自羅漢門起事，短短數天即攻陷鳳山縣治，又隨即在春牛埔攻破清軍最後防線，而能順利進入府城、登基為王。這兩場關鍵性的戰役，將朱一貴陣營的聲勢推至最高，但也有多名清朝武官英勇殉國，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蹟，為後世文人所傳頌，如鳳山縣治一役英勇戰敗、自刎而死的守備馬定國，即有兩首長詩讚頌之。

有關馬定國的事蹟在《重修鳳山縣志》記載最詳，其曰：

馬定國，陝西人。康熙六十年，任南路營守備。時賊朱一貴煽亂，率眾攻南路。縣故無城，難守禦；定國列兵龜山麓，親冒矢石，與賊對壘大戰。賊勢益張，定國知力不支，急回馬索火焚火藥庫曰：『毋資敵』！賊追及，定國曰：『我朝廷命官，豈可遭擒取辱』！遂拔佩刀自刎死。鄉人憫其忠，守其尸三日。賊聞之曰：『馬守備，忠臣也』！以禮殮之；置家屬於靜室中，民饋糧米不絕。事聞，予卹、賜祭葬，廕一子以衛千總用。⁸⁷

由此可知，馬定國在朱一貴陣營攻打鳳山縣治興隆莊時，帶兵力守龜山山麓，與民兵發生激烈戰鬥，後見大勢已去，即縱火燒毀火藥庫，以免為敵軍所利用。後來敵軍追至，馬氏以自己身為朝廷命官，不願受辱，乃自刎而亡。鄉人知其忠烈事蹟，為其守屍三日；朱一貴陣營也有感其忠誠，以禮安葬之，並安置其家屬，鄉人亦以米糧接濟之。從這段史實除看到馬氏的英勇不屈、以身殉國外，也感受到人性的光輝，鄉人不顧危險為馬氏守屍，民兵也放下敵對將其安葬，兩者並同時照顧其家屬，為這場血腥戰亂寫下感人的一頁。

清代鳳山縣舉人卓肇昌作有七言古詩〈雙忠歌〉，即在歌頌這段馬定國殉難的英勇事蹟。根據清末盧德嘉編纂《鳳山縣采訪冊》的「鄉先正」記載：

⁸⁷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 225。

卓肇昌，字思克，縣庠生夢采子也。由拔貢生，登乾隆庚午賢書。少穎異，能承庭訓。長益岐嶷，好為古文辭，下筆數千言，思汨汨如泉湧。論世知人，具有特識。一時老師宿儒，咸器重之。著有《栖碧堂全集》，藏於家。乾隆二十八年，分修《鳳山縣志》。年五十四卒。⁸⁸

顯見卓肇昌為清代鳳山縣的名人，其父即為前述在朱一貴事件堅守志節、避難鼓山的縣庠生卓夢采，可謂出身於書香世家；而其於乾隆五年（1740）拔貢，乾隆十五年（1750）中舉，在當時處於文化邊陲的臺灣社會中，更顯得難能可貴。卓氏既為鳳山縣當地人士，且曾分修《鳳山縣志》，其父又親身經歷朱一貴事件，故對於馬定國殉國史實必多所瞭解，而有感作成此詩。



圖6 今左營城隍廟內有卓肇昌所題之楹聯(作者自攝)



圖7 傳說卓肇昌死後赴任梓官城隍(作者自攝)

這首〈雙忠歌〉作者自註：「辛丑賊陷南路，守戎馬定國勿頸以殉；壬子賊攻陣頭，守戎張玉力戰陣亡。二公事不同，而其慷慨捐軀，丹忱報國。忠風輝映後先云，作〈雙忠歌〉。」此「雙忠」即指馬定國與在雍正十年（1732）吳福生事件殉國的張玉，茲將馬定國部份摘錄如下：

承平盜賊倡亂離，黃巾黑頭角笳吹（賊皆以布裹頭）；么麼伏莽妖氛集，天網倏忽嘆陵夷。伏波將軍將才裔（以下謂馬），衝車無城堅守陴（時未建城）。慘慘煙塵蔽天日，征鼙震動閃霓旗。青絲駱馬黃金勒，寶劍錯鏤誓出師；留兵五百鬪且擊，將軍一怒猶孤支。其如咆哮肆猖獗，叢爾偏隅守者誰？衝突猶欲斫賊頭，滿眼陰黯日屢義。迴首江山無去路，勿頸一死肝膽披。⁸⁹

卓肇昌先以「么麼伏莽」貶抑朱一貴陣營，謂其以布裹頭猶如東漢末年作亂之黃巾賊。再以東漢伏波將軍馬援的後裔稱呼馬定國，謂其在無城可守的劣勢下，猶英勇領軍作戰，且隻身策馬衝出殺敵，並縱火燒毀彈藥庫，令敵軍亦側目稱奇。最後馬氏在敵軍包圍下，知大勢已去，乃引劍自刎、以身殉國。整首

⁸⁸盧德嘉編纂，《鳳山縣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263-264。

⁸⁹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343。

詩筆觸生動、刻劃鮮明，馬氏英勇形象躍然紙上，最後悲劇結局尤具有張力，令人震撼且感動。

乾隆年間，尚有一江蘇吳縣的邑庠生徐葵，亦作有長詩〈馬將軍歌〉，頌揚馬定國英勇殉國的事蹟，內容更添傳奇色彩。全詩如下：

朝呼鴨，暮呼鴨。鴨妖興，賊擐甲。臺灣城中將軍守，臺灣城頭墜天狗。
海水起立飛妖氛，將軍開城麾三軍；跳刀走戟何紛紛，十盪十決奔如雲。
何時城頭鼓聲死，守陴之軍為賊使。將軍守土關存亡，轉戰已無麾下士。
白首親兵刁大成，短衣匹馬相隨行。賊人注矢弦不鳴，環呼將軍是好人，
我輩戒勿戕其生。將軍聞言忽嗔喝，賊不殺我我豈活？急麾大成速突
圍，他日呼兒收我骨。拔刀自剄血灑空，以血塗玦玦盡紅。手付大成成
泣受，身僵直立橫屍中。賊人咋指盡羅拜，是將軍者真鬼雄。天兵迅掃
欃槍奔，大成幸保將軍門。郎君間關歷戰地，瞥見高塚巍然存。將軍義
不葬賊手，敢道骨寒今已久。啟土爭看忽大驚，異事流傳萬人口：五十
三日顏如生，昔日刀瘢痂結成。吁嗟乎！將軍忠勇信無敵，將軍英烈真
如神！同時死難歐許馬，將軍事未聞朝野。大書特書不一書，以告采風
入史者。⁹⁰

徐葵作此詩已離朱一貴事件數十年，且其遠在江蘇吳縣，非如卓肇昌為鳳山本地人，故對馬定國事蹟多從傳聞而來，與史實出入頗大，而增加許多戲劇化的情節。

這首詩開頭以「朝呼鴨，暮呼鴨，鴨妖興」來帶出朱一貴起事，顯示當時朱氏「鴨母王」的稱號應即流傳甚廣。接著描寫馬定國守城，一再出現「城中」、「城頭」、「開城」，顯然忽略當時鳳山並未建城的事實。其後又寫道「守陴之軍為賊使」，如連結「同時死難歐許馬」來看，則又混淆鳳山縣治與春牛埔兩場戰役，在馬定國殉國事蹟中摻雜「百總楊泰綽號達家勇者，先通賊為內應，刺歐陽凱墜馬」⁹¹的史實，連橫對此亦有所指正，曰：「是役（春牛埔）死綏者，臺灣鎮總兵歐陽凱、水師副將許雲，而定國沒於赤山，非守城者，與詩不同。」⁹²另在詩中又創造一位馬氏的隨從親兵刁大成，馬氏將家人交付給他後，引劍自刎，死軀挺立不倒，連敵軍亦震懾跪拜。最具戲劇效果的是，朱一貴事件平定後，馬氏之子打開敵軍葬其父的墓塚，發現馬氏屍身未腐，面容猶如生前，自刎的劍痕傷口亦已結疤，令時人傳頌不已。

卓肇昌〈雙忠歌〉與徐葵〈馬將軍歌〉二詩，雖一偏重史實，一多傳奇渲染，但皆推崇馬定國英勇殉國的事蹟，也顯見其悲劇英雄的形象深植民心。馬氏僅為一區區南路營守備，卻能在戰役中帶兵奮戰、以身殉國，贏得鄉民及敵軍的尊敬，相較於在此事件中畏死逃離的文武官員，實有天差地別之遠矣！

⁹⁰連橫，《臺灣詩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41。

⁹¹藍鼎元，《平臺紀略》，頁4。

⁹²連橫，《臺灣詩乘》，頁42。

六、春牛埔英烈

春牛埔之役乃朱一貴起事最關鍵、最慘烈的一戰，清軍最後的武力防線在此被攻破，總兵歐陽凱及胡忠義、蔣子龍、林彥、石琳、許雲、游崇功、林文煌、趙奇奉、李茂吉等各級武官皆英勇戰死，相關事蹟也見於傳記或祭文之中，供後世憑弔瞻仰。

在此戰役中，任臺協水師副將的許雲一馬當先、奮勇殺敵，最後不屈而死，英勇事蹟令人動容。根據《福建通志臺灣府》的記載：

朱一貴之亂，雲率兵五百從總兵歐陽凱出劄春牛埔。明日，賊至，雲揮巨刃躍馬當先，子方度與僕吳國珍擁盾格殺，水陸弁兵繼進，賊大敗，退屯竿津林。明日，賊眾數萬俱集，凱被害，雲衝突血戰，刃數百人。自黎明至日中，矢窮礮盡，知事不可為，顧謂方度曰：『吾當以身殉國，爾速突圍出，將安平、鹿耳門各礮填壞，無遺賊用。即齎印赴督署乞師復仇！』方度號泣而去。雲復力戰，身被數十創墮馬，持短兵接戰，猶手刃數十賊，勢孤無援，左手被斷，乃厲聲曰：『生不能殺盡逆奴，死必為厲鬼以殲汝！』賊怒磔之。⁹³

許雲不僅親身衝鋒陷陣，其子、僕亦英勇殺敵，最後見勢不可為，猶指示其子將戰砲填壞，無為敵軍所用，自己再以身殉國，臨死猶罵敵不屈，實將武將應有之堅強意志與智勇性格發揮得淋漓盡致。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曾作〈祭水師協鎮許雲文〉，悼念其忠勇殉國事蹟，曰：

嗚呼！惟公之死，死而無愧；惟公之死，死而不昧。寇禍將萌，眾人皆醉；公統艨艟，謀非其位。賊焰既張，土崩川潰；公提孤旅，捐軀盡瘁。緬維睢陽，義激將士；霽雲致身，萬春集矢。公之將領，慷慨從死；如游崇功，實乃類是。公身雖死，公志未忘；素車白馬，靈爽威揚。公身雖死，公骨猶香；千秋萬世，日月爭光。⁹⁴

覺羅滿保以許雲為水師副將，主要職責在統領戰艦，朱一貴起事並非其責。而許雲在春牛埔之役中浴血奮戰，盡力保全府城之安危，以至為國捐軀，猶如唐代安史之亂時，死守睢陽而殉難的南霽雲、雷萬春，英名將流芳萬世，志節則與日月同光。

除覺羅滿保為許雲作祭文外，藍鼎元亦為游崇功、李茂吉等兩名殉難武官作傳。游崇功為福建漳浦人，時任臺協水師左營遊擊，朱一貴起事時，原領水師哨巡北路洋面，後奉調援剿，同副將許雲併力擊破賊眾。又聞鎮營圍急，率兵赴春牛埔應援，殺賊三十餘人，最後中鎗墜馬而亡。⁹⁵藍鼎元〈游遊戎崇功傳（蔡章琦附）〉有詳細描述：

康熙六十年辛丑夏四月，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逼郡治；崇功方巡哨北

⁹³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835。

⁹⁴覺羅滿保，〈祭水師協鎮許雲文〉，收入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697。

⁹⁵王必昌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343。

洋，月之二十八日在笨港聞報，以兵還赴安平。次日至，則群盜已大猖獗，而文武守臣眷屬悉在舟中矣；崇功曰：『官者，兵民之望；官眷登舟，則兵民心散，大事去矣！』急登舟赴敵。其婿蔡章琦叩馬請一過家門，區處眷屬；崇功厲聲曰：『吾此身已許朝廷，今日遑知有家哉！』躍馬，麾眾竟去。前後連戰，殺賊甚多。五月朔日黎明，賊眾數萬戰於春牛埔，總兵官歐陽凱失利及副將許雲皆戰死；崇功從容無懼色，突圍衝擊，手刃百十人。乘馬被創，遂死焉；時年六十。⁹⁶

由此可知，游崇功最可貴之處，乃重國家更甚於家庭，故當其他官員聞難急於安頓家屬，游氏則認為官員乃軍民之表率，此家屬避難之舉會使軍民士氣潰散，甚為不妥。又游氏女婿蔡章琦請其赴戰場前，回家與眷屬一聚，游氏亦以身許朝廷、不知有家來回絕，最後果英勇殉國。游氏放下對家庭的小愛，以自身生命成就對國家、人民的大愛，堪稱是因公忘私之最佳表率。

李茂吉亦為福建漳浦人，任職水師協標中營把總。朱一貴起事時，李氏自請為前鋒，隨副將許雲率兵援鎮軍，力戰於春牛埔，被執後堅持不降，而為敵所殘殺。⁹⁷藍鼎元〈李弁茂吉傳〉亦有詳細描述：

朱一貴之亂，茂吉自請於副將許雲，乞一旅率弟侯鵬為前驅殺賊。時群賊蜂擁逼郡郊，雲聞警，欲躬赴援，遂以茂吉從。四月晦日，戰於萬壽亭；茂吉虎吼雷奔，直入賊陣，左衝右突，所向莫能當，賊退屯竿津林。五月朔日，復隨雲在春牛埔迎敵；杜君英、朱一貴合兵圍殺，鎮帥歐陽凱死焉；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石琳皆戰死，獨水師弁兵不少挫。許雲、游崇功自分必死，率千總林文煌、趙奇奉力戰；茂吉奮刀大呼，賊披靡，僵尸匝地。自黎明戰至日中，矢窮砲盡，雲、崇功、文煌、奇奉皆戰死，茂吉亦力竭被擒矣。賊擁之演武亭見渠魁戴穆，茂吉挺立昂然；穆怪其不跪，叱之曰：『若兵耶？』茂吉曰：『官』。穆曰：『把總，微官耳。若壯士降，當以汝為將軍』。茂吉瞋目厲聲罵曰：『死賊！我朝廷命官，豈肯從汝作賊，遺臭萬世耶！』舉足踢其案，案翻；奮力斷縛，直前欲奪刀殺賊，賊眾舉刀共斫之。頭腦破裂，尚痛罵不絕口；賊怒，碎其屍；時年三十九。⁹⁸

李茂吉僅為層級最低的武官把總，但卻自願帶兵赴前線作戰，並展現出所向披靡的勇猛氣勢，殺敵無數。最令人欽佩的是，李氏力竭被執後，依然堅持大清武官的尊嚴，拒斥戴穆以將軍官職招降，並欲奪刀殺敵，最後面對敵眾的刀刃齊下，猶罵敵不止而亡，堪稱是最具勇氣的猛將。誠如藍鼎元的評論：「官以盡職為榮；李茂吉雖未弁，萬戶侯安足道哉！罵賊不屈，百世下凜凜如生；常山、睢陽，當靦然孺子可教矣。」⁹⁹李氏以一區區把總，卻能以朝廷賦予的官

⁹⁶藍鼎元，〈游遊戎崇功傳（蔡章琦附）〉，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碑傳選集(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年），頁461。

⁹⁷王必昌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344。

⁹⁸藍鼎元，〈李弁茂吉傳〉，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碑傳選集(三)》，頁463。

⁹⁹同上註，頁464。

職爲榮，爲國家付出生命到最後一刻，實愧煞所有尸位素餐的高官大臣，而與一身是膽的趙子龍、死守睢陽的張巡相互輝映。

凡人皆樂生惡死，但英雄豪傑卻能爲崇高的道德而犧牲生命。許雲、游崇功、李茂吉在朱一貴事件中，選擇爲清朝盡忠而壯烈犧牲，如不以政治立場衡之，則可謂是英雄豪傑之典型，值得後人致敬並效法。



圖8 春牛埔位在今臺南市東門（作者自攝）

七、平臺三大將領

朱一貴事件旋起旋落，究其原因有朱氏陣營內部的問題，但清廷負責指揮平臺的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水師提督施世驃、南澳總兵藍廷珍等三大將領，運籌帷幄、用兵有方，也是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在這三人的傳記、墓表中，皆記載他們在此事件中的表現，內容雖不免有頌揚之處，但仍可看出平臺之役的幾個成功關鍵。

覺羅滿保字鳧山，滿州正黃旗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進士登科，歷任浙江鄉試副考官、國子監祭酒、內閣學士等。康熙五十年（1711）年授福建巡撫，任內對當地州縣任官用人制度有所興革。康熙五十四年（1715）再擢陞爲閩浙總督，任內對整頓臺灣海防頗多措施，包括整飭臺灣的海防，修建臺澎沿海的墩臺、營房；嚴禁臺灣商船直趨大洋，必須途經廈門驗關；嚴行澳甲、船戶保結，藉以限制出洋人數；設立淡水營，以固北臺海疆。

覺羅滿保在閩浙總督任內爆發朱一貴事件，根據乾隆進士蔡新〈兵部尙書總督浙閩覺羅公滿保墓表〉所載：

臺灣新隸版圖，孤懸海外，其處者龐且梗；公按圖考跡，增北路淡水一營以扼其後。時亂猶未萌也，辛丑五月奸民朱一貴倡亂，戕殺鎮將、焚府治，全臺盡陷。警報一日夜至省會，公聲色不動，密召同城文武計議。以次日具海舟，聲言運米下遊。次日，大閱兵，老弱盡令入城；丁壯登舟，刻期順流南下，於是眾始知有臺變。公乃由陸路大張榜示，凡有技勇超群、剽悍不羈之徒，咸許投軍門充伍；雖舊日過惡，悉與滌滌。於

是漳、泉群不逞之徒思乘間竊發者，咸歸幕府，內地始安。公親駐廈門，所檄召之兵先期運集，米積如山；以六月十二日命將出師，密授機宜，盡銳攻鹿耳門，水高數尺，揚帆直進。十六日，克安平鎮，轉戰七鯤身；皆大捷。二十三日，遂定府治。賊惶駭奔竄北路，而淡水一營阨險以待，與官軍夾擊；賊進退狼狽，束手受縛，凶渠獻俘。七日而臺地悉平，公之方略素定，迅奏膚功如此。¹⁰⁰

覺羅滿保在得知朱一貴事件發生後，不張揚消息，以免人心浮動。他首先召集文武官員商討對策，再令老弱入城，安頓民心，同時運送米糧及兵丁南下廈門，以備征臺。接著發出告示鼓勵技藝高超、好勇善鬥者前來從軍，即使有罪在身亦既往不咎，除藉此招募強悍的兵員外，也避免這些危險份子趁機作亂。最後再親赴廈門指揮作戰，而其先前所設立的淡水營也在此次戰役中發揮作用，終能在短短七日內底定大勢。由此可知，覺羅滿保雖未親赴臺灣參與戰役，但他在事件發生後沉著應變，做好各項整備工作，也是征臺之役能順利成功的重要原因。不過，也由於他未曾到過臺灣，對臺灣整體局勢的掌握仍有不足，而有前述禁絕山區之議，所幸藍鼎元勇於提出反對意見，才未阻礙臺灣開發的腳步。

施世驃為靖海侯施琅第六子，字文秉，十五、六歲即隨父征澎湖，練水師，累積戰技與戰功，又隨征噶爾丹有功，一路由濟南城守參將、臨清副將，擢升為浙江定海鎮總兵。後因平定海盜江崙有功，又擢升為廣東提督，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調任福建水師提督，任內「簡精銳，汰羸弱，以家財增製鳥鎗、鑿鎧、造哨船二十」¹⁰¹，使軍容為之一振，也為後來平臺之役建立堅強的戰力。

在康熙進士陳萬策所撰的施世驃〈家傳〉中，對施氏平定朱一貴事件始末有頗多著墨，其載消息傳來之初，曰：

聞報，曰：「澎湖為臺灣門戶，吾當往扼其吭；俟諸軍集而進」。乃謂家人曰：「今日，無以家為也」！盡出其家財以賞士；且開召募之科，凡無賴敢死者、善沒水者、能攀岸緣壁為竊者，皆厚賞鉤致之。公始至，自造哨船二十隻；及是，皆以配軍士，器械胥具。聞總督覺羅公滿保將至廈，公曰：「重地有託，吾可以行矣」。乃告於襄壯公廟曰：「臺灣公所定，天子命兒繼世為帥；今不速平，生負國恩、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虧忠與孝，隕其家聲。惟公英靈，尚默相之」！禡牙祭海，遂載旆東指。

¹⁰²

施氏對臺局勢顯較熟悉，深知澎湖為臺灣重要門戶，必先堅守。又因征臺必多水戰，故以重資招募長於潛水、攀岩之不法之徒從軍，厚植戰力。當覺羅滿保抵達廈門後，他即移駐澎湖，準備領軍征臺。臨行前祭拜其父施琅，顯然也有意繼承先父功業，將征臺視為責無旁貸的重任。

施氏在征臺過程中，最初堅持直攻鹿耳門的戰略，最後又以懸賞誘民擒捕

¹⁰⁰蔡新，〈兵部尚書總督浙閩覺羅公滿保墓表〉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碑傳選集(三)》，頁442-443。

¹⁰¹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517。

¹⁰²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耆獻類徵選編》（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4年），頁684-685。

朱一貴及其黨羽，皆是此役成功的關鍵。〈家傳〉有曰：

先是，總督牽於群議，定三路進兵之計；公曰：「吾思之熟矣！南路之打狗在臺灣正南，此時南風正盛，不可泊也；北路之清風隙離府百有餘里，輓餉維艱。賊之大眾盡在中路，度其嘯聚烏合之眾，非官軍敵也。直擣鹿耳門，破之必矣；成功且速」。果七日而奏捷云。……時諸將窮追朱一貴，公曰：「兵革之後，人情未定；大軍所至，村落驚惶。計其釜底游魂，重賞購募，必有縛而至者；使民安衽席，而罪魁斯得，不亦善乎」！未幾，賊黨楊旭果繫朱一貴、張阿山、翁飛虎、王玉全以獻，諸賊渠次第就擒；再疏告全郡悉平。¹⁰³

施氏否定覺羅滿保三路進攻臺灣之計，而堅持將兵力集中攻打鹿耳門，乃在其對臺灣海路形勢及敵我戰力掌握甚詳，故能一舉攻破敵軍要塞，贏得關鍵性的勝利，這也是臺灣民間諺語「全攻鹿耳門」的來源。另以懸賞誘民擒捕朱一貴，乃出於戰亂方歇，避免因追捕又擾民之考量，而此舉也收到極佳的效果，不動干戈即捕獲朱黨，也顯示施氏思慮之周全。

在〈家傳〉中並記載施氏於臺灣過世的情景，曰：

公自行師以來，日夜籌畫，未嘗一夕安寢。八月甲戌夜二鼓，暴雨猛風揭瓦飛幕，至於海中之舟悉飄上岸；公徹夜立風雨中以鎮軍心，不恤泥濘跪拜，為兵民請命。黎明，風雨乃止。自是得疾，頭痛不可忍。兵民奔走禱祈，靡神不告；皆願減己算以延公年。病源已深，九月癸卯，薨；小大哀號，如失慈父。¹⁰⁴

雖然這段記載不免有美化之處，但仍可看出施氏在征臺之役的辛勞付出，也深獲兵民的愛戴，最後因積勞成疾，病逝在臺灣這片土地上，也足與其父施琅的戰功相輝映，施氏父子與臺灣的因緣亦可謂深矣！

藍廷珍字荆璞，福建漳浦人，行伍出身，康熙三十四年（1695）被拔補浙江定海鎮標右營把總，其後一路由千總、守備升至遊擊，因追捕海盜頗有功績，而有「老藍」之稱號。不過威名日盛也漸招妒忌，幸賴浙江提督吳陞力挺，並挈獲私竊戰船入海的關東大盜孫森，而獲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的推薦，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任澎湖水師副將，旋遷南澳鎮總兵，也因此有機會參與征臺之役。

藍鼎元曾為其族兄藍廷珍作〈福建水師提督襄毅公廷珍家傳〉，對其征臺事蹟述之甚詳，如在朱一貴事件發生之初，曰：

辛丑夏，土賊朱一貴陷臺灣；五月七日警報至，即簡師徒、治軍需，慨然以征討為己任。條陳進兵事宜，首請總督駐廈就近督師。時滿公聞變，屈指浙、閩諸大帥惟藍總兵可任；已飛檄調公，而自兼程趨廈。途接公條議，竟見吻合，大喜；委令總統水陸大軍，領戰船四百餘號、官兵一萬二千員名前赴征勦。六月十一日，到澎湖；用間諜得賊中情狀，謀於

¹⁰³同上註，頁 686。

¹⁰⁴同上註，頁 686-687。

提督施公世驃曰：「群盜皆烏合，不足憂；一攻即靡。但其眾至十數萬，誅之不可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今但張檄止殲巨魁，餘勿問，皆令自新；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乎也」。施公從之。……戒將弁：入郡之日，無妄殺掠；遍檄市里：門書「大清良民」者，即為良民。自是賊脅從者多解散，各為自全計。¹⁰⁵

藍廷珍在事件發生之初，即以征討為己任，並上書覺羅滿保條陳進兵事宜，顯見他在軍事上的長才與自信。後來正式擔任征臺將領，認為朱一貴陣營乃烏合之眾，只需追討首謀者即可，而不追究參與起事的群眾，則敵軍自會潰散瓦解。藍氏此議獲施世驃認同，諭知官兵勿妄加殺戮，被迫參與起事民眾亦多解散自保，終能在人民傷害最少的情況下平息亂事，用兵護民之心亦值得肯定。

藍氏在征臺之役中，最大的功績乃親率大軍由西港登岸，南下攻打府城，徹底擊潰朱一貴陣營。〈家傳〉對此關鍵戰役述之甚詳，曰：

施公用降者計，夜遣林亮、董方、魏大猷、洪平率兵一千二百名從西港仔暗渡，出府治之背；公曰：「此誠奇計；顧賊眾兵單，脫有失，賊難制矣」！即馳入施公營，謂曰：「公宜遣將弁於瀨口、塗墾等處分道夾擊，某當親率大軍疾繼林亮等之後，方可萬全。賊聞我師北來，必棄營遁；府治恢復，在此兩日間耳」。遂乘夜進發，抵西港仔。二十二日黎明，在竿寮鄉登岸，令空舟悉回安平；左右曰：「登岸棄舟，何也」？曰：「示軍士必死、無有還心。今日戰勝，明當直抵府治耳」。言未已，諜者報賊在蘇厝甲與林亮、魏大猷決戰，勢甚張；公分兵大隊為四正、四奇，而自將中軍馳赴之。賊望見，驚曰：「此老藍旗幟也」！公縱兵大戰，賊稍卻；急乘勝崩之，賊大敗。¹⁰⁶

此西港南攻府城之戰略，雖由敵營降者所提出，但藍氏以其軍事眼光判斷，亦深知此計可出奇制勝，直搗敵軍要害，故自請帶領大軍出擊。他在西港登岸後，令空舟返回安平，乃示破釜沉舟的決心，亦在激勵將士已無退路，只能奮勇向前。而在蘇厝甲一役，藍氏指揮若定，並親率中軍前進作戰，「老藍」威名令敵軍驚慌失措，故能一舉破敵，進而收復府城。凡此皆展現藍氏高超的戰略眼光及用兵之道，誠可謂是智勇雙全的戰將，故在其領軍征討下，朱一貴陣營終難逃失敗的命運。

八、異事書寫

朱一貴以一養鴨匹夫，卻能帶領群眾起事反清，並在短短十數日內攻陷府城，登基為王，其個人與事件本身即帶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也因此民間形成許多有趣的故事傳說，而文人筆下也記載不少逸聞、異事，讓這起歷史事件更增添傳奇色彩。

¹⁰⁵藍鼎元，〈福建水師提督襄毅公廷珍家傳〉，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碑傳選集(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年)，頁453-454。

¹⁰⁶同上註，頁454。

中國自古即有一種「天人相應」的宇宙觀，認為宇宙間事物皆與人事相互影響，人之行事若有異於常理者，則天亦將顯現非常之現象，此即所謂「災異」。臺灣為一海島，時有地震發生，民間對此自然異象既恐懼又不解，常與現實世界的人事相附會，而有「地震主姦民為亂」之說產生。¹⁰⁷在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赤崁筆談》中即有記載：「荷蘭為鄭成功所敗，地大震。鄭克塽滅，地亦震。朱一貴於辛丑作亂，庚子十月亦地震。維時南路傀儡山裂，其石截然如刀劃狀，諸羅山頽，其巔噴沙如血；土人謂兩山相戰。」¹⁰⁸顯然臺灣在面臨改朝換代時，常會有地震發生，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明鄭降清皆有此現象，而朱一貴事件的前一年，南部亦有大地震發生，造成傀儡山、諸羅山之山崩地裂，猶如兩山大戰，民間遂將此天災與朱一貴事件相互連結。

除了地震外，朱一貴事件還與民間常見的刺桐花相附會。《臺海使槎錄·赤崁筆談》亦有載：「刺桐花，每枝可數十蕊，一瓣包裹數鬚，似剪綵為之，爛熳若朝霞。臺郡最盛。辛丑春，無一開花者，遂兆朱一貴之亂，甚奇；後遂於花時占一年盛衰。」¹⁰⁹刺桐花盛產於臺灣各地，與平埔族人的關係最為密切，如乾隆年間滿籍巡臺御史六十七的觀察：「番無年歲，不辨四時，以刺桐花開為一度。」民間既有視刺桐花開為一年到來的習俗，則當年如有未開花的現象，必然會被視為是不尋常的異象，而與現實世界的人事變動相連結，朱一貴事件即是一例。

此外，朱一貴事件發生期間，水中亦出現異象。《臺海使槎錄·赤崁筆談》有曰：

康熙辛丑五月二十八日，大雨如注，六月六日始晴；山摧川溢，溪澗闕塞，田園沙壓。瀨口有大牛，冒雨犇騰，下岸入水；過三鯤身登陸，由鎮城從柴橋頭入海，向大港而出。小艇追之，不及而還。此不知為鱷、為鯨、為水牛，或兆鴨母之亂，旋即殲滅乎？¹¹⁰

臺灣四面環海，河川埤圳密佈，水中生物繁多，如出現有特殊的物種，又無法及時捕捉，則常被視為是異象發生。這頭不知名的水中生物稍縱即逝，就猶如朱一貴的旋起旋落，民間因此將兩者附會在一起，而有此異事之說。

在這些與朱一貴事件有關的自然異象，也常出現在鄭成功的異事中。除上述的地震外，鄭成功也有類似的水中異象。《臺海使槎錄·赤崁筆談》亦載：

按鄭成功起兵，荼毒濱海，民間患之；有問善知識云：「此何孽，肆毒若是」？答曰：「乃東海長鯨也」！問何時而滅，曰：「歸東即逝」！凡成功所犯之處，如南京、溫、台并及臺灣，舟至海水為之暴漲。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而入；隨後，成功諸舟由是港進。癸卯，成功未疾時，轄下夢見前導稱成功至，視之，乃鯨首冠帶乘馬，由鯤身東入於海外；未幾成功病卒，正符「歸東即逝」之語；

¹⁰⁷姚瑩，〈臺灣地震說〉，《中復堂選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31-33。

¹⁰⁸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78。

¹⁰⁹同上註，頁55。

¹¹⁰同上註，頁79-80。

則其子若孫皆鯨種也。¹¹¹

黃叔璥記載這則鄭成功的異事，雖是站在清朝官方的立場，而有一些負面的用語，但重要的是它將鄭氏比擬為水中之鯨，騎鯨而來，化鯨而逝，突顯其海上英雄的形象，這顯然是上述代表朱一貴的那頭不知為鱷、鯨或水牛的水中生物所難相比的。不過，就清朝而言，鄭成功與朱一貴皆是叛亂者；就臺灣人民而言，兩人又同是反清的英雄，也因此兩人不僅有類似的異事傳說，後來的文人與學者也常把兩人牽連在一起，而出現一些違背史實的說法。

另在藍鼎元的《平臺紀略》中，也記載兩則朱一貴起事過程中所發生的異事，雖然應是確有其事，但卻帶有怪異的色彩。一則是高永壽舉發朱一貴將起事，卻被官府刑罰論處，曰：

粵民高永壽在笨港負販為生，有病者於破廟餓且死，永壽活之。一日至南路，遇前所活人，歎歎感泣，引之深山中，設酒穀相待，賊也。與見朱一貴，刀鎗森列，言倡亂謀甚悉，邀永壽入夥，佯許之，乘間逃回，赴南路營告變；弗信。至府，復告之鎮道；鎮道以為狂疾，會審嚴刑，坐妖言惑眾，將論殺，從寬責逐過海，遞回原籍。（賊平後，制府移檄粵東，喚高永壽至臺，尋向日所見賊營故處，不可得。令往羅漢門看之，亦不是。再至南路郎嬌，遍尋上下山谷，月餘乃還。據高永壽言，昔日如夢如醉，想是命當受刑；今遍覓諸山，並無其處，亦異事也）。¹¹²

藍鼎元這段記載不僅在存錄一則異事，更重要的是在強調朱一貴起事之前，即有人有向官府告發此事，但官府卻不聞不問、毫無警覺，甚至對告發者處以刑罰，錯失防範未然的先機，實突顯當時清廷在臺官員的昏庸無能，必須為朱一貴事件負最大的責任。而高永壽在事後欲尋昔日「賊營」，卻遍尋不獲，則是傳說中常見的情節，如陶淵明〈桃花源記〉的漁夫離開桃花源後，想再尋回此地卻不得其路；又如岡山的古橋、三寶薑等兩則傳說，¹¹³也具有同樣的情節，為山川景物平添怪異傳奇色彩。

另一則是在朱一貴事件發生前，有怪僧散播大難將至的消息，導致清廷官兵的潰敗。其曰：「又一僧異服怪飾，周遊街巷，詭稱天帝使告臺民，四月杪有大難，難至，惟門設香案，以黃紙為小旗，書「帝令」二字插案中，可免。及賊至，家如僧言，故官兵見者以為百姓從賊，多慌亂，以及于敗。」¹¹⁴這名怪僧應屬於朱一貴陣營，藉由散播謠言誘使百姓插上「帝令」小旗，製造全民參與起事的假象，造成官兵的驚慌潰敗。另根據陳夢林作〈鹿耳門即事八首〉所自註：「有妖僧異服，倡言大難將至，門書「帝令」二字則免。僧即賊黨也。賊平，僧伏誅。」¹¹⁵則明白指出此僧即是朱一貴黨羽，當這起事件平定之後，該「妖僧」亦遭處死。由此可知，朱一貴事件中應有僧人參與，且這些僧人住

¹¹¹同上註，頁 79。

¹¹²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5-6。

¹¹³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 335。

¹¹⁴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6。

¹¹⁵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90。

在羅漢門的佛寺之中。¹¹⁶

在日治時期恠我氏的《百年見聞肚皮集》中，第二篇〈郭成金附鴨母王〉開頭也記載一段朱一貴起事前的異事。這些記載雖近似於歷史小說的創作，但也能反映當時民間對朱一貴的記憶、想像與情感。整段文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寫朱一貴養鴨頗富長才，所養之鴨不是特別大，就是很會生蛋。其曰：

初鴨母王朱一貴，少名祖，居羅漢門，不事生產，游手好閒，流連荒亡，難為活計。隨諸無賴，來諸羅山，幾頻於死，不得已，始依人飼鴨度食，習熟鴨性，飼鴨易大，得主人歡，屢受獎賞。稍有粒積，乃思自營，就依諸羅附近山隙中，擇一幽谷，用茅菅架一草寮，買十數隻鴨母飼之，鴨母入寮，巢宿甚馴，每日獲卵倍常，賣之得錢，加買十數隻，生卵倍亦如之。自此朱一貴不甚勞作，而得飽煖，日惟與鴨狎，飼鴨賣卵得錢，無所事事，優哉游哉。¹¹⁷

朱一貴以養鴨維生，卻能領導群眾反清，乃至於登基為王，顯示其必有異於常人之處，也因此民間以「鴨母王」稱之，並流傳許多養鴨方面的異事。較為人所知是他具有讓鴨群整隊而行的能力，如藍鼎元《平臺紀略》所載：「其鴨旦暮編隊出入，愚眈異焉。」而此段異事則謂朱氏「飼鴨易大」、「每日獲卵倍常」，都在突顯其具有不凡的能力，為其後來起事稱王做鋪陳。

第二部分則描寫朱一貴的鴨寮位在風水寶地上，某富豪欲奪其地而生糾紛，朱氏失手殺人而被捕入監。其曰：

當地有富豪某甲，為父母喪，停柩在堂，請地理師卜宅兆踏山龍，有監州先，精青烏術，應聘同主人踏遍諸羅群山，真穴難覓。一日偶見奇峰怪岫，來原出自五指山雲深處，蜿蜒數百里，雖有其形，難得其跡，不知何處是牛眠。乃循山龍脈絡，憑山依水，不拘遠近，不計月日，意在真龍正穴，不得不休。然某甲於某日，又同監州先在朱一貴鴨寮附近，靠後主山岡上作遠觀眺望，似有所得，手指足畫，逐下岡向鴨寮而來。至則曰：「穴在是乎。」執羅經格定方向，斷曰「西峰騰五鳳，丙穴啟雙魚」真貴顯地也。某甲喜躍，遂詢朱一貴，此鴨寮主為誰，朱答曰，我也。某甲笑容可掬曰，我欲與汝商酌，能以此寮相讓，當厚償，雖千金不靳也。朱曰：「否，不能，此寮我賴以生，死不讓人。」言決裂，不顧而之他，某甲亦憤然作色歸。奈心不能相捨，謀諸族人。曰：「朱一貴一介寒徹骨窮酸漢，敢與我家財勢力較量乎，多見其不自量也，不待其可否，來日我家集多眾，到地強制動土開墳，彼奈我何。」某甲恐債事，有所踟躕，族人曰：「若猶豫不決，好穴豈能自來乎。」乃決。翌日某甲果集多眾工人，各荷負鋤畚，往鴨寮強制開掘，朱一貴箇人怎麼奈彼眾何。待掘好，朱一貴躍身落墳，以死拒之，工人欲捉之起，朱一貴憤甚，出其不意，奪所持鋤頭，猛力對工人當頭一擊，腦裂，一命

¹¹⁶楊惠南，〈兩首有關臺灣僧人抗清的詩作〉，《佛學研究中心學報》3期，頁286。

¹¹⁷恠我氏，《百年見聞肚皮集》，頁69。

鳴乎。某甲見傷人命，怒不可遏，喊眾捉拏，朱一貴被執，自知不免，悔亦莫及，捉到官裡去。諸羅縣知事朱夔氏，性貪污，苛斂民財，民多怨之。聞命案，立即升堂審問，知為爭地鬥殺，責任某甲，某甲知禍由己（己）作，低首受責，然事至於如此，總求大老爺恩典，因朱一貴是殺人兇犯，法律上不能潦草了結，乃收監候後判決。¹¹⁸

這段記載透露兩個訊息，一是臺灣民間強烈的風水觀念。風水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習俗，在閩、粵及臺灣地區尤為盛行。此一習俗本具有儒家慎終追遠的意義，但後來受到道教的風水說影響，墳墓成為子孫邀利求福的對象，以為只要在障風向陽的吉地埋葬祖先、父母的枯骨或屍體，不僅能夠安定父祖之靈，而且能夠得其陰澤，使後代幸福、繁榮。¹¹⁹在此風水習俗的作用下，民間也產生久殯不葬、開棺遷葬等有違倫理道德之行為，某甲即是其父母喪而不葬，請地理師覓風水者。而好風水不僅庇蔭亡者及其後代，對於生者運勢也頗有助益，朱一貴居此風水寶地，雖因失手殺人而入監，但反而造就他後來的起事稱王。二是清代臺灣吏治不良的問題。前已述及朱一貴乃因臺灣知府王珍縱容其次子作威作福、苛斂剝削，導致民怨沸騰，才趁勢起而反清；而這段敘述「諸羅縣知事朱夔氏，性貪污，苛斂民財，民多怨之」，顯然是王珍及其次子的寫照，也在突顯清朝在臺官員的吏治問題。

第三部分描寫朱一貴入監後，結交黃殿、李勇、吳外等獄友，因有神異事蹟而為獄友擁戴起事。其曰：

朱一貴入監，以獨身者無人照料，牢卒禁止，俱置之不顧，幸在監有黃殿、李勇、吳外、鄭定瑞、黃玉全多人，互相與物食，得以不死，囚禁近二年，監獄深密幽暗，日光不到，空氣不透，溼濕沮沮，沴戾易生，真是「陰房闖鬼火，春院闕天黑」，久不見天日。朱一貴臥榻是用竹片鋪疊，床腳用青竹作柱，埋入塗底，年久月深，不知不覺，朱一貴所臥床鋪柱腳，忽生竹籜數枝，挺然宜秀。黃殿、李勇等，俱以為異，念監內床鋪多數，獨朱一貴之床異變，疑有天命。況朱一貴是明朝裔續，敢是天命，有意光復明朝，出此真命天子乎。眾監犯稱朱一貴為天子，乃秘密謀畫，傳出外面，諸羅山民眾，有受官苛斂酷刑者，出為提倡煽動愚蒙，并使人知會下淡水杜君英，約期起事。內外通風，只瞞官廳，屆期揭旗，各地應響，聞風興起，附和益眾，全臺震動。……¹²⁰

黃殿、李勇、吳外、鄭定瑞等人，皆是朱一貴陣營的重要人物，這段描寫他們如何成為患難之交及決意起事的經過。朱氏以一養鴨匹夫而能一呼百應，吸引眾人追隨起事，想必有特殊的人格與能力；這段以床鋪竹腳生出竹枝的異象，突顯其過人不凡之處，也反映當時臺灣民間對朱氏神奇化的想像。

¹¹⁸同上註，頁 69-70。

¹¹⁹曾景來，《臺灣的迷信與陋習》（臺北：武陵出版公司，1998年），頁 205。

¹²⁰恠我氏，《百年見聞肚皮集》，頁 70-71。

九、懷古起興

朱一貴事件為清代臺灣首次大規模的民變，造成清廷官員死傷慘烈，並曾短暫建立政權，經動用內地大軍征討方才弭平，堪稱是臺灣史上一重大事件，以致從清代中葉至日治時期仍有文人對此吟詠不輟，留下不少品評、感懷與起興的詩作，也反映後人對此一事件的認知與評價。

乾隆十年（1745）四月任巡臺御史兼理學政的范咸，在臺兩年期間，與六十七共同進行《重修臺灣府志》之編纂，並著有《婆娑洋集》、《浣浦詩鈔》。范氏作有〈再疊臺江雜詠原韻〉十二首，其中第三、四首即與朱一貴事件有關，詩曰：

西天小寺禮彌陀（府治有小西天寺），偽鄭園亭日漸蹉（悉改寺）。銅礮風雷金甲動（「偽鄭逸事」：『龍碩者，大銅礮也。鄭成功見水底有光上騰，使善泅者入海縛之以出』），鯨魚冠帶海門過（鄭成功攻臺時，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入。成功諸舟，隨由是港以進）。虎鯊夜集貪牽罟（虎鯊，沙魚之大者。「志」稱：『漁人夜深捕魚，懸燈以待。魚結陣入舟中，甚至舟力不勝，滅燈以避』），鸚武朝遊寄負螺（鸚武螺常脫殼而朝遊，寄居之蟲入其中）。堪笑揭竿稱鴨母，空嗤海外夜郎多（朱一貴素飼鴨，土人稱為鴨母）。

密雲狂吼幾時開？鼙鼓逢逢潮汐回（海吼遠聽如鼓聲）。沙線兩條翻白浪（鹿耳門有南線、北線），颱風六月作黃梅（颱風，颶之大者。六月風雨連旬，云作秋淋）。樓船出水憑颿疾，犀甲摧人藉將才。惆悵鮫宮經百戰，忠臣血濺白沙堆（辛丑之變，水師游擊游崇功、副將許雲並戰死）。¹²¹

范氏在第三首以遊鄭氏故園起興，述及鄭成功「龍碩」、「騎鯨」等傳說，但也以虎鯊、鸚武螺影射其據臺作亂，如同朱一貴以一養鴨人起事反清，皆是不自量力、夜郎自大。第四首則描寫朱一貴攻破春牛埔，前來援助的水師游擊游崇功、副將許雲皆英勇戰死，使清廷痛失兩員海戰將才。范氏身為清朝大員，自然貶抑鄭成功、朱一貴等反清領袖，而推崇盡忠殉難的游崇功、許雲，充分體現出統治者的意識形態。

道光二十九年（1849）任臺灣府學訓導的劉家謀，在臺四年期間留心文獻與地方掌故，著有《海音詩》、《觀海集》等詩集，內容多為關注臺灣風土民情之作。其中《海音詩》為有計劃的創作，特色是百首七絕，不另題名，每首均於詩末加註，以詩證事，引註證詩，對於臺灣政治、社會與文化有深刻的觀察與描寫，歷來為有識者所重視。在《海音詩》有兩首論及朱一貴事件的詩作，一為第六十三首，曰：

草雞長耳亂經年，飼鴨狂徒更可憐；君看紛紛群蟻鬥，槐安一郡已騷然！

¹²¹六十七，《使署閒情》（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42-43。

作者自註：「臺地自入版圖，奸民十數亂，然多赤子弄兵耳。其釀釁也有由，其燭幾也不早；蔓延日久，致動大軍，可勝浩歎！朱一貴居母頂草地，以飼鴨爲生。」顯然劉氏是站在清廷官方的立場，以「飼鴨狂徒」來稱朱一貴，並與「草雞長耳」的鄭成功相比擬，兩者皆是反清的叛亂份子，雖然起兵作亂，一度造成清廷上下騷動，但最終都被平定，猶如「南柯一夢」的短暫虛幻。不過，劉氏在註中提及「其釀釁也有由，其燭幾也不早」，似又對當時官員的昏庸無能，未能解除民怨、防患未然，導致亂事蔓延而有所批判。

二爲第八十七首，作者自註：「藍鹿洲（鼎元）以諸生佐從兄廷珍平朱一貴之亂，軍中籌策悉藉贊襄；平臺後歸，不言功績。其自序有『事定歸來，滿船明月』之語。」可見此詩乃在推崇藍鼎元在平定朱一貴事件中的表現。其詩曰：

戎馬書生氣浩然，軍中草檄筆如椽；功成不復論酬賞，大海歸來月滿船。

123

藍氏曾在《平臺紀略》自序：「東征逾載，躬歷行間。風濤戎馬，磔鼠哀鴻，執馘獻俘，招降殄孽，至於采搜窮山，綏靖番黎，無不目擊手揮。又或中夜聞警，磨盾草檄，千里驅馳，睥睨要害，廢寢食，冒風露，蓋亦幾經勞瘁矣。無一命之膺，當贊畫之寄。事定歸來，滿船明月，惟有全臺形勝治亂事蹟，了了胸中，所見所聞，視他人較爲切實。」¹²⁴顯見其雖任幕僚文書，但卻親身參與征討戰役，在兵馬倥傯之間仍將整起事件記錄下來，也對全臺形勝治亂的深刻的觀察。劉家謀來臺任職，顯然對《平臺紀略》知之甚深，也以藍氏在臺表現爲典範，故有《海音詩》、《觀海集》等記錄臺灣民情風俗之作，同樣展現關懷這塊土地的用心。

光緒三年（1877）進士施士洁，清臺灣縣治（今臺南市）人，進士施瓊芳之次子，生性放誕，不喜仕進，曾先後任教彰化白沙書院、臺南崇文、道學、海東書院，文名頗高，與丘逢甲、許南英並稱清季三大詩人。他作有古體詩〈諸羅忠烈羅參戎祠〉悼念在朱一貴事件中壯烈犧牲的北路參將羅萬倉，曰

鴨王飼鴨兼飼賊（臺灣朱一貴反，稱「義王」，號「永和」。一貴微時飼鴨，俗號為「鴨母王」），手弄鯤洋成鴨國。將星如雨墜蠻天，黑水群飛血花碧。桓桓北路羅參戎，諸羅屹作長城雄！南來貉子不敢過，老羆橫臥當其衝。春牛埔上旄頭落（歐陽總兵殉難於此），三壘鎮兵同一哭。鹿門犀甲又蟲沙（水師副將援春牛埔，戰死）。番社健兒竟雌伏（先是四社番兵淫掠激變）。是時玉帶海中浮（賊黨詭稱海中有玉帶浮出，為朱家僭號之符），地鳴山鬥天為愁（諸羅山與傀儡山鬥，地大鳴震）！梅坑荷渚亂風鶴（「梅坑」、「荷渚」，諸邑八景之二），武巒妖霧驚蚩尤

¹²²何澂編，《臺灣雜詠合刻》（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17。

¹²³同上註，頁27。

¹²⁴藍鼎元，《平臺紀略》，頁3。

(大武巒為邑之主山)。參戎怒馬擐旂出，一彈一賊隨煙沒(礮仆賊旂斃，賊無數)。身是安西舊刺蜚(公寧夏人)，盜刃潢池爾何物！君不見南霽雲、雷萬春，六十餘日狂胡屯，雀鼠已盡猶乘闖。嗚呼！此皆百戰真將軍，至此何惜糜此身！豈有中朝偉男子，甘受犬羊城下恥？參戎一躍入賊圍，大節稍完而已矣！我聞憤王驩與虞，公之氣概何殊乎？驩歸虞泣為公殉(公所乘馬，逸歸署中帶血，妾蔣氏見之，遂自經以殉)，血食不祇青史信。諸羅「元帥廟」，昔祀張睢陽(前邑署左有「元帥廟」，即張祠也)；祇今「忠烈廟」，貌差相當(公祠在「玉峰書院」之左，前邑令衛公顏曰「忠烈」)。睢陽嚮妾饗死士，參戎妾殉參戎死。邇來讀史傷心人，別有滄桑淚如水。咄哉！安平咫尺五忠祠，忠魂歷劫千載誰得知(安平鎮有「五忠祠」，亦公同時殉此難者，今圯矣)！

施氏亦站在清廷官方的角度，以「鴨王」來稱呼朱一貴，稱起事者為「賊」，皆是醜化的用詞。詩中提及朱氏起事曾以海中有玉帶浮出為號召，並有大地震造成諸羅山與傀儡山崩裂，猶如兩山相鬥的異事發生。另亦提及右營遊擊周應龍以新港、目加留灣、蕭壠、麻豆等四社土番前往作戰，卻因土番濫殺無辜百姓，而導致局勢翻轉，朱氏陣營攻破春牛埔，總兵歐陽凱、水師副將的許雲皆殉難。朱氏在府城登基後，繼續圍攻諸羅縣，與北路營參將羅萬倉發生激戰，如《重修臺灣府志》所載：「賊攻北路，連發大砲擊之，仆賊旗。賊四面蟄集，萬倉突圍拒戰；兵孤無援，踰溝墜馬。賊以竹篙截其喉，猶揮刀殺賊而死。妾蔣氏，聞兵敗，亦自縊。」¹²⁵施氏將羅萬倉的英勇行為比擬成唐代死守睢陽城的張巡、南霽雲、雷萬春等人，又將羅萬倉之妾蔣氏比擬成西楚霸王的愛妾虞姬，皆為其夫殉節自盡。他最後藉由奉祀羅萬倉的忠烈廟，感懷其人其事，也對同樣奉祀殉難英烈的安平五忠祠，如今卻已經頹圮，深表憤怒與感慨。施氏處於晚清時局動盪之際，或許亦有藉憑前人的忠烈事蹟，喚起今人愛國情操之用心矣！

另在晚清尚有馬清樞、何澂之唱和詩，亦皆提及朱一貴事件。馬清樞，字子翊，福建侯官人，以舉人任臺灣府學教諭。光緒三年(1877)，與何澂、汪序東、林鶴蓀等人在臺唱和，作〈臺陽雜興〉三十首。第十九首曰：

受朝壇外盡眾寮，蘆荻波濤一望遙。七日能平花鴨亂(朱一貴以養鴨倡亂)，百年猶唱草雞謠(謂鄭成功事。見「池北偶談」。走差麻達鳴腰鐵(番童年十五、六者，謂之「麻達」；執驛遞役)，待字雛娘聽鼻簫(臺稱幼女曰「娘」。鼻簫，以鼻吹者；與嘴琴同)。拚醉何須謀麴蘖，椰漿如玉白盈瓢。¹²⁶

何澂，字竟山，浙江山陰人，光緒元年(1875)五月福建巡撫王凱泰因牡丹社事件奉旨來臺，何澂參幕來臺。後王凱泰內渡，何澂滯留臺灣，與汪序東等詩人相唱和，見馬清樞〈臺陽雜興〉三十首，而作〈臺灣雜詠〉二十四首。第十

¹²⁵范咸編纂，《重修臺灣府志》，頁356。

¹²⁶何澂編，《臺灣雜詠合刻》，頁58。

九首曰：

卉島從來叛逆多，十年必反說非訛！魚牙結盜名天運（張丙本為魚牙，與巨盜陳辨等往來。因售米事，忿縣令袒粵民；遂起事偽稱「開國大元帥」，僭號「天運」），鴨母稱王號永和（朱一貴混名「鴨母」，以養鴨為業；鴨行皆成列，眾異焉。逆黨杜君英以其姓朱，假托明裔，擁之，攻據岡山汛；偽稱「義王」，僭號「永和」）；已為倭兵籌布置（同治十三年，倭兵窺犯臺疆，駐兵瑯嶠；經歲，而議始成），更因番亂起干戈（元年，攻獅頭社；三年，攻率芒社。皆因該番抗殺官兵，以示懲創）。將軍尚未樓蘭斬，竚聽山中唱凱歌（近日內山阿棉、烏漏等社恃險負隅，飛虎左營、線槍營皆小失利；現調擢勝營、鎮海左營進山勦勦）！¹²⁷

馬清樞、何激作此詩，正值牡丹社事件後，清廷派欽差大臣沈葆楨來臺推動「開山撫番」政策，曾遭南路排灣族獅頭社、率芒社抗拒，而發生激烈戰事，雙方皆死傷慘重。馬、何二人由此論及臺灣自納入清朝版圖以來，鄭成功反清形像仍深植民心，以致「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前有朱一貴事件，後有張丙事件，社會動亂不斷，猶如蠻荒之境、化外之地。顯然此二人仍站在統治者立場，將反清的鄭成功、朱一貴、張丙及獅頭社、率芒社等原住民，皆視為叛逆份子，卻對反清的動機與目的全然不提，實有失偏頗。

日治時期的古典詩人，雖不再以統治者的立場來看朱一貴事件，但對朱一貴的評價不一，有的仍持貶抑態度，有的則肯定其反抗貪腐、揭竿而起，具有民族主義精神。晚號晴園老人的黃純青，是日治時期頗為活躍的古典詩人，曾與劉克明等創組「詠霓詩社」，嗣又參加「瀛社」，創設「薇閣吟社」、「心社」，並首倡全國詩人大會。黃氏詩作頗多組詩，詩後多附詳註，舉凡天文、地理、名物、命理、民俗、科舉、史傳等諸事諸物，俱在其列，有如筆記雜纂。其〈田舍郎十四首有序〉之〈放鴨〉即以朱一貴養鴨形象起興，詩曰：

列陣溪頭叱鴨兵，一竿影亂夕陽明。番公戲水隨番母，甲甲相呼得意鳴。

¹²⁸

黃氏自註：「番公番母，鴨之雄者曰番公，雌者曰番母。番指紅毛。荷蘭人據臺時，漢人鄙之，以番公番母呼其鴨也。又有正番、土番、正番公、正番母、番婆仔等名稱。正番指紅毛，土番指生番，番婆仔指紅毛婆仔。相習成風，傳至今日。鴨兵溪頭，鴨陣行列如兵，以竿揮而叱之。余兒時曾戲作鴨母王，以揮叱鴨兵也。所謂鴨母王者，清康熙間為復明反清，自稱中興王之朱一貴也。一貴臺灣人，飼鴨母為業，故以鴨母王稱之。」此詩雖未直接述及朱一貴事件，但將其與本地人戲稱荷蘭人的「番公」、「番母」相連結，又謂其「甲甲相呼得意鳴」，似又有譏其夜郎自大之意。

嘉義詩人賴惠川，係日治時期玉峰吟社、小題吟會之社員，並被聘為鷗社

¹²⁷同上註，頁 72。

¹²⁸以下所引日治時期古典詩，除特別加註外，俱轉引自吳青霞，《臺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頁 217-220。

顧問。詩作甚多，品質亦佳，《悶紅墨屑》悉為竹枝詞，共八百四十三首，記當時之政治社會百態，極為真切寫實。其中有一〈竹枝詞〉曰：

既為大盜更為娼，鴨母生來歷史長。鴨母實非容易掠，領兵領將自稱王。賴氏自註：「昔時，謂宿私娼為『掠鴨母』；朱一貴稱為『鴨母王』。」此詩以戲謔的語氣，將宿私娼的「掠鴨母」與「鴨母王」朱一貴相連結，謂其「既為大盜更為娼」，實對朱氏多所貶抑與醜化。

林景仁，號小眉，為臺北板橋林家之後，乙未（1895）割臺，隨父祖內渡，從臺籍進士施士洁學，漢學根抵深厚，曾以詩謁鄭孝胥、陳石遺、夏敬觀諸前輩先生，唱酬盤桓，名重士林，著有《林小眉三草》，其中《東寧草》專詠臺灣史事與風物。其〈東寧雜詠〉第二十八首曰：

玉帶浮江跡又陳，空教麥秀愴頑民。惜君大志輸鴻鵠，終是岡山養鴨人。

129

林氏自註：「朱一貴原名朱祖，在岡山養鴨。詭稱海中浮玉帶，為明代再造之符，遂起事自稱義王，號永和。旋為清師所滅。」此詩論及朱一貴打著明朝後代的旗號，號召群眾起事反清，但卻無法如具有鴻鵠大志的陳涉，一舉推翻秦朝，建立歷史的地位，在後人的記憶中，終究只是個鄉下養鴨人罷了！相較於前兩首詩來看，林氏對朱一貴是惋惜感嘆多於譏諷貶抑。

蘇大山，字君藻，號蓀浦，泉州人，清末廩生。善詩，為泉州著名詩社「弢社」中堅，參與廈門「菽莊吟社」，著有《紅蘭山館詩鈔》八卷，其中《婆娑洋集》乃其在昭和二年（1927）正月，偕沈傲樵、林小眉、林希莊兄弟同遊臺灣廿日賦作而成。《婆娑洋集》中有〈詠古八首〉，第六首曰：

一竿誰識故將軍，飼鴨閒看海上雲。豎子成名原碌碌，老臣販國劇紛紛。

也知勝負歸諸數，莫把興亡說與君。載筆鹿洲慚信史，淋漓未讀盾頭文。

蘇氏自註：「朱一貴，鄭氏故將。康熙六十年據臺灣府城，後施世驃、藍廷珍討平之，一貴械送京師被磔。」朱一貴為鄭氏故將之說，在連橫《臺灣通史》中亦有記載，顯然此說在日治時期已頗為流傳，後來民間的傳說、戲曲，甚至少數學者亦受其影響而引用之。蘇氏由鄭氏王朝的興亡論及朱一貴的起落，感歎這一切似乎都有定數。最後他也推崇藍鼎元在兵馬倥傯間所作的《平臺紀略》、《東征集》二書，對朱一貴事件的成敗始末未有詳細的記錄。蘇氏稱朱一貴為「故將軍」，又與鄭成功相連結，顯然是給予正面的評價，也對兩人同樣起而反清，卻又壯志未酬的下場有所感慨。

將朱一貴與鄭氏王朝做緊密連結者，莫過於古典詩人兼歷史學家的連橫。前已述及連氏本著「民族革命史觀」，在《臺灣通史》中為朱一貴立傳，謂其有可能為「明鄭部將」、「往來多故國遺民」；攻進府城後「祭天地列祖列宗及延平郡王，遵故明，建元永和」，並在登基時發布充滿民族大義的文告；被捕

¹²⁹林景仁，〈東寧雜詠一百首〉，收入高志彬編，《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臺北：龍文出版，1992年），頁274。

時又自稱「孤爲大明臣子，興師光復。何言反？」¹³⁰在連氏的〈詠史〉詩中，亦有一段論及朱一貴，曰：

明亡三十載，海國有田單。飼鴨宵中起，威儀復漢官。¹³¹

連氏以朱一貴起事乃在「明亡三十載」，又將其比擬爲戰國時代死守即墨，最終收復齊國七十座城池的田單，顯然都在強調朱氏起事乃在「反清復明」。末句「威儀復漢官」，指朱氏登基後恢復正統的漢代官吏禮儀制度，亦在突顯其起事具有民族革命、驅逐異族的正統意義。

日治時期古典詩人中，描寫朱一貴事件最詳細、評價亦最公允者，當推朱啓南〈過岡山眺朱一貴故里〉二首。朱啓南，彰化人，大治吟社社員，師事洪棄生，與施梅樵、許幼漁、王石鵬等詩人相友善，著有《漫與樓吟稿》，擅長作古體詩，詩中具有反日思想。其詩曰：

聚斂難爲富，逐貧更釀災；揭竿雖七日，陷地及全臺。宦海優伶化，仕途負販開；隱王封有例，誰爲檢殘灰。

鴨解從軍令，梟徵克敵鳴；戈難向中土，兵已出東瀛。戰嘆鯤身失，彈飛鹿耳轟；中興王氣盡，猶記永和名。

此詩上半首在寫朱一貴起事後，全臺震動，短短七日即攻陷府城，登基爲王。較難得的是作者指出此事件乃因「聚斂難爲富，逐貧更釀災」，亦即王珍父子的橫征暴斂而起；而朱一貴著戲服草率登基，大封跟隨起事的販夫走卒爲官，造成「宦海優伶化，仕途負販開」的窘況，都是較接近歷史事實的說法。後半首則寫清廷派施世驃、藍廷珍領軍渡海征臺，攻克鹿耳門、七鯤身，最後擒獲朱一貴，押解赴京處死，也使其短暫建立的「永和」王朝告終。作者在詩中記載朱一貴「中興王」、「永和」等稱號，又將他與「隱王」陳涉相比擬，顯然都在肯定其起事反清、建立王朝的歷史地位，這也是其他古典詩文常刻意忽略的。

綜上所述，在清領時期古典詩人的眼中，朱一貴乃一叛亂份子，故以「鴨母」、「狂徒」、「賊」、「叛逆」稱之，詩中也多貶抑、譏諷、醜化之意，而對平定此事件的藍鼎元、許雲、游崇功、羅萬倉等人則大加推崇。迄至日治時期，清朝官方的意識形態已解除，本地詩人也能以不同視角來看待朱一貴，而有褒貶不一的評價，呈現其多元變動的歷史形象。

¹³⁰ 連橫，《臺灣通史》，頁 775-782。

¹³¹ 連橫，《劍花室詩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 137

第四章 民間文學的朱一貴

本章由傳說、歌謠、戲曲、講古小說等民間文學作品，探討民間認知的朱一貴及其事件。因朱一貴傳說流傳甚廣、數量頗多，故在第一至八節依其主題內容分別討論之。其後再分節討論歌謠、戲曲與講古小說等類別。

一、風水寶地

「風水」是臺灣民間重要的風俗信仰，也是民間傳說中常出現的主題，凡帝王將相、英雄豪傑、名門富豪，甚至地方神明，多少都會流傳一些與風水有關的傳說，用以解釋其功成名就或異於常人的原因。例如被民間尊為「開臺聖王」的鄭成功，相傳其祖兄弟好賭，家產蕩盡，母死無棺，求助舅父卓某，得千錢，但又隨即賭光。因無錢買棺收斂，只好將母屍納入米籃，乘夜出奔，忽遇大雨，兩人棄米籃避雨，雨停，見群蟻負土於米籃處，以為天成，乃展拜而歸。後卓某至墓處祭拜，見風水極佳，但可惜用葬以棺木；兩兄弟乃告以實情，卓某甚喜，謂鄭氏四世榮顯，皆因此穴。¹³²又如清代臺灣出身具有最高階的王得祿，相傳其父墳「地形如鐘，四面環水，地方人迷信風水，謂王得祿能有如此地位，係由於葬在此一地理的結果。所謂『絲線吊銅鐘，建出出公卿』，即四面環水如絲線，墓地形如銅鐘。」¹³³而臺灣民間信仰的廣澤尊王，傳說其幼時父母雙逝，在豪農陳長者家為牧童飼羊。陳長者生性吝嗇，有次為替祖先擇風水，聘請地理師至家中，竟以溺死糞坑的羊肉款待之。尊王不忍而告之，地理師大怒，乃將位於羊舍的吉地告知尊王，令其安葬雙親，終成萬世香煙不絕之神明。¹³⁴

在朱一貴的傳說中，也有類似與風水有關的內容，如上述恠我氏的《百年見聞肚皮集》中，即記載有朱一貴的鴨寮因位在風水寶地上，而引發與富豪的爭地糾紛，導致失手殺人的情節。另如黃秀政在內門也採錄到〈鴨母寮和鴨母王〉的傳說，曰：

朱一貴分父親以養鴨為業，常自嘆命苦。當時有位「員外」，請地理先生看風水，找到一塊「貴不可言」的墓地。那員外做好暗記，準備自己死後埋葬。朱一貴的父親亦粗通地理，趕鴨至此，果然風水奇佳，遂收拾祖宗屍骨，搶先移葬。然朱一貴的父親福薄，不但無法享「貴不可言」的福澤，反而招來一場災劫。全家和鄰居幾全罹染瘟疫而死，只剩朱一貴一人趕鴨逃走。朱一貴趕鴨游飼各地，每至一地，即搭寮住些時日，所搭之寮即稱「鴨母寮」。後來，朱一貴舉兵抗清，自稱「中興王」，然民間仍以「鴨母王」稱之。¹³⁵

在這則傳說中，朱一貴之父雖竊佔員外的好風水，但自己卻因福分不足，反而

¹³²詳見禾曰，《臺灣的根與枝葉》（臺北：國家出版社，1986年），頁147-148。

¹³³陳漢光，〈王得祿傳記及其他〉，《臺灣文獻》23卷3期（1972年9月），頁48。

¹³⁴增田福太郎，《台灣の宗教附童乩》（臺北：古亭書屋，1975年），頁46-48。

¹³⁵黃秀政，〈朱一貴的傳說與歌謠〉，《臺灣文獻》26卷3期（1975年9月），頁149。

遭遇災劫而死，正符合民間「福地福人居」的風水觀念。不過，此風水並非不靈驗，而是庇蔭在朱一貴身上，成就後來起事反清的「鴨母王」。

在這種風水可庇蔭後人的觀念下，富人常會聘請堪輿師來找尋好風水，但最終取得此風水者卻往往非富人，而是另有其人。例如民間傳說王得祿的成功，乃因其父竊佔老闆的好風水，曰：「王父原住臺南，到太保姓王的家中做長工，老闆很富有，請地理師勘察風水，地理師指一處說：『這個地點很好，你把祖先的骨灰遷葬到這裡來。』王父聽見就連夜趕回臺南，掘開祖墳，把骨骸遷來先葬著，一門好風水就被奪走了。」¹³⁶同樣的故事情節也出現在朱元璋的傳說中，以撐筏渡河為業的朱父，因偷聽到員外與地理師的對話，而捷足先登地竊佔風水。¹³⁷在嘉義太保一則〈鴨母王的傳說〉中，前半段亦有類似情節，曰：

大陸有三個人，過來台灣勘察「真主地」。如今尋至台南安溪寮這兒，附近有一位養鴨人家正忙著。這三個人驚喜地說：「啊！真主地！真主地！現在把這枝乾竹子插在地上，明天這地上若沒濕濕的，把竹子拔起來，就可看到它生根了。」說完就離開了。這些話被旁邊養鴨的人聽見了，他想：「好神奇！我明天一大早就先拔出來看看！」

隔天一大早就去拔，啊！真的生根呢！他又把竹子插入土裡，提水把地上潑得濕濕的。稍晚，那三人又來了，看見地上的水，惋惜的說：「糟了！真主遁走了，不在這兒了，地靈沒了。」旁邊那養鴨的人聽見他們放棄了，心想：「好啊！今晚我就把這些鴨子趕來圈在這裡。」……¹³⁸

朱元璋出身卑微，曾經放牛為生，但最後卻能推翻元朝，成為明朝的開國皇帝，民間對其不尋常的人生際遇，流傳有各種膾炙人口的傳說。朱一貴以養鴨為業，最後卻能起事反清，甚至登基為王，與朱元璋有相似的經歷，且朱一貴亦以明朝後代自居，故兩人常有傳說相附會的情形。在此風水傳說中，兩人皆非光明正大取得風水，但能在無意間偷聽到訊息，代表命中注定該擁有此風水，似亦反映民間的宿命觀念。

不過，誰能得到好風水雖是命中注定，但「福地福人居」，通常是有福有德之人才能得到好風水，這使看似宿命的風水觀念又帶有道德的意涵。如前所述的廣澤尊王因心存善念，告知地理師臭羊肉之事，而能得到好風水，成為萬民崇拜的神明。在臺南楠西鄉有一則〈鴨母王與江家古厝〉的傳說，前半段即有鴨母王因善待地理師而得到好風水的情節，內容如下：

以前是說，這個鴨母王真的有來住在江家古厝那裡，那個也是有一個歷史典故。那個鴨母王啊，心胸非常開闊，很慷慨啦，他不知道是從哪裡，也是唐山過來的，他的源頭是從唐山來的，來這裡養鴨母生鴨蛋維生。就是說他啊，好像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個人也是從他們唐山那邊

¹³⁶黃哲永編，《太保市民間傳說》（嘉義：嘉義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頁14-19。

¹³⁷黃哲永編，《東石鄉閩南語故事集（二）》（嘉義：嘉義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頁92-109。

¹³⁸黃哲永編，《太保市民間傳說》，頁59。

過來的，好像說，是他的妯娌的鄰居過來的就對啦，那個人是相當精通地理，來這裡要看地理的，借住在鴨母王家。

那個鴨母王據說，那天晚上要外出啦，有一天晚上要外出啦。那個住在他家的地理師問他說：「啊你今晚要出去嗎？」鴨母王說：「是啊！今晚你就和我太太一起睡，我沒辦法，我不出門不行，我有事情要辦，不出去不行，沒辦法睡覺，所以今晚你和我太太一起睡。」地理師聽完心頭刺了一下，說：「哎呦～！怎麼這個人的心胸這麼開闊，肚量這麼好啊？」他很信任地理師，不會怕發生什麼事情。我們說實在的，差不多是那個意思啦，對啦。那個地理師內心因此有一個感慨說：「哦～，這樣這個人不來給他一些幫助不行啦。」他心想要來給鴨母王協助一下，幫助他成功，於是問說：「你這樣來到這裡喊母鴨，要喊到什麼時候才能有成就？」他說：「哎～，啊就生活過得去就好。」地理師說：「不要這樣啦，你回故鄉去看看你祖先的遺骸，看要不要重新做個好風水？你去把祖先的骨頭撿一撿，排起來，我來幫你找一塊平安地，幫你做一個保平安的好風水啦。」鴨母王：「好啊！不過啊，我還要多久才能回去呢。」地理師說「不要緊啦！既然大家認識，我常常來你家，等你有空再說。」於是地理師就跟鴨母王做了這樣一個約定。

後來鴨母王到底有沒有回老家來做這門風水我是沒有聽人家說起啦。再來呢，是有聽人家說，那個地理師跟他說：「不然這樣啦，乾脆一點，你這些母鴨，你喊牠們會走的這些，你直接養，養到你這些母鴨如果一晚可以生兩顆蛋，那個地方就是你發達的根基所在，那個穴位的地理，就會被你得到。」事情就是從那裏來的，那個地方就是江家古厝的前面，有一個魚池，就是從這個魚池發跡起來的。……¹³⁹

朱一貴未曾在臺南楠西鄉養鴨，會與這則江家古厝傳說相連結，可能是與江家的開基祖先江如南有關，據傳他是朱一貴的軍師，且對地理風水很有研究。在這則傳說中，鴨母王待人誠懇、心存善念，信任同鄉的地理師，而獲得地理師的回報，得到一門好風水，這與其說是命中注定，不如說是其善良本性所致，由此亦可看見風水習俗中的道德意涵，不能僅以宿命或迷信視之。

二、養鴨異象

在歷史名人的傳說中，常可看見各種不合常情的異象情節，大多發生在主角尚未成名之時，藉以突顯其具有不凡的能力，為日後崛起預作鋪陳。例如朱元璋幼年放牛時，曾殺牛給夥伴吃，而後將牛尾插入山縫，並令其發出叫聲，騙說牛鑽入山裡，以逃避主人責罰；又曾與夥伴玩扮皇帝遊戲，輪流登「帝位」接受磕頭，結果所有玩伴都無法安坐，只有朱元璋能坐得穩當。又如清代鳳山縣舉人卓肇昌，幼時曾因貪玩而請土地公神像幫忙看牛，導致土地公非常苦惱，而向卓父托夢訴苦；也曾頑皮拿走王船上的紙偶水手，導致王船無法開出，

¹³⁹ 胡萬川、林培雅編，《臺南縣閩南語故事集》（臺南：臺南縣政府文化處，2010年），頁105-109。

經王爺向其師托夢求助，方能順利開船。

在朱一貴的傳說中，最膾炙人口的即是其養鴨時所出現的異象，這些異象讓眾人知其不凡而追隨擁戴，也使他自覺秉承天意，更堅定起事的決心。日治時期朱鋒〈鴨母王〉即以生動的筆法，描寫朱一貴養鴨的異象，內容如下：

時候已經是暮春了。

有一天早上，鴨母王從鴨寮趕著一大群鴨母，經過蜿蜒的小田畔，到二層溪邊去。到了溪邊，他輝一輝竹竿，把鴨母趕下溪底，直等到整群的鴨母都在那澄清的水面上悠悠地泅泳著的時候，才離了溪邊，踱近大樹蔭下去歇息乘涼。

過了一會，看看日頭也快要走近中天了。他只得準備著帶來的器具，在樹下炊起飯來。吃了飯，再在樹下歇了一下，便站起身，帶著碗箸，走下溪底洗滌去。

炎熱的太陽懸掛空中，有散著強烈的光輝；溪埔是被晒得會燙熱腳底，悠悠不斷流著的溪流，也被映照得如萬縷的銀光燦然閃耀著。水是澄清徹底，水聲是潺潺地響著。當他蹲在溪邊，低下頭在洗滌那些碗箸，忽然望見下面映著一個奇怪的影——頭戴通天冠，身穿黃龍袍的影。起初以為是什麼人在他身後，連忙把頭扭過去，但是，後面卻又寂然無影無踪。

「咦，奇怪！」再低頭看下去，影兒依舊存在；他的心遠不由得疑慮起來了。他注視，他更加認真地注視下去，誰知道越看竟越像自己。

「這或者是天意吧？」一時倒使他恍然大悟起來。雖然這樣想著，但心裡的疑團還是不解。

「嘎，試試看！」側著頭，沉思了許久，他才決然地站起身，把手裡的竹竿，望溪底泅泳著的鴨母一揮；於是，整群的鴨母都泅近溪邊，擺動著笨重的屁股走上溪埔來了。

「聽令，排成二大陣！」

接著他又大著嗓子發出這樣一道命令。

果然，這一大群小畜生，一瞬間，便排成二大陣了。秩序很整齊的，一點都不遜於曾經訓練的兵士，他隨後再三再四發令，那些鴨母都沒點差錯地聽從著。

「連這小小的無知的畜生都會聽我的命令，哈哈！這莫是天數吧！」在證實了他的推想之後，真叫他快活極啦。

他一時歡喜得幾乎發了狂，手舞腳踏地把棒亂揮了一場，害得那一群小畜生也忙得身疲力盡東奔西走地操練。

這晚上，因為回想了日間所發生的事，在床上輾轉反側，足足失了一夜的眠。

翌日東方的天際方發了魚肚色，四處的雄雞正拉長著尖脆的聲音喔喔

地啼叫著。他便一礮碌從床上起來，提著一隻藍子，出門到鴨寮收拾鴨卵去了。

「奇？」不道他的手伸入鴨母屁股下一搜，竟觸著二粒卵子，不由得他驚奇起來：「莫不是二隻鴨母前後生在一處的？」但是經他逐一檢一檢過，才曉得確實每隻都生了二粒。這時他的心裏更是歡喜，登時腦上又浮起了「天意」二字，嘴邊不由溜出得意的微笑。

這些珍奇的消息——鴨會排陣，每天生二粒卵的消息，很迅速地傳遍全庄內了。

「呸！那小子在發瘋啦，說什麼鴨會排陣，一天生兩卵，鬼纔信他媽的謊話。」

「可不是，自我出世至今五六十歲啦，還不曾聽見過呢。」

「那有的事，還不是他在撒謊？」

起先大家都不肯相信，以為他是故意撒謊說笑的。可是為著好奇心的驅使，到有幾個人于大清早就跑鴨寮去看看，果見每隻鴨母都生下二粒鴨卵，日間又跑去溪埔看看他發號令，排鴨陣。

「噯！很神異的，他一定是真命天主。」因此全庄的人都敬重起他來了。

不久，不但就近的庄社，就是天邊海角的悲歌壯士，及奇僧怪俠，也都不遠千里，走來投他了。晚上他總留住那些人宿在家裏，剖鴨烹飪，飲酒議論起義大事。說也奇怪，任你昨夜殺掉了幾多請客，寮內的鴨依舊如數存在，不曾欠少了一隻，這越發使那些投奔的門下客更為驚異，心裡也就越愈感服他了。¹⁴⁰

另外，在嘉義布袋有則〈土虱魚〉的傳說，有段內容也述及朱一貴在養鴨時的異象，包括每天都撿兩百粒鴨蛋、趕鴨的鴨籠能自己立起來等。其曰：

鴨母王，是基隆那兒一個養鴨人。「好奇怪，最近每回都撿兩百粒鴨蛋！」再養一隻母鴨，也每天撿兩百粒鴨蛋，他心裡好生奇怪，就在天黑時躲起來偷看，半夜裡飛來一百隻母鴨，生完蛋又飛走了，就是這樣才有兩百粒鴨蛋的。

「我怎麼運氣會這麼好？算命去」

半仙說：「哦！你這是皇帝命。」

「我如果做得了皇帝，請你做軍師。」

這會兒真的想要招兵買馬，找個時機好做土霸王，並且還想要進攻中原，打倒清廷。「算命的說我會做皇帝，我若真的能做皇帝，」他手裡拿著趕鴨的鴨籠：「我把這枝鴨籠放在這兒，你們就拜這支鴨籠，若鴨籠自己立起來，那麼我就真的會做皇帝。」

其中一隻母鴨，嘩嘩嘩數聲，百餘隻鴨跟著排得整整齊齊，那隻鴨王點三下頭，鴨籠就立起來了。

¹⁴⁰朱鋒，〈鴨母王〉，頁 1-4。

「我真的會做皇帝呢！」¹⁴¹

歸納而言，朱一貴在養鴨時出現五個異象：一是看見自己「頭戴通天冠，身穿黃龍袍」的水中倒影。二是能對鴨群發號司令，鴨群皆聽令而行。三是他所養的鴨母每日生兩顆蛋，或每天可撿兩百顆鴨蛋。四為不管殺了幾隻鴨請客，鴨群總數不曾減少。五是他可讓趕鴨的鴨箠自動豎立起來。根據藍鼎元《平臺紀略》記載朱一貴「居母頂草地飼鴨為生，其鴨旦暮編隊出入，愚眈異焉」¹⁴²，顯示朱氏確實有讓鴨群整隊而行的能力。這種能力原本只是趕鴨的技巧，但隨著其起事稱王，逐漸在民間誇大神化，而衍生出各種與養鴨有關的異象傳說，一方面解釋朱氏以一養鴨人卻能聚眾起事的原因，另一方面則使「鴨母王」的形象更加鮮明。

在古今中外的傳說故事中，常以「見到」或「聽到」來表示自我甦醒的現象，自我甦醒使人發現世界的存在與自己的可能，進而促使人去探索與實現自我。這種自我檢驗、探索與發現，常以一些奇跡或奇能來表達，在舊約聖經的摩西、英國亞瑟王的傳說中，都有類似的情節。¹⁴³同樣的，朱氏看見自己在水中的皇帝形象倒影，即是一種自我甦醒的開始，發現自己可能是不平凡的，可能跳脫養鴨人的格局，甚至成為萬人擁戴的皇帝。這種自我甦醒促使他去探索自我，他以對鴨群發號司令來證明自己確有不凡的能力，而鴨母日生兩顆蛋、殺鴨請客但鴨群不曾減少、鴨箠自動豎立等現象，更讓他確信是天意要他當皇帝，進而以聚眾起事來超越自我、實現自我。

三、起兵三願與皇帝嘴

除了上述養鴨時出現的異象外，據說朱一貴真正決定起事，乃因他發了三個不可能達成的願望，後來竟都一一實現，這使他更加相信是天意使然，因而義無反顧地起兵反清。黃秀政在內門即採錄到此則「起兵三願」的傳說，曰：

據說在鴨母寮南邊約五、六百公尺的地方，住著一位國公，(姓名難考。現在內門鄉鴨母寮村尚有所謂國公田，係當時國公遺留下來的公田。國公乃朱一貴起事後，所封之爵位。)常見草寮上有二縷紅光，很亮，然走近就消失，夜夜如此。那位國公深諳天文星象之學，因勸朱一貴起事。朱一貴告訴國公，如果三願達到，即起兵抗清。朱一貴的三願是：1. 犁無牛能耕田，2. 飯盒的乾魚放到溪裏可復生，3. 一百隻鴨日下二百個蛋。三願全償，朱一貴遂決定相機起事。¹⁴⁴

在這三個願望中，「一百隻鴨日下二百個蛋」應是上述鴨母日生兩顆蛋的轉化，本身即是一種異象；而另兩個願望「犁無牛能耕田」、「飯盒的乾魚放到溪裏可復生」更是不可思議之事，但這些願望卻能一一達成，自然使朱一貴相信自己具有神奇的能力，起事亦必能成功。

¹⁴¹江寶釵編，《布袋鎮閩南語故事》(嘉義：嘉義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25-27。

¹⁴²藍鼎元，《平臺紀略》，頁1。

¹⁴³林毅夫，《鴨母王：臺灣人翻身自主的願望與掙扎》，頁61-65。

¹⁴⁴黃秀政，《朱一貴的傳說與歌謠》，頁150。

不過，這則傳說並未說明三個願望如何達成，倒是黃淑卿在內門所採錄到的另一則傳說，也出現「飯盒的乾魚放到溪裏可復生」的異事，而會有此異事乃因朱一貴有張「皇帝嘴」。其曰：

朱一貴要起義的時候，召集地上的士紳來他這裡商討，其中有一個聲望比較高的人，人都稱呼他作「國公」。有一天，朱一貴中午的時候去國公田找國公，國公當時正在田裡耕田，朱一貴拜託他當自己的軍師，國公拒絕，朱一貴一直拜託他，國公不好推辭，那天中午他剛好有帶飯盒，飯盒裡有小魚乾，國公告訴朱一貴，如果你一定要我做你的軍師，而你說出來的話就像聖旨，都很靈。我今天飯盒裡帶的小魚乾，你把它放在水裡會游，我就無條件答應。朱一貴將魚乾放在水中，叫小魚乾游水，小魚乾真的就游水，國公只好無條件當他的軍師。¹⁴⁵

這則傳說是朱一貴請國公當他的軍師，正與前則傳說國公勸朱一貴起事相反，不過都是以達成不可思議之事做為條件，最後也都能順利達成。這則傳說中的小魚乾能夠游水，乃因朱一貴「說出來的話就像聖旨，都很靈」，此即是民間用來形容說話很靈驗的「皇帝嘴」。傳說中最具代表性的「皇帝嘴」是朱元璋，他的「金口玉言」可命令牛羊各歸行伍、牛槽永遠長滿草、泥人割麥、天亮前先黑一陣等。¹⁴⁶如前所述，朱一貴的出身及形象皆與朱元璋相近，兩人的傳說也頗多附會之處，此「皇帝嘴」即又一例。

朱一貴「皇帝嘴」說出的話特別靈驗，其所賜封的東西也具有神奇的效力。在內門當地有一種農產品「萬能薯」，相傳即是朱一貴所賜封命名，故具有解蛇毒之神奇功效。這則傳說曰：

另一項寶——「萬能薯」，也是朱一貴留下來的，這是只有內門才有的。當時內門這裡農業不發達，都是羅漢腳，山裡有許多壞東西（蛇一類的毒物），被咬到中毒，沒藥可醫，朱一貴就種萬能薯。萬能薯是很貴重的東西，可解蛇毒，萬能薯這個名字就是朱一貴用皇帝嘴封的。¹⁴⁷

對傳統社會的百姓而言，皇帝雖然是極其遙遠、神秘的，但又是一種無處不有、無時不在的神聖力量，也因此民間常會流傳皇帝賜封廟宇或神明的傳說，有些地方風物也會刻意與皇帝相附會，藉以提高其權威與身價。例如在〈嘉慶君遊臺灣〉的傳說中，就有嘉慶君喜愛麻豆文旦、竹山蕃薯的情節。又如傳說虱目魚是「開臺聖王」鄭成功來臺發現的，故又稱「國姓魚」；而檳榔及碧潭、三峽、大溪等地出產的香魚，也都是鄭成功由福建帶來臺灣的。同樣的，內門當地也將「萬能薯」與朱一貴相附會，藉他的「皇帝嘴」來賦予其特殊的效力，即使今天已鮮少有人會相信此說為真，但仍為「萬能薯」創造許多故事性與話題性。

¹⁴⁵黃淑卿，《鴨母王朱一貴傳說研究》，頁 156。

¹⁴⁶有關上述朱元璋幼年傳說的討論，可參閱賴滢玉，《朱元璋民間造型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66-77。

¹⁴⁷黃淑卿，《鴨母王朱一貴傳說研究》，頁 151。

四、扮皇帝與三日皇帝

朱一貴攻進府城之後，自己登基為王，且大封群臣，但都是著戲服上任，如藍鼎元的《平臺紀略》所載：「癸亥，立朱一貴為偽王。通天冠、黃袍、玉帶，皆取之優。……是時偽職填街，摩肩觸額，優伶服飾，搜括靡遺。或戴幞頭，衣小袖，紗帽金冠，被甲騎牛；或以色綾裹其首，方巾朝服，炫黃于道。」¹⁴⁸這種有趣而特殊的景象，也成了朱一貴傳說中的重要情節，如朱鋒的〈鴨母王〉即有生動的描寫，曰：

正如俗語說的：「鯽仔魚吃著蘆藤水」般地，那些老百姓都慌慌忙忙拔起腳腿抱頭鼠竄去了。就連正在戲棚上耀揚威的舞臺上的英雄，也都膽寒心戰，棄了甲，脫了盔，紛紛逃亡去了。

「哼，這班戲迷鬼，哈哈！」這時，使鴨母王看得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跟著他又出發了一道『前進』的命令。一時戰鼓鏦鏦，戰旗飄蕩，大有撼天震地之慨地，在那塵埃蒙起之中猛進，到戲棚邊方纔停止。可憐啊！適才喧嘩熱鬧的地方，轉瞬竟變成蕭條零落的荒野，棚的上下，戲冠戲服竹刀木槍是四處狼藉；周圍的一切都在恐怖之氛圍氣裡發抖。

「那東西——哈哈！」架上的通天冠和黃龍袍驀地投入鴨母王的眼簾，他目不轉睛凝視著，心裡更喜悅得狂抖起來了。他不忍釋手似的玩賞了一會，才把通天冠戴上頭上，再穿了黃龍袍；還小心地把週身巡視了一番，覺得心滿意足地搖搖擺擺跑起路來，也就是儼然像個帝王的模樣啦。

「來！你們也都按照官階等級，各把冠服穿戴起來吧！」鴨母王還發出了命令道。

一霎間，拾數個盛滿戲冠戲服的箱籠，都給拿空了。……

一隊帶著殺氣凶凶的面孔，手裡拿著鋒銳的銳器的步伐英武的兵走過去，跟著是個戴通天冠，著黃龍袍，腳穿草鞋，騎著一隻笨重的水牛的；後面還撐著一面旗幟，四邊跟隨著許多像扮戲子的人影。這些剛剛投進眼簾，又急遽地閃過去了。接著又是一陣一陣的兵不斷地前進。¹⁴⁹朱一貴攻進府城後，隨即倉卒登基、大封群臣，加之缺乏熟諳禮制的文臣從旁襄助，故著戲服上任確實是可能的。這種現象也暴露朱氏建立王朝的草率及缺乏人才的問題，似已註定其政權難以維持長久，也因此藍鼎元《平臺紀略》有曰：「民間為之謠曰：『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蓋童孺婦女皆知其旦暮可滅而擒也。」¹⁵⁰

在民間傳說中，也常將朱一貴著戲服登基視為是其失敗的關鍵，如朱鋒〈鴨

¹⁴⁸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6-7。

¹⁴⁹朱鋒，〈鴨母王〉，頁 7-9。

¹⁵⁰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6-7。

母王〉記載北京欽天監的觀察，朱一貴本可在位三年，卻因穿戲服登基，因此只能當「三日皇帝」。其曰

北京皇城內的欽天監，忽然發見天上出現了一粒怪星。隨時奏上康熙君說：臺灣已經出了霸王，該有坐位三年之天數，請康熙君暫時退位三年。可是隔日再加一番嚴密的觀測，再發見了他是一位草包王，因為穿了戲服登極，所以在位的福分，大概不上三個月。因此康熙君只退了三天的位，同時並且決意派軍征伐。¹⁵¹

朱一貴從霸王變成草包王，從在位三年變成不上三個月，全在於著戲服登基所致。類似情節還出現在嘉義太保兩則鴨母王的傳說，曰：「嘉慶那邊的軍師，也同樣在推算：『你若是買戲服的皇帝袍穿，你只能活三天而已。要是沒買戲服穿，就還有三年的時間。』鴨母王有三年的好運呢！」、「他（朱一貴）太性急了！應該等到打贏之後，才做九龍袍穿，他卻去買戲服來穿，那種戲劇中扮皇帝時的戲服，穿上後，說：『我做皇帝了！』簡直是兒戲。」另如內門也有則傳說曰：

朱一貴作皇帝之後，有人捧了兩套皇帝服來給他選，一套是戲服，一套是真的皇帝服，一套比較新，一套比較舊，較新的是戲服，較舊的是皇帝服，結果朱一貴挑到那套戲服，所以才會只作了不知兩天還三天的皇帝。¹⁵²

不論朱一貴是去買或選擇戲服來作為皇帝袍，都突顯他不夠沉穩、缺乏遠見的性格，只知急著當皇帝，而無建立穩固政權的長遠擘劃，自然落得「三日皇帝」的下場。由此亦可知，傳說雖多所虛構，但有時卻能發現實際的問題所在，這也是解讀傳說所不可忽略之處。

五、早發神箭

朱一貴在臺灣當「三日皇帝」時，相傳北京的康熙皇帝也暫時退位，還因此躲過朱一貴的神箭刺殺。例如嘉義太保的鴨母王傳說曰：

北京那個皇帝，他的軍師也很厲害呢！他叫皇帝暫時退位，幾天不上朝。那天早晨，朱一貴射出一支箭，皇帝如果照常登殿早朝，坐在寶座上，正好就插中心臟。他聽軍師的建議退位幾天，結果插入後面的牆壁。他那軍師太厲害了，要不然，皇帝就被朱一貴射死了。¹⁵³

另如臺中沙鹿的一則鴨母王傳說，也有類似的情節，只是將一支箭改為三支箭，且是由三支糧草所變化，更增添神奇的效果。其曰：

那時，有一個軍師，精通天文、地理，還能參透天機。而在唐山方面也有一個軍師精通此道，當皇帝睡覺時做了一夢後，就連忙把軍師找來，要他解夢、改運。他說：「臺灣出蕃王了。再過三天，皇帝請勿上

¹⁵¹朱鋒，〈鴨母王〉，頁 11。

¹⁵²黃淑卿，〈鴨母王朱一貴傳說研究〉，頁 150。

¹⁵³黃哲永編，〈太保市民間傳說〉，頁 67。

朝，就免朝三天吧！三天一過，災禍就會過去。」就在這三天期間，臺灣方面亦有軍師打算要對天遙祭祖先，然後對著太陽的方向射了三支糧草。那時間恰巧是皇帝一般上朝理政的時刻，而且奇妙的是，竟然變成三支利箭，就從皇帝金鑾殿上的金鑾寶座射去。所幸皇帝聽了軍師的話，免朝三天，否則，那箭的位置正好一箭穿心，皇帝必是一命嗚呼！

那軍師所說的：「臺灣出蕃王」，指的正是朱一貴！當三日的劫數一過，軍師屈指一算，正是出兵救平的時候了，因此馬上派了大批軍隊，前往臺灣討伐叛變。不料，寡不敵眾，朱一貴的軍隊很快的被平定了。

154

在歷史上自然無康熙皇帝退位三天之事，但這也突顯朱一貴在臺起事，並且登基為王，確實是帶給大清王朝不小的震撼。此外，在傳說中都出現一位厲害的「軍師」，不僅讓皇帝逃過一劫，也迅速弭平此一事件，這顯示清朝的人才濟濟，即使朱一貴具有神奇的能力，終究無法成就大業。

在彰化及內門地區也有三則類似的傳說，不過朱一貴的神箭未能射殺康熙，並非因康熙退位，而是雞或狗提早啼叫，導致朱氏的神箭過早發射，不僅無法如願射殺皇帝，反而引來清廷的追捕。第一則是彰化的〈楊本縣敗地理〉傳說，其中有段情節曰：

這風水師父推算到某日某時，大陸皇帝早朝，眾朝臣要上朝。那天一到，他對朱一貴說：「晚上你別睡覺，在這裡看著，雞啼的時候，這枝箭就往唐山大陸那邊射過去，你就能當皇帝了。」他就一直等，等雞叫，他妻子卻想：「風水師父儘講些無稽之談，等到什麼時候天才會亮啊？」於是將公雞捉去，把牠的腳泡在水裏。雞啼是因為天亮時，地氣會轉涼，公雞腳底冷的原因。她將公雞這麼一泡，天都還沒亮公雞腳底冷就啼了，朱一貴也依風水師父的吩咐，將箭射向唐山去，可是時候還沒到，只射著了扶手，那枝箭上寫著「台灣屏東鴨母王」。……¹⁵⁵

另兩則是黃淑卿在內門採錄到的傳說，一則曰：

朱一貴住的鴨母寮，今日多姓陳，姓陳的為什麼會住姓朱的這裡，據說是因為朱一貴有一隻開天弓，他想要射死康熙，開壇射箭的時候，雞提早了十五分鐘啼，所以弓箭在雞啼時開弓，弓箭射向東，但箭只插入龍椅。由於康熙還沒上殿，等到康熙起來時一看，臺灣朱一貴射這隻開封箭，自己差一點就被他射死，所以派兵來滅朱一貴。朱一貴被滅之後，有人指點全莊的人，如果要保命，就要改姓陳，因為開天弓的弓箭是勾耳的，射向東，所以要改姓陳，這樣全莊的人才會沒事情。¹⁵⁶

另一則曰：

臺灣民間廟裡紅格桌下面都尊奉虎爺，(內門)興安宮偏殿尊奉朱一貴，

¹⁵⁴胡萬川編，《沙鹿鎮閩南語故事集(二)》(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頁35。

¹⁵⁵胡萬川編，《彰化縣民間文學集·故事篇(五)》(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頁151-153。

¹⁵⁶黃淑卿，《鴨母王朱一貴傳說研究》，頁152。

照說朱一貴神像下要安放虎爺，但地方上很不安寧，乩童指示朱一貴神像下面不能放虎爺，要安奉一隻狗。傳說當時朱一貴在起義的時候養了一隻狗，叫哮天狗。這隻狗很靈光，清晨五點的時候都會叫主人起床，而且每天都是這樣準時，所以朱一貴很相信那條狗。有一天，朱一貴要利用康熙皇帝早上五點上朝的時候，配合狗的叫聲，把箭射到北京的皇帝殿。第二天，那隻狗不曉得被附近什麼聲音吵到了，早上三點的時候，狗就吠了，朱一貴以為康熙皇帝五點上朝了，就把箭射到北京，但事實上皇帝還沒上殿，箭上面有標誌，稍晚康熙皇帝上殿的時候看見了，就派人來捉他。後來朱一貴發覺得時間不對，會發生事情，就把那條狗殺了。¹⁵⁷

傳說是描敘某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或解釋某種地方風物、社會習俗的口述傳奇作品，前者稱為描敘性傳說，主要在對歷史人物的品格、才識、思想、言行、事蹟等進行刻劃與渲染；後者稱為解釋性傳說，是對山川名勝、風物特產、動植物、風俗習慣等實物實事的名稱、特徵之由來作出解釋，這個解釋並非科學的認識，而是出於想像、附會，但由於它與實景、實情的特徵緊密結合，又使人願意相信它的某種「合理性」。¹⁵⁸這兩則傳說兼具描敘性與解釋性兩種性質，就前者而言，它描敘朱一貴的反清事蹟，雖然以神箭刺殺康熙是全然虛構的情節，但如與上述福建上杭人溫上貴配合在江西起事合併觀之，則似乎也透露出朱氏的反清事業不侷限於臺灣一隅，而是有更大的企圖心。就後者而言，它又在解釋當地的鴨母寮居民為何大多姓陳，或興安宮朱一貴神像下為何安奉狗等原因，雖然這些解釋多出於附會與想像，但也為地方風物增添更多的話題性與趣味性。

這兩則傳說都具有「早發神箭」的母題（motif）。¹⁵⁹美籍華裔學者丁乃通歸納此一故事的情節為：密謀殺害皇帝—魔弓與魔箭—射出過早—陰謀失敗—懲罰。¹⁶⁰這類故事大多流傳在華南區域的少數民族，但在臺灣也能看見類似的故事情節，最具代表性的即是高雄地區的林道乾傳說。林道乾為明嘉靖年間的海盜，曾因戰敗而躲藏至高雄柴山，相傳他在山中打獵，遇到一位神仙，贈送他三枝神箭，並叫他在錦雞啼叫時，往西北方射去，即可射死皇帝。後來因其妹驚動錦雞而過早啼叫，導致神箭提早射出，不僅射殺不了皇帝，反而遭官軍圍捕，他情急下殺了要守護十八攜籃白金的妹妹，又拔出寶劍把打鼓山劈成兩

¹⁵⁷同上註，頁 154。

¹⁵⁸ 詳見程薈，《中國民間傳說》（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4-22。

¹⁵⁹ 「母題」是故事學中的重要概念，它常與「類型」（type）相互連結。美國學者斯蒂·湯普森（Stith Thompson）指出：「一個類型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傳統故事，可以把它作為完整的敘述作品來講述，其意義不依賴於其他任何故事。當然它也可能偶然地與另一個故事合在一起講，但它能夠單獨出現這個事實，是它的獨立性的證明。組成它們可以僅僅是一個母題，也可以是多個母題。」（氏著，鄭海等譯：《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年，頁 499。）他特別強調兩者間的差異：「母題是一個故事中最小的、能夠持續在傳統中的成分」，而類型是由「一系列順序和組合相對固定」的母題所構成，它的基礎是一個敘事完整而獨立存在的故事。

¹⁶⁰ 丁乃通編，《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四川：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 年），頁 205-206。

半，順利逃脫。¹⁶¹從官方的角度來看，朱一貴與林道乾都只是與朝廷對抗的叛逆份子，但在臺灣民間的傳說中，他們卻成了具有神奇能力的英雄人物，只是陰錯陽差失去刺殺皇帝的機會，令人感到既可惜又無奈，不僅呈現官方與民間不同的價值判斷，也反映常民社會的「命中注定觀」。¹⁶²

六、成王敗寇

民間傳說朱一貴會成爲「三日皇帝」，除了穿戲登基外，還做了一個錯誤的選擇，讓清廷看出他的格局與能耐，也使他失去百姓的擁戴。例如黃秀政所採錄的〈成王敗寇〉傳說，曰：

據說當朱一貴攻下臺灣府治後，清廷曾派員齎送「金」、「銀」、「土」與「草」四盤禮物，任朱一貴收其二，以試看朱一貴的態度。國公勸朱一貴收「土」與「草」。「土」可以養兵，「草」可以養馬，收「土」與「草」正是愛民、有遠見的表現。但朱一貴卻收下「金」與「銀」兩盤，人心大失，百姓皆視朱一貴為草莽流寇之輩，不足與圖大事，紛紛散去。¹⁶³

在臺灣民間傳說中，也可以看到因選擇錯誤而失去成功機會的故事情節。例如參與戴潮春事件的洪欉，相傳其先祖族人在開鑿北投新圳，時常崩潰而造成氾濫。某日，頭人夢一老翁，問其需要草堆或旗桿，頭人以族人尚在拓荒，而選擇稻草，水圳亦因此不再氾濫。原來此老翁乃當地石獅之化身，圳路崩潰處即其額首，苟棄此圳，則獅神所居之地將出賢者，但頭人選稻草而棄旗桿，獅神乃去，不擋圳路，終致洪欉的反清失敗。¹⁶⁴這類傳說主要在解釋主角失敗的原因，並將其歸咎於錯誤的選擇。雖然這個選擇出自於人爲，但有時人在選擇當下並不知道其重要性，也很難預測未來的結果，因此不論做出何種選擇，都仍有命中注定的意涵。

不過，在這則朱一貴的傳說中，清廷送來「金」、「銀」、「土」、「草」等四盤禮物，目的即在試探朱氏的政治格局與判斷。朱氏不顧國公的勸告，放棄可以表現愛民及遠見的「土」與「草」，而選擇眼前利益的「金」與「銀」，顯示其短視近利，且又專斷獨行，最後招致民心背離，實是咎由自取。因此，雖然民間對朱一貴多所同情，但也非一味迴護，依然強調個人的性格與識見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這也顯示常民社會在命定觀念之外，仍保有自力決定命運的人文精神。

七、全攻鹿耳門

朱一貴登基後不久，清廷即由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指揮，水師提督施世驃、

¹⁶¹詳見夜潮，〈林道乾與十八攜籃〉，收入李獻璋編，《臺灣民間文學·故事篇》（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頁31-43。

¹⁶²詳見蔡蕙如，〈從民間「命中注定觀」看林道乾的傳說〉，收入林松源編，《臺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員林：臺灣省磺溪文化學會，1989年），頁43-58。

¹⁶³黃秀政，〈朱一貴的傳說與歌謠〉，頁150。

¹⁶⁴洪敏麟編，《草屯鎮志》（南投：草屯鎮志編纂委員會，1986年），頁975-976。

南澳總兵藍廷珍領軍渡海征臺，順利攻破「天險」鹿耳門，大軍登岸圍剿，加速朱氏王朝的覆敗。這場關鍵的鹿耳門戰役，民間流傳有「全攻鹿耳門」的諺語與傳說，朱鋒的〈鴨母王〉即有這段情節，曰：

這次出師，是任命藍鹿洲統率著。元（原）來藍公是一位頗通曉兵法的將家，在大軍還未出發之前，他就先將攻打的要路發表出來。當戰船將駛出港時，還交給各船的主將各一封信；致意吩咐：「非至半途，千萬不許拆開。」於是各船才分散，望著出行前所差派的目的地衝風逐浪猛進。

直到半途，各船的主將才如命地把信掏出來拆開一看，雪白的紙上只寫著：「全攻鹿耳門」幾個字。便即時把羅針盤都轉向鹿耳門，加緊速度一直駛進去了。『現在臺南地方還留傳這一句俗語，「全攻鹿耳門（Lakge mng）」就是這個來歷。』

鴨母王接到藍鹿洲公攻打臺灣各要路的消息，隨時派遣兵將守備各要路去了。

六月十六日那天清軍都已集齊，傾著全力進攻鹿耳門。於此，一場血戰也就開始了。

無奈在那裡守備的兵力太少，經不起清兵幾次的猛攻，不立刻就陷落了。鴨母王只得退守安平。但是，經此挫折，士氣已大為阻（沮）喪，所以不久安平又陷落而被佔領去了。

「呀！我們中了奸計了。」鴨母王這才明白過來。

這時，安平既然陷落，而且自己的兵力又分派各要路去了。眼看臺南是非久居之地啦，只得引卒殘隊走告諸羅去。在途中還被敵軍追擊了幾陣，雖經惡爭苦鬪，結局打了敗仗，望北逃走去了。……¹⁶⁵

「全攻鹿耳門」在歷史文獻中確有記載，但各家說法不一。根據藍鼎元〈與制府論進兵中路書〉所載：「伏承憲檄，令某統兵向南路打狗港攻入臺灣，當即繕治舟師，刻期進發。緣打狗港水淺灘淤，戰艦繪舳概無所用……鄙見以為宜聚兵中路，直攻鹿耳門，鹿耳一收，則安平唾手可得，賊失所恃。郡治無城，豈能長守，不過三五日間可翦滅耳。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與能軍者戰，則宜攻其瑕；討罪捕賊，如逐鳥獸，宜堂堂正正，直擣中堅，譬諸擊蛇，先碎厥首，其他復何能為乎。」¹⁶⁶可見覺羅滿保指揮從南路打狗港攻入臺灣，藍鼎元力陳南路進攻之困難，而主張直攻鹿耳門，亦即「全攻鹿耳門」策略出於藍氏之手。

但在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引《平臺異同》曰：「臺灣南、北、中三路皆有港門可入，中路鹿耳門最稱險要，……總督滿保詭稱三路並發，及期仍令齊攻鹿耳門。」¹⁶⁷則覺羅滿保才是「全攻鹿耳門」的策劃者，且以「三路並發」來欺敵。又如前述施世驃的〈家傳〉有載：「先是，總督牽於群議，定三路進

¹⁶⁵朱鋒，〈鴨母王〉，頁 11-12。

¹⁶⁶藍鼎元，〈與制府論進兵中路書〉，《東征集》頁 2-3。

¹⁶⁷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87。

兵之計；公曰：『吾思之熟矣！……賊之大眾盡在中路，度其嘯聚烏合之眾，非官軍敵也。直擣鹿耳門，破之必矣；成功且速。』¹⁶⁸則「全攻鹿耳門」似又出於施氏之手，覺羅滿保反而主張三路進攻臺灣。另根據覺羅滿保上疏康熙皇帝曰：「臣調水陸各路官兵，於六月初旬內陸續發往澎湖。茲據提臣施世驃咨稱：『臺灣鹿耳門為賊首蟠聚之所，見在與總兵官藍廷珍議合併攻鹿耳門。六月十三日，已自澎湖前進。』」¹⁶⁹則此策略又似施世驃與藍廷珍所共同提議。再如上述《福建通志臺灣府》陳夢林傳所載：「時提督施世驃與廷珍議統舟師，定南、北、中三路進剿。夢林力陳南路海道險惡，舟不能泊，當會澎湖，相風便分兩路，大將由中入鹿耳門，副將由北趨西港繞賊背後，計萬全。」¹⁷⁰則施世驃與藍廷珍反而是主張三路進攻，陳夢林才是「全攻鹿耳門」的倡議者。

如根據上述的文獻史料來看，覺羅滿保上疏康熙皇帝已明白指出「全攻鹿耳門」乃施世驃與藍廷珍所共同提議，則此策略非出於覺羅滿保之手，當無疑義。在朱一貴事件期間，藍鼎元與陳夢林皆擔任藍廷珍的幕僚，應都參與此一重要戰略的討論與擬定，再由藍廷珍與施世驃商議後定案，故「全攻鹿耳門」當為此四人共同的意見；而藍鼎元在當時曾上書覺羅滿保，明確主張直攻鹿耳門，則當為此戰略形成之關鍵人物。

這則傳說提到藍鹿洲（鼎元）領軍征臺，又主導「全攻鹿耳門」的戰略，顯示在民間的歷史記憶中，藍鼎元已成爲清廷平定朱一貴事件的代表人物，這當與其著有《平臺紀略》、《東征集》二書有關，但多少也反映他在「全攻鹿耳門」決策中的重要性。而各船航行至半路，才打開信來看的情節，在乾隆十七年（1752）王必昌總纂的《重修臺灣縣志·雜紀》即有記載：「總督在廈時，傳令諸將，從笨港、打鼓港、鹿耳門三道進攻，以分賊勢。仍各授錦囊，約澎湖放洋後啓視，則令齊攻鹿耳。」¹⁷¹可見此傳說在清代中葉即已流傳，只是最初的主角是總督覺羅滿保，到日治時期則轉化藍鼎元，也顯示兩人在臺灣民間地位的升降。

八、投死路

朱一貴在清廷攻入府城後，一路向北逃竄，最後在溝尾莊（今嘉義縣太保市）遭到誘捕，結束他傳奇的人生。朱鋒〈鴨母王〉對這段被捕過程有生動的描述：

有一天鴨母王帶著殘留部隊走入溝仔尾社。社內的頭目連忙走出來歡迎他，隨時開宴接風，並且答應號召附近庄社的壯丁援助。那晚鴨母王也就在那裡無事過了一夜。

元（原）來這些頭目們早已被清軍買收，而答應擒獲鴨母王的。可是鴨母王卻還被蒙在被裏做他的「中興夢」，絲毫不知危險迫在身邊。

¹⁶⁸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耆獻類徵選編》，頁 686。

¹⁶⁹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聖祖實錄選輯》，頁 172。

¹⁷⁰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頁 823。

¹⁷¹王必昌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557。

隔日早晨，楊雄同鴨母王率領部隊向月眉潭出發去了，一面楊旭才跑去密告清軍。當鴨母王和楊雄再回到溝仔尾的時候，天色已經黃昏了。忽然驟雨傾盆而下，地上積水汪汪奔流起來。

「怎麼好呢？這樣雨水，怎麼駐營？」鴨母王皺著眉頭問。

「把殘隊分開，宿于民家吧。」楊雄答。

他們倆還假意派一群鄉壯保護他，這一晚也就分開住宿于民家去了。

「殺！殺去！」

「將反賊捉縛起來啊！」

到了三更半夜，鴨母王忽聽見一聲震天的吶喊，從夢裏驚醒過來，已經被擒住了。到這時他才吐了氣說：

「啊，莫非是天數吧！」

自被押到北京去，以後關於他的消息就無從曉得了。人家都說鴨母王入溝仔尾一定是末路。——臺南地方所傳說的「做了三日皇帝」的鴨母王就是臺灣史上的朱一貴——¹⁷²

由於朱一貴的外號叫「鴨母王」，被捕的地點又恰巧為「溝尾莊」，因此民間有「鴨母王入溝仔尾，死路一條」、「鴨母來到溝尾，無地討食」、「鴨母要落埤落潭，不能落溝」等諺語，也流傳不少相關的傳說，尤其以朱一貴被捕的嘉義地區最多。這些傳說大多是指朱氏違背軍師的指令，最後進入溝尾莊被捕，內容中也出現許多嘉義當地的地名。如嘉義市的〈鴨母王起事〉傳說，曰：

諸羅城是南北道路的要衝，鴨母王要起事的時候，和幕僚慎重研究，商量的結果，軍師建議說：「要走的路線是要從西南方推進。到半天問路，無影厝過夜，二重溝補充糧草，圓仔湯店經過，倒店吃點心。就能攻佔到諸羅城。」路線這樣走，一定會成功。

鴨母王聽到軍師說出這一個地名，好像說故事，好像騙人的就對，不相信他，不但不接受，然後，就這樣把軍師殺掉。後來，他自己決定，從台南縣的下營（會贏），新營，直接經過八掌溪。經過八掌溪的時候，遇到伏兵就是了。傷亡非常的慘重。就這樣失敗。¹⁷³

嘉義太保〈鴨母王的傳說（一）〉的後半段情節，曰：

現在，鴨母王的軍師替他推算，說：「你如果要買戲服穿，你應該從哪條路去呢？從台南安溪寮出發，到半天問路，再由枋橋經過，到梅子厝過夜，在倒店吃點心，再到達後潭，不可到後溝尾去！」

鴨母王心想：「半天怎麼去問路？崩橋？橋都倒塌了，怎麼經過？無影無蹤的房子，怎能過夜？店都倒了，哪有點心吃？」結果這條路他不走，走另一條，最後到達後溝尾，太保以前稱為「溝尾」。去到後溝尾就被捕了。你何以會這樣呢？

¹⁷²朱鋒，〈鴨母王〉，頁 12-13。

¹⁷³江寶釵編，《嘉義市民間文學集·閩南語故事（二）》（嘉義：嘉義市政府文化局，2000 年），頁 106-109。

他經過的這些地方，如果被他說過的，也都衰微了。「半天問路，都沒人要怎麼問？崩橋，橋都塌了！」他點到的那些村落就衰微散庄了。「倒店吃點心，店都倒了！」連「倒店」也衰微了。只有梅子厝他只說：「怎麼過夜？」這話較不嚴重，所以梅子厝影響不大，其他那些地方都散庄了。¹⁷⁴

嘉義布袋〈土虱魚〉傳說有部份情節，曰：

軍師接下去說：「你（鴨母王）若是要去台南府，要從這幾個地方經過。過枋橋，在倒店過夜，到半天問路……」。

「你有沒有說錯？倒店就倒店，怎麼過夜？這半天就半天，要上那兒去問路？橋已經崩掉了，還過得去嗎？斬、斬、斬。」就把他斬了。

於是，軍隊從雞籠出發，走到天黑了，找斥侯問是什麼地方，要在這兒過夜，說是「倒店」，這下糟囉，軍師說的話應驗了。隔天早上，從這裡再走，軍師說中第一天過夜的地方，到這兒又是那裡？「枋橋」，就是板橋，真有「枋橋」。又繼續走，走了一陣子，不知往那兒去，去問路：「台南府城從那兒去？」指路的人說，這地方叫做半天，「真慘，一切都應了軍師的話。」

他還是硬著頭皮非打台南府不可。六腳鄉有一個溝尾寮，現在叫講美、港美，以前叫做溝尾寮。溝尾，按說母鴨絕對去不得溝尾，一去到溝尾，就走投無路了，母鴨得去溝頭，不可以去溝尾。……¹⁷⁵

黃淑卿在嘉義鹿草也採錄到一則傳說，曰：

軍師叫朱一貴枋橋經過，半天問路，梅子厝過暝，倒店吃點心，最後叫他逃到大埤，因為鴨母就是要到埤才會生存，比較不會被捉，而且到新埤，新埤人比較兇，會保護他。但是他沒到新埤，結果順著溝一直逃，逃到溝尾，就被大陸來的官兵捉到了。¹⁷⁶

這些傳說中的「半天」、「枋橋」、「梅子厝」、「倒店」等，皆是嘉義縣各村莊的舊地名。「枋橋」乃因當地有木板搭建之橋而得名，舊址在今鹿草鄉下麻村；而「半天」亦在今鹿草鄉下麻村境內，分為頂半天與下半年；「梅子厝」亦即旁邊有梅樹的房屋，在今太保市梅埔里；「倒店」則位在今水上鄉水上機場內。¹⁷⁷這四個地方除「梅子厝」尚保存完整的聚落，其餘三地都已經衰微散庄，上述嘉義太保所採錄的傳說即在解釋散庄的原因，全出於朱一貴的「皇帝嘴」。

在朱一貴的傳說中，常會出現「軍師」、「國公」等智者角色，指引朱氏往正確的方向走；但如同上述〈成王敗寇〉的傳說，朱氏常是專斷獨行、不聽勸諫，終做出錯誤的選擇，而造成民心的背離。在這則傳說中，軍師已為他規劃出一條可行的路線，但朱氏以地名諧音奇怪而不從，甚至將軍師處死，而自作聰明地走另一條路，最後在「溝仔尾」被捕，與其說是「天數」，不如說是自

¹⁷⁴黃哲永編，《太保市民間傳說》，頁 61。

¹⁷⁵江寶釵編，《布袋鎮閩南語故事》，頁 29-31。

¹⁷⁶黃淑卿，《鴨母王朱一貴傳說研究》，頁 147。

¹⁷⁷同上註，頁 79。

己的剛愎自用所致。這種剛愎自用的性格雖未必與真實的朱一貴相符，但傳說中所隱含「性格決定命運」的意義，仍具有警惕世人的效果。

九、臺灣朱一貴歌

在臺灣民間流傳有一首〈臺灣朱一貴歌〉，為唯一敷唱朱一貴事件的歌謠。這首歌謠共有二百六十四句，每句七個字，從朱氏聚眾起事、殺死官兵，到清廷派兵征臺，平定亂事，再到朱氏被押解至廈門，解送至北京審問，最後被皇帝處死，皆有十分詳細的敘述，頗能呈現民間對此一事件的認知。

不過，根據曾子良從詞彙、用韻、地緣及寫作動機分析，認為此歌謠應是福州的方言文學作品，乃當時福州儒士歌頌總督平亂有功，一方面宣揚清廷的聲威，以朱一貴悲慘的下場，警惕臺灣同胞不可造反，並譴責派任臺灣的官吏失職無能。¹⁷⁸曾氏的考證甚為詳實，當可推斷此歌謠非生成於臺灣民間，但仍可由其內容看見福州人士對朱一貴事件的瞭解及抱持的態度，也可與文獻史料相互比對參考，仍值得做進一步的討論。

本計畫所引用之〈臺灣朱一貴歌〉版本，乃收錄於王見川等編《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二輯之〈新刊臺灣朱一貴歌〉，歌名下蓋有「臺南石陽睢文庫所藏」及黃天橫的印章，當為臺南鄉土史家石陽睢所藏、黃天橫所有，曾子良由其版面推斷應為清代末期所刊。這首歌謠大概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描述朱一貴起事，一路攻進府城，多名武官殉職。其曰：

大清帝主座龍庭，萬國來朝賀太平，文武安邦能定國，海不揚波樂萬民。且說台灣一椿情，養鴨村驢濫小人，結黨聚約要謀反，可惡奴才害生靈。台灣造反亂紛紛，聚集一堂逞威風，賊頭姓朱名一貴，冒認明朝伊祖宗。軍師二人把令行，傳令兵馬出寨門，四月念九戌時後，起手就殺數官員。百姓紛紛大驚惶，大小相牽走無門，殺死官兵數百人，一直占去鹿耳門。兵馬紛紛好驚人，血戰歐陽社稷臣，好個忠臣不怕死，萬古留芳世難尋。好咲貪生台灣府，見報賊反走不停，怕死奴才何所用，罔在人間作個人。周老總鎮陣上亡，馬老自死在蔗園，盡忠游擊把老五，身尸張掛四城門。¹⁷⁹

這段開頭歌頌大清皇帝即位，萬民歡騰，卻稱朱一貴是「養鴨村驢濫小人」、「賊頭」，顯然是站在官方的立場來看此一事件；其中提到朱氏「冒認明朝伊祖宗」，則可旁證其確有打著明朝後代旗號，號召群眾起事。接著描述起事的過程，對於殉職的歐陽凱、馬定國等人頗多推崇，其中「盡忠游擊把老五」係指協鎮臺灣水師副將許雲、水師左營游擊游崇功、水師協標千總林文煌、水師協標右營千總趙奇奉、協標中營把總李茂吉等五人，安平百姓感其忠烈，曾建五忠祠祀之，¹⁸⁰但如前述施士洁〈諸羅忠烈羅參戎祠〉所言，該祠在清末即已頽圮。雖

¹⁷⁸曾子良，〈〈臺灣朱一貴歌〉考釋〉，頁 87。

¹⁷⁹不著撰人，〈新刊臺灣朱一貴歌〉，頁 23-24。

¹⁸⁰賴建銘，〈清代臺灣歌謠（下）〉，頁 87。

然此歌謠站在官方立場，但對事發時怕死逃逸的臺灣知府王珍等官員亦有所批判，這也突顯當時吏治不良的問題。

第二部分敘述朱一貴起事消息傳至福建省城，總督覺羅滿保調集軍隊、錢糧、火藥急赴廈門的過程。其曰：

彭湖總爺聞知曉，飛風轉報省城聞，各位大家接見報，即刻會齊來思量。總督見報心都忙，即時連步見軍門，報說這番好利害，此賊不比薛彥文。總督即時把令傳，吩咐中軍出轅門，各營共算兵五百，即刻起身守廈門。點著有名個個驚，都請香火掛在身，也有妻子去許願，也有父母保兒安。無名心中也歡喜，有名難免去出軍，只去不知生共死，拋除妻子共祖宗。是我當初大不通，好子果然不當兵，月大只支銀乙兩，月小九錢零七分。細想食糧無相干，營伍當兵弟路貪，只回出去若轉厝，甘愿肩挑也歡喜。打算果然不安心，在早不皆去當兵，若得平安轉到厝，辭糧食粥也甘心。各營營將就點兵，部院初十也起身，隨代英雄能戰將，凜凜威風去出征。船封五百有餘隻，錢糧火藥不留停，兵道韓爺運糧草，兵馬如蟻難悉數。代領雄兵數千人，大小官員送起程，海不揚波有天意，順風送到廈門城。滿老駕到入營盤，又招雄兵數百名，船主各人俱賞劄，曲蹄不想有前程。¹⁸¹

在蔡新〈兵部尚書總督浙閩覺羅公滿保墓表〉曾述及覺羅氏雖未親赴臺灣參與作戰，但在事件發生迅速應變、指揮調度，完成各項整備工作，也是征臺之役能成功的重要原因。另在藍鼎元〈平臺紀略〉亦有言：「參、遊、都、守、千、把一百二十餘員，目兵丁壯一萬二千餘名，大小船六百餘號。舵工水手六千餘名。軍火、器械、米、鹽、蔬菜一切軍需，皆總督滿保自廈整備，靡有欠缺。」¹⁸²而這段歌謠也可旁證覺羅滿保在征臺整備工作的貢獻。此外，歌謠中對當時內地官員及被指派征臺士兵的驚恐態度，皆有很傳神的描寫，也顯示臺灣的朱一貴事件確實帶給福建內地不小的震撼。

第三部分敘述清廷派兵征臺的過程，官軍攻進鹿耳門，收復安平，一路勢如破竹，短短數日即平定此一事件。其曰：

各官出馬甚威風，魏老向前領三軍，圍住淡水后路打，北路守把羅萬春。廣東好個游提督，代兵助陣兩夾攻，廈門施老臨頭陣，彭湖林亮領先鋒。教場點兵亂紛紛，先打鹿耳第一門，南灣總兵藍碧金，人強馬壯果威風。水師提督三千軍，戰船擂鼓響咚咚，也是我主大福氣，水党三丈起北風。總督行兵真如神，內中計謀似孔明，十六兵破安民鎮，擒拿矛賊難數人。陣中拿住朱一貴，國公軍師共九人，二十廿一滅賊所，廿二出榜就安民。廿三兵進台灣府，依舊地方得勝回，可嘆一夥矛賊黨，共計討死數萬人。廿四回兵唱凱歌，人人歡喜慶昇平，

¹⁸¹不著撰人，〈新刊臺灣朱一貴歌〉，頁 24-26。

¹⁸²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11。

登船遇海如風快，共頌征台有功勞。¹⁸³

這段歌謠仍站在官方立場，頌揚施世驃、藍廷珍、林亮、羅萬倉等各武官驍勇善戰，總督覺羅滿保用兵如神，且上天亦庇祐大清官兵，「水党三丈起北風」順利攻破鹿耳門，終能迅速平定亂事。這段過程草草數筆，似在呈現官軍的圍剿順利，幾無任何激烈的對抗，但也可看出作者對此戰事所知不多，無法深入描述，且也出現不少錯誤，如清軍征臺乃直攻鹿耳門，並無「圍住淡水后路打」；而朱一貴乃被楊雄、楊旭等人所誘捕，亦非清軍於「陣中拿住」。

第四部分敘述朱一貴被捕後，先押解至廈門審訊，再解送北京處死。這段中間有長達一百二十句介紹解送沿途風光，因與此事件無關而省略之，其餘文字如下：

押解反賊一千人，離船登解廈門城，滿老坐堂來審問，嚴型夾棍招實情。一貴堂下托言陳，部院大人聽原情，造反不為別事故，台灣府尊害生靈。總督文書報分明，文武官員俱知情，撫院將軍開報看，滿心歡喜福星臨。省城好個按察使，不派民夫半工力，民愿恩官侯萬世，何幸相逢董清廉。

.....

五更三點王登殿，啟奏皇王萬歲君，聖上見奏龍顏怒，逆賊連連罵幾聲。謀反大逆罪不小，五馬分尸在市曹，一貴到此方知悔，曉的世事骨也無。好笑反賊朱一貴，養鴨村驢濫小人，只因愛代冲天帽，律法三千罪不輕。早知皇帝未易做，愿安養鴨也甘心，編成一本台灣歌，萬古流傳做罵名。¹⁸⁴

前半段敘述覺羅滿保在廈門審訊朱一貴，朱氏自陳因臺灣知府王珍貪贓枉法、剝削百姓而起事，可旁證此一事件確為「官逼民反」；而其後又提到按察使「董清廉」，則似有意強調大清仍有許多清廉的好官。後半段則敘述朱氏解送北京後，被依謀反罪處以五馬分屍，至此已後悔莫及。作者藉此勸誡臺灣人民應安分守己，勿重蹈其覆轍。

綜觀整首歌謠對朱一貴的出身來歷著墨甚少，僅以「養鴨村驢濫小人」一語帶過，與臺灣民間傳說中豐富多元的故事及傳奇形象相去甚遠；而歌謠中對覺羅滿保在征臺前的準備工作多所描述，尤其以極大篇幅介紹朱氏從廈門到北京的押解過程，這都是臺灣文人作品或民間文學所少見的。由此可知，這首歌謠當非生成於臺灣本土，但對於提供文獻史料的佐證及反映內地人士的觀點，仍具有一定的價值。

¹⁸³不著撰人，〈新刊臺灣朱一貴歌〉，頁 26-27。

¹⁸⁴同上註，頁 27-28、33-34。



圖9 臺南石陽睢文庫所藏之〈新刊臺灣朱一貴歌〉版本
資料來源：王見川等編《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二輯

十、朱一貴題材的傳統戲曲

除了臺灣民間的傳說、諺語、歌謠外，朱一貴的抗清事蹟也成為布袋戲、歌仔戲等傳統戲曲的演出題材。嘉義縣長義閣職業掌中劇團在民國八十六年獲得臺灣區地方戲劇比賽南區冠軍的代表作品《南臺灣風雲錄——鴨母王魂斷六腳溝尾寮》，即是一齣以朱一貴故事改編的戲碼。這齣戲分為十四幕，劇情略述如下：

康熙皇帝接獲臺灣朱一貴造反的消息後，即刻派遣水軍都督達毛招領掌五萬大軍攻打澎湖，澎湖三十六島隨即失陷，守將遊志忠投降，受命潛回鹿耳門當內應。鹿耳門被清兵攻陷，朱一貴急招眾將領商議對策，軍師俞仁夜觀天象，見南方巨星殞落，深知對主公不利，故勸朱一貴勿輕易迎敵，無奈朱一貴一心反清復明，未採納俞仁的意見。敵眾我寡，戰事告急，朱一貴從妻子劉鳳娘之姓，將兒子改名為「劉至善」，並請俞仁帶往河南少林寺託付給達宗禪師，自己則率兵抵抗清軍。臨行前，俞仁送朱一貴一封錦囊，要他危急時展開。朱一貴與清軍在鳳凰城外對陣，朱一貴戰敗，率眾經鹿草龜子港往諸羅山方向逃竄。危急之時，朱一貴打開俞仁送的錦囊，上面寫著：「到麻豆店的半天向人問路，往倒店吃飯，梅子厝停腳過暝，就可平安進入諸羅城，你最大忌諱，不可走入溝尾寮。」俗語說：「鴨母走到溝仔尾，沒塊討吃。」但朱一貴不解其意，等到他逃竄至六腳時，一問之下，正是錦囊所說的溝尾寮，朱一貴知道自己氣數已盡，於是吩咐部下各自逃亡，自己則自刎身亡。俞仁連夜帶著劉至善從鹿耳門的海仔尾坐小船逃到唐山，秘密投靠少林寺達宗禪師，在達宗禪師的栽培之外，劉至善後來成為少林寺第三十六代掌門，人稱「阿善師」。而少林寺俗家弟子因為師父阿善師的影響，往往也具有「反清復明」的民族思想，相繼從事「反清復明」的大業。¹⁸⁵

¹⁸⁵黃淑卿，《鴨母王朱一貴傳說研究》，頁 106-107。

這齣戲是以清廷派兵渡海征臺揭開序幕，劇情中融入「三日皇帝」與「投死路」兩段傳說，但已有不小的改編，如「三日皇帝」是康熙皇帝因觀天象而退位三日；而此戲則改成朱一貴軍師觀天象知局勢不利，但朱氏仍執意作戰而失敗。「投死路」是軍師指示朱氏走正確的路線，但他卻因地名奇怪而走另一條路線，最後在溝尾莊被捕；而此戲是軍師將路線寫在錦囊，朱氏不解其意，最後仍走入溝尾寮，結束其傳奇一生。如前所述「投死路」傳說大多流傳於嘉義地區，而此嘉義在地的布袋戲團也將這則傳說融入劇情，顯示此傳說具有濃厚的地緣性。此戲如此改編傳說，無非在增加悲劇效果，朱氏為反清復明而不聽軍師勸告，執意作戰，又在不知所以的情況下走到溝尾寮，最後自刎而死，都淡化傳說中其剛愎自用的性格，而塑造令人同情的英雄形象。另外，劇情後段加入「阿善師」的故事，也是藉由西螺七崁「阿善師」與日軍對抗的形象，來強化朱氏民族革命的精神。

臺中市春秋閣掌中劇團也於民國八十九年推出《鴨母王傳奇》的戲碼，劇情大多取材於前齣《南臺灣風雲錄——鴨母王魂斷六腳溝尾寮》的內容，主要分為四段：第一段敘述朱一貴揭竿起義，各路英雄好漢紛紛響應，軍隊日行三十里，最後攻入臺南府城，並得到臥底於府城內天地會兄弟的協助，刺殺了當地的水師提督，而知府王珍也嚇得棄城逃往澎湖避難。第二段描述朱一貴率眾攻入府城，搶了一個戲班子的戲服後，自己穿戴起皇帝的戲服，登基稱帝，又命令部眾按官階等級各自穿戴這些戲服。然而這班草莽沒讀過書，不知君臣禮儀，只好請戲班老闆教他們君臣之間的應對進退。第三段交代知府王珍逃到澎湖之後，遭到澎湖提督扣押軟禁，而此時藍廷珍也奉命出兵征伐。藍廷珍率軍進入澎湖，在澎湖斬殺王珍，隨即集中兵力攻打鹿耳門。第四段敘述朱一貴因為客籍將領內鬩失和，以致軍隊節節失利，連連吃了敗戰。清軍攻入安平港時，朱一貴請戲班老闆帶走兒子，戲班老闆帶著朱一貴的兒子從打狗搭船離開臺灣。臨行前，戲班老闆交給朱一貴一封錦囊，錦囊中詳細交代了行軍路線，要朱一貴到半天向人問路，往倒店吃飯，梅子厝過暝，然而朱一貴在清兵的追擊之下，慌亂逃竄至溝尾寮，不幸遭莊民擒獲，最後被押送到京城處死。¹⁸⁶

這齣戲增加第一段朱一貴起事的情節，各地英雄好漢及天地會相助，知府王珍落荒而逃，都在突顯起事反清的正義性。第二段朱氏攻入府城後，穿戲服登基的劇情，則是改編「扮皇帝」的傳說，但加入戲班老闆教部眾君臣之禮，突顯朱氏陣營的草莽性格。第三、四段藍廷珍領軍攻打鹿耳門、朱氏與客籍將領內鬩失和、朱氏被莊民擒獲及押送至京城處死等情節，則較為符合史實。此戲與前齣戲相同，最後都為朱氏留下一個兒子，也讓觀眾從悲劇結局中感受到一點希望。

南投新桃源掌中劇團則在民國八十八年推出《鴨母王朱一貴》戲碼，並曾赴國外演出，獲臺灣同鄉會一致好評。該戲以《臺灣通史》中的朱一貴列傳為藍本，兼採民間傳說改編而成。劇情略以：朱一貴養鴨五百隻，每日卻可撿一

¹⁸⁶同上註，頁 108。

千顆蛋，不是他的鴨子每隻都能生兩個蛋，而是別人的鴨子每日夜裡飛來生蛋，生下蛋之後就飛走了。除此之外，朱一貴的鴨子還會聽從他的命令排兵佈陣，猶如軍隊一般。消息傳開之後，使得朱一貴更具群眾號召力，百姓們爭相走告，紛紛前來投靠。當時，清朝官吏欺詐臺灣百姓，朱一貴集結眾人於南部天后宮舉事起義。福佬人、客家人、河洛人、原住民等族群紛紛響應，萬眾一心，一同聯合反清，短短三天之內，將清朝官吏全數趕回北京。不久後，朱一貴穿戴戲服登基，自稱「中興王」，建號永和，大肆分封群臣，論功給賞。由於客家人認為分封不公，導致內部發生嚴重內亂。此時，康熙派遣水師提督施世驃率領五千名正規軍和運送大砲來臺，雙方激烈交戰，朱一貴兵敗，一路逃到朴子溝尾寮，施世驃則佈下天羅地網欲捉拿朱一貴，適巧當地富人徐旭是其昔日好友，徐旭表面上熱情款待，暗地裏卻在酒裡下蒙汗藥，朱一貴中計被擒後，押送至北京，處以五馬分屍之刑。¹⁸⁷

這齣戲在開頭增加「養鴨異象」的傳說情節，表現朱一貴的不凡之處；結尾則描寫朱氏在溝尾寮被當地人誘捕，最後解送北京處死，頗能呈現史實。較特別的是此戲中段加入朱氏在天后宫起事，集結各族群民眾共同反清，短短幾天即將清朝官吏趕回北京的情節，藉此來突顯臺灣的主體意識，故能獲得海外同鄉的一致好評。

國內頗負盛名的明華園歌劇團在民國九十一年也推出《鴨母王》戲碼，為其改編臺灣本土故事的首部創作，當時曾在國家劇院連演三天，做為兩廳院十五周年慶的賀禮。這齣戲由陳勝國編導，劇情圍繞著朱一貴和三名女子的情愛關係漸次展開，第一位是客家籍的堅強寡婦李詩軒，她是朱一貴心底愛慕的女子，然而杜君英對寡嫂也有愛慕之意，後來因為李詩軒自盡身亡，導致兩人反目成仇；第二位是臺灣知府王珍之妹王繡樓，她是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的前衛女性，因為政治立場導致與朱一貴情海生波；第三位是朱一貴的妹妹朱玉珠，因為愛上「外省仔」的王珍而遭到兄長的反對。劇中雜混的英語、客語、閩南語雞同鴨講情況，歌仔調、山歌調、京腔併用的混合音樂腔調，讓整齣戲充滿多元、熱鬧與諧趣。陳勝國表示臺灣歷史四百年來最糾結的是族群問題，今天社會上紛紛擾擾不安的問題也出自族群，他要借朱一貴寫一段族群故事，因此故事難免虛構、杜撰，但「戲劇不必一定是歷史」。¹⁸⁸

有異於前三齣布袋戲，明華園的《鴨母王》既不符合史實，也非改編民間傳說，而是創作出一個全新的故事，朱一貴不再是充滿傳奇的草莽英雄，而是周旋於情愛的翩翩美少年；貪贓枉法的臺灣知府王珍也成了正氣凜然的好官，甚至為袒護朱氏而引來殺身之禍。這種顛覆歷史的創作方式，引起不少的爭議，林茂賢即提出批評曰：「戲劇不同於歷史，歷史著重呈現事實，戲劇側重娛樂。然而改編歷史故事仍須根據史料再加以發展，戲劇不能扭曲史料，更不

¹⁸⁷同上註，頁 109。

¹⁸⁸紀慧玲，〈明華園重返國家劇院，要你大喊 Bravo，鴨母王新鮮百分百〉，《民生報》A12 版，2002 年 6 月 19 日。

可創作歷史，否則將使是非不明，使真相更加不清。」¹⁸⁹由此可知，這齣戲既依附於歷史人物，卻又跳脫出大多數人的歷史記憶與情感，是否真能傳達編導所要省思臺灣族群問題的理念，恐怕只有看過此戲的觀眾才能評判吧！

十一、講古小說《鴨母寮風雲》

長期致力於講古藝術的林進德，曾在電視講演許多膾炙人口的傳說故事，並整理成講古小說出版。在其《嘉慶君遊台灣》系列的第四卷《鴨母寮風雲》，即是以朱一貴起事反清的故事為主軸，加入許多感人的情節與生動的對話，賦予這段歷史事件新的生命。

《鴨母寮風雲》具有章回小說的形式，共分為五回，每回訂有兩句回目，前四回與朱一貴有關。第一回「朱一貴趕鴨如帶軍隊，金娘李勇患難見真情」，內容略以：朱一貴原為鄭成功的部屬，清軍攻臺之後，隱姓埋名於山地門養鴨，由於他趕鴨如帶軍隊，所以人稱「鴨母王」。朱一貴擅長十八羅漢拳，家境富裕又喜好結交江湖俠士，與詠春拳師父李勇交情深厚。一日，李勇和陳金娘為了躲避鳳山縣令王凱的追緝，前往鴨母寮投靠朱一貴。師爺王玉全、吹箭手鄭定垂、神槍手黃殿、吳外等人相繼趕赴鴨母寮，一起共商大計。眾人決議以大元帥朱為旗幟，抗清之前，先除去王珍、王凱父子以減少阻礙。師爺王玉全假意為鳳山縣令王凱慶賀生日，請來大目降的「喜樂園」戲班演出《韓梨花移山倒海》，計畫在演出時刺殺王凱。朱一貴並命鄭定垂帶著他的親筆信函，前往鳳山下淡水，秘密交予「精漢堂」武館館主鐵沙掌杜群英，邀他共襄義舉。¹⁹⁰

這段內容同史實及民間傳說相去不遠，朱一貴乃因王珍父子欺壓百姓而起事，參與起事的李勇、王玉全、鄭定隨（瑞）、黃殿、吳外、杜群（君）英等人，也大多與史料記載相同。文中以朱一貴原為鄭成功的部屬，這是日治時期以來常見的說法；而他趕鴨如帶軍隊，故有「鴨母王」的稱號，也是清初以來即有的傳說。另將朱一貴及其同志塑造成武功高強的江湖俠士，並以策劃刺殺王珍父子揭開抗清的序幕，也增加整個故事的戲劇性與吸引力。

第二回「戲園子有難拔刀相助，徐火生義不容辭應諾」，內容略以：「喜樂園」在草創之初頗為困苦，經常接受朱一貴的金錢資助，因此團主徐火生對朱氏十分感恩，允諾於八月入縣城演出，全力配合計畫行事。戲班主角王家奇為朱氏義子，其年紀雖輕，但因感念義父恩惠深重，同時為了民族的尊嚴，決定承擔起行刺的任務。¹⁹¹

藍鼎元《平臺紀略》稱朱一貴登基之「通天冠、黃袍、玉帶，皆取之優」，也因此後來有關的傳說與戲曲，常會出現與戲服或戲班有關的情節，如上述臺中春秋閣掌中劇團的《鴨母王傳奇》，即有朱氏請戲班教部將君臣之禮，最後並將兒子託付給戲班的劇情。這段故事則是戲班配合朱氏行刺王珍父子，其團

¹⁸⁹林茂賢，〈另類史觀，戲耍兒女情長——評明華園歌劇團「鴨母王」〉，《表演藝術》116期（2002年8月），頁23。

¹⁹⁰林進德，《嘉慶君遊臺灣卷四·鴨母寮風雲》，頁17-62。

¹⁹¹同上註，頁63-94。

主及主角皆是重情有義之士，頗能扭轉「戲子無情」的刻板印象。

第三回「各路英雄集聚鴨母寮，共商計謀刺王凱父子」，內容略以：朱一貴以慶祝自己三十五歲生日為由，廣發請帖，邀請眾人齊聚鴨母寮商議，並準備兵器，秘密運往戲班。師爺王玉全提議以「大元帥」的名義起事，舉紅旗書「天地合一、日月光明、中興大業、大明復興」號召民心。起事之前，朱氏隻身趕往燕巢鄉仙女湖見愛人阿秀，他要阿秀另嫁他人，但阿秀執意等待他歸來。眾人喬裝成戲班的樂師，先後混入鳳山府城，總兵歐陽凱則率清兵巡視護駕。當王珍父子看戲看得出神時，王家奇突然一槍刺向王凱的咽喉，但也被歐陽凱砍傷，黃殿拔出短槍射中王珍的腦門，徐火生抱起王家奇逃向戲臺後方。

192

在這段內容中，朱一貴打著大明旗號號召群眾反清，乃符合史實；總兵歐陽凱也確有其人，不過總兵乃清代臺灣最高武官，當不必為官階在其下的臺灣知府護駕。朱氏與愛人阿秀的情節，則是附會高雄燕巢的養女湖傳說，其主角也是養女阿秀，最後也都因無法與愛人結合，而選擇投湖自盡。加入這段情節的目的，乃在滿足讀者期待英雄配美人的心理，另一方面則在增添結尾朱氏覆敗後的悲劇效果。

第四回「天地會成員反清復明，朱一貴治番果然有方」，內容略以：朱一貴佔領鳳山縣城的消息傳開後，各地志士紛紛前來投靠，勢力日益龐大。歐陽凱回到臺南府城，決定動用臺灣四大番社平亂，但番兵沿途搶劫，民怨四起，後來被朱氏收服，加入抗清行列。朱氏攻陷臺南府城，歐陽凱戰死，眾人擲筊請示神明，決定以臺南寧靜王的鍾陵府作為王府，並選定八月十五日登基稱王，可是由於王服來不及完成，而以現成戲服代替。朱氏封王後，杜群英認為分封不公，加上兒子杜匯三強搶民女，而與朱氏反目成仇。水師提督施世驃與南澳總兵藍定珍率軍攻打鹿耳門，朱氏不敵而率眾逃亡，王玉全臨死前囑咐：「一定要逃到竹筏，半天要問路，烏底得休息，不能中途停留或受人款待。」朱氏輾轉來到月眉潭附近的猴仔尾莊，接受楊石三兄弟款待而被捕，最後送往京城處死。阿秀聞訊之後，跳仙女湖自殺，而王家奇與徐火生則逃往福建，發揚歌仔戲。¹⁹³

在這段內容中，作者運用許多歷史與傳說的元素去進行改編，如清廷動用番兵平亂卻擾民的情節，在史料中確有記載，只不過動用者是周應龍而非歐陽凱，番兵也並未歸順朱一貴。另外，杜群（君）英及其子杜匯（會）三與朱氏反目、施世驃與藍定（廷）珍攻打鹿耳門、朱氏遭楊石三兄弟誘捕等情節，亦大略與史實相符。朱氏穿戲服登基及王玉全告知逃亡路線等事，則出於「扮皇帝」與「投死路」的傳說。最後也對阿秀、王家奇、徐火生等人的結局有所交代。

整體而言，這部講古小說雖出自一位民間藝人之手，但卻對朱一貴的史料

¹⁹²同上註，頁 95-156。

¹⁹³同上註，頁 157-196。

與傳說有相當程度的掌握，所加入的民間風俗、江湖情義與兒女情長等情節，也都能適切地增加故事性與戲劇性，但又不違背歷史的記憶與情感，堪稱是一部成功改編歷史的民間文學作品。



圖 10 林進德《嘉慶君遊臺灣卷四·鴨母寮風雲》書影（作者翻攝）

第五章 朱一貴事件的起點：內門

一、群山列嶂

內門舊稱羅漢內門，據說是因當地山巒環繞，群峰羅列綿延不斷，中間形成一個盆地，二層行溪上游貫穿盆地中間，溪岸兩側皆是丘陵地，巍峨聳立的山巒像似雄偉的羅漢，把守在門的兩側，門內的盆地即稱之「羅漢內門」，¹⁹⁴與門外的「羅漢外門」（今旗山區）相對。這種地名由來的說法雖未必可靠，但卻真實呈現內門群山環抱的地理特色，如《臺灣采訪冊》即詳載當地的「四壁皆山」，曰：

羅漢內門在邑東南六十五里，其地四壁皆山。其東上接大湖山，後有大山，為目眉徽山。南為蘇遠埔嶺，有內湖、外湖之別，湖西為燒灰山，東為石門山。下有石門坑，南為赤竹嶺，東為三峰崙，南為小東方木山，南踰菜公坑口為大東方木山（此南門正東山），以上諸山之東為南馬仙山（此邑之後屏也）。自大東方木南，其上為大葉林山，南為龍潭山。西下為龍潭，南為金交椅大崎嶺。鼓山則出羅漢外門焉（以上為內門東壁山，皆南行）。自鼓山西行，為將軍山、銀錠山。至打鹿埔溪口止焉（此內門之南壁山皆西行）。自銀錠之南為外烏山、獐仔壁山、大傑巔者皆在焉（此南壁之外屏）。內門之北，全倚分水崙西行，至內烏山而止（此內門北壁）。自分水崙以南分支落脈，皆東趨內門，內踰蝦蟇林山，至溪口止焉（此內門西壁）。¹⁹⁵

對於清初臺灣官府而言，這種窮山僻壤常因鞭長莫及而形成治安死角，許多社會動亂皆由此生，倡亂者為躲避官府追捕，也多逃入此地，朱一貴事件即是一例。藍鼎元〈檄諸將弁大搜羅漢門諸山〉有曰：

臺民以倡亂為嬉，豈真不知刑戮之可畏，由大山深險而逋逃之藪多也。成則出為民害，敗則去為山但，人跡不至，莫窮其底。彼何憚而不為哉？夏季大亂削平，渠魁咸縛。……但逋藪不清，萌孽終發。諸賊往來南路阿猴林、下淡水間，其窠總在羅漢門。……翼日黎明，俱各分兵搜捕。羅漢門諸將備，分搜銀錠山、內門嶺、內埔、佳白寮、打鹿埔、霞美林、東方木、小烏山、南馬仙、龜潭、烏山尾等處，逢人執訊，遇窠燒毀，焚山烈澤，窮極幽深。¹⁹⁶

另黃叔璥在〈與益齋二兄論羅漢門書〉亦有曰：「逆黨黃殿潛蹤內埔」，內埔位在今內門區的內門里與內豐里。由此可知，內門不僅是朱一貴起事的基地，當其政權覆敗後，許多餘黨也都潛逃回內門，而引來清廷大舉地搜捕，顯見此地與朱一貴事件的密切關係。

¹⁹⁴龔文雄總策劃，《內門鄉誌》（高雄：內門鄉公所，1992年），頁17。

¹⁹⁵陳國瑛等編，《臺灣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10。

¹⁹⁶藍鼎元，〈檄諸將弁大搜羅漢門諸山〉，《東征集》，頁18-19。

由於朱一貴事件起於內門，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在亂事平定後諭令：「羅漢門、黃殿莊，朱一貴起事之所，應將房屋盡行燒毀，人民盡行驅逐，不許往來耕種。」然藍鼎元對此禁絕作法頗不以為然，而覆書曰：「人無良匪，教化則馴；地無美惡，經理則善。莫如添兵設防，廣聽開墾。地利盡，人力齊，雞鳴狗吠，相聞而徹乎山中，雖有盜賊，將無逋逃之藪。何必因噎廢食，乃為全身遠害哉？」他並主張「于羅漢內門中埔莊設防兵三百名，以千總一員駐劄其地」¹⁹⁷，此議終為覺羅滿保所接受，方未延緩內門開發的腳步。

內門不僅有群山環抱的險要形勢，也是南北交通往來的要衝，如藍鼎元〈臺灣水陸兵防疏〉所曰：「中路有羅漢門，雄踞萬山之中，土地寬沃，內控生番，外屏郡治，北通大武壠以出北路，南通阿猴林散出南路，為奸宄出沒、南北往來要害。」¹⁹⁸許鴻磐〈臺灣府方輿考證〉亦引《一統志》稱羅漢門山「為臺灣、鳳山、諸羅之總路」¹⁹⁹。這種特殊而重要的地理環境，也獲得清廷的重視，雍正初年設羅漢內門汛於內埔庄，雍正九年（1731）臺灣縣丞移駐羅漢門，雍正十一年（1733）設立羅漢門營盤，使當地的軍政地位日益提升。²⁰⁰乾隆四年（1739）巡臺御史楊二酉即作有〈過羅漢門山〉一詩，指出內門在治安防務與交通上的重要性，曰：

羅漢雲中塞，天關第一重。林幽深踞虎，潭靜隱蟠龍。馬關蘆間道，塘
虛竹外烽。鳥鳴訝行色，同出翠微峰。²⁰¹

首聯描寫羅漢門山高聳入雲，為地勢險要之重要關卡。頷聯前句之「林幽深踞虎」指內門內東里的虎頭山，其地勢雄偉如虎頭狀，又稱「虎穴」；後句「潭靜隱蟠龍」則指內門東埔里的龍潭，其四周樹木茂密，山勢形如一條長龍，夾在龍潭兩邊的山嶺狀似龍爪環抱，故名之「龍潭」，常與前者之「虎穴」並稱。²⁰²頸聯「馬關蘆間道」及尾聯「鳥鳴訝行色」皆在描寫行人車馬穿梭山林的景象，顯示當地為南北往來的要道。

內門特有的地理環境，不僅在治安與交通上具有重要性，群山列嶂的勝景也為文人所稱頌，其中「雁門煙雨」更在清乾隆年間被列入「臺灣縣八景」之一。根據《續修臺灣縣志》記載：「內烏山：在分水崙之南者，直趨南路。其分支者，東趨羅漢內門，西落脈為上崙、石屏山。其南則翁仔上天山。稍西為雁門關。前志所謂雁門煙雨者是也。」²⁰³此內烏山在內門的分支，即指今內東里西方的「烏山頭」，其為高雄、臺南之界線「烏山」的南端起頭；而內烏山南端分支的「翁仔上天山」，亦位在內東里的西南隅，因其山地高尖矗立，高

¹⁹⁷藍鼎元，〈覆制軍臺疆經理書〉，《東征集》，頁34。

¹⁹⁸藍鼎元，〈臺灣水陸兵防疏〉，《平臺紀略》，頁71-72。

¹⁹⁹許鴻磐〈臺灣府方輿考證〉，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55。

²⁰⁰此一論點承蒙審查委員李文環教授提示，特此致謝。

²⁰¹楊二酉〈過羅漢門山〉，收入六十七，《使署閒情》，頁34。

²⁰²龔文雄總策劃，《內門鄉誌》，頁18、24。

²⁰³鄭兼才、謝金鑾纂輯，《續修臺灣縣志》，頁18。

入雲霄，像似美麗的泥人飛上天，今又稱「尪仔上天」。²⁰⁴另據《內門鄉誌》指出「雁門煙雨」位在內東里西南隅，因群峰羅列有如列隊飛行的雁群，山峰經雨水沖蝕皆成險峻、奇峰，煙雨濛濛蔚為奇觀，因此而成為八景之一。²⁰⁵

清乾隆年間有不少詩人吟詠「雁門煙雨」，較知名者有巡臺御史錢琦，其詩曰：

誰移古塞落蠻邨？烟雨蕭蕭舊壘存。畫裏江山天潑墨，馬頭雲樹客銷魂。三峰積靄開仙掌（東坡詩：試觀烟雨一峯外，都在靈仙一掌間），百尺疎簾捲梵門（地接羅漢門）。料得詩懷觸撥處，最無聊賴是黃昏（韋莊詩：何處最添詩客興，黃昏烟雨亂蛙聲）。²⁰⁶

諸羅知縣周芬斗有詩曰：

冥冥鳥道入雲孤，萬樹蒼茫望有無。羅漢嵐昏鄉信杳，南仙瘴暗錦書徂。記從攜李登樓賦，畫就瀟湘泛夜圖。趙北佳名吳會景，好供槎客詠提壺。

²⁰⁷

方外人士僧喝能亦有詩曰：

濛濛雨氣近黃昏，過客分明說雁門。鴻雁幾時來此地？煙雲終日閉孤村。盤空路作驚蛇去，入險山如渴鹿奔。遙望前頭深峽裏，微茫殘靄數聲猿。²⁰⁸

著有《半崧集》六卷的臺灣本地詩人章甫，其詩曰：

濛濛灑落雁門前，幾度風吹斷復連；好景居然山水畫，一重雨意一重煙。

²⁰⁹

這些詩作皆描繪羅漢門雁門關周邊如群雁排列的山勢，在煙雨濛濛中猶如潑墨山水畫的美景，詩情畫意交融其間，已不復有當年清軍大舉搜捕朱一貴餘黨的緊張氣氛。

除了「雁門煙雨」在清代被列入「臺灣縣八景」外，「內門列嶂」也在戰後被列入「高雄縣八景」之一，其指觀亭里北方之一系山脈，千峰羅列，套疊而上，空中鳥瞰猶如一條臥龍，一路向北延伸，高低起伏、夭矯欲飛的奇觀。²¹⁰另在「內門八景」中，大多也都與當地群山列嶂的景觀有關，如「銀屏獻瑞」指在瑞山里銀錠山俯望山腳水田，在黃昏時反映銀麗陽光之勝景；「將軍卓立」指位在內南里中北方的將軍山，山形魁梧，猶如一位強健將軍矗立；「金交獨座」指位於內南里東北隅的「金交椅」，其地形兩側山嶺，有如椅子之靠手，中間凹地則似坐墊，景觀饒富趣味；「石門聳翠」指位在石坑里的中心，一條南北縱立的火山岩石被東門溪割斷，形成石門勝景，四周山巒起伏，風光如畫。

²⁰⁴龔文雄總策劃，《內門鄉誌》，頁 19。

²⁰⁵同上註，頁 50。

²⁰⁶王必昌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494。

²⁰⁷同上註。

²⁰⁸同上註，頁 496。

²⁰⁹章甫，《半崧集簡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頁 48。

²¹⁰龔文雄總策劃，《內門鄉誌》，頁 51。

內門群山列嶂的險要環境，成爲朱一貴起事的基地，也被清廷視爲禍亂淵藪，不僅入山大肆搜捕，甚至欲清空禁絕來防杜之。所幸內門在治安與交通的重要性，終爲清廷所正視，未延緩其開發的腳步；而群山列嶂的特有景觀，也成了詩人爭相吟詠的美景，迄今仍是當地最富吸引力的自然資產。

二、族群變遷

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內門地區最早出現的族群爲平埔族的大傑顛社。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蔣毓英編纂的《臺灣府志》中，即有載大傑顛社爲諸羅縣所轄，離府治八十里。另在敘述鳳山縣水道阿猴溪、大澤機北溪，亦出現「羅漢文社」之名。²¹²康熙五十六年（1717）周鍾瑄編纂的《諸羅縣志》更明白指出「羅漢門山（內有大傑顛社）」²¹³，顯見早在清領時期之前，大傑顛社即居住於內門一帶，並因當地的羅漢門山，而亦有「羅漢文社」之稱。

當時的大傑顛社已經從事農耕，如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考其「器用」曰：「……耕種則用刀斧砍伐樹根，栽種薯芋；亦有填築薄岸爲田，播插稻秧者。」²¹⁴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亦曰：「臺邑卓猴、羅漢門、新港等社熟番，男婦耕種水田禾稻，至十月間收穫。」²¹⁵顯然其已具備基本的農業技術，也爲內門地區的墾殖開發做出一定程度的貢獻。

但隨著臺灣納入清朝版圖，內地渡海移民日益增加，內門地區也開始有漢人侵入，如黃叔瓚《臺海使槎錄》有載：「莊秀才子洪云：『康熙三十八年，郡民謝鸞、謝鳳偕堪輿至羅漢門卜地；歸家俱病，醫療罔效。後始悟前曾乞火於大傑顛番婦，必爲設向。……』」²¹⁶此爲漢人爲尋找風水地理而進入內門，雖引起大傑顛社人的下咒，仍屬個別的試探性行爲。然數年之後，已有大批漢人進入開墾，並與大傑顛社人發生嚴重的衝突，如《臺海使槎錄》又云：

羅漢內門、外門田，皆大傑顛社地也。康熙四十二年，臺、諸民人招汀州屬縣民墾治。自後往來漸眾，耕種採樵，每被土番鏢殺、或放火燒死，割去頭顱，官弁詰捕。而相近者爲木岡、武洛、大澤機，遠之爲內幽諸社，生番環聚，緝治為艱。立界絕其出入，可以杜患矣。²¹⁷

康熙四十二年（1703），臺灣縣與諸羅縣的汀州籍縣民開始大舉進入內門開墾，遭到大傑顛社人的反抗與殺戮，驚動官府出面捉拿滋事者，然由於周邊高山族「生番」圍繞，緝捕管理不易，形成治安上一大問題。

漢人進入內門開墾的腳步，並未因大傑顛社人的攻擊而停止。根據黃叔瓚〈與益齋二兄論羅漢門書〉所曰：「自番仔寮迤邐至小烏山後，入羅漢內門，……

²¹¹同上註，頁 58-59。

²¹²蔣毓英編纂，《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 年），頁 23、48-49。

²¹³周鍾瑄編纂，《諸羅縣志》，頁 11。

²¹⁴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 111。

²¹⁵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26。

²¹⁶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 112-113。

²¹⁷同上註，頁 112。

民莊凡三：外埔、中埔、內埔，居民約二百餘口。內埔汛兵五十名，分防猴洞口。」²¹⁸顯見在康熙末年內門已建立三個漢人聚落，居民約有兩百多人，其中外埔為今觀亭里、瑞山里交界的下埔一帶，中埔位在今中埔里西方的中央，內埔則為今內門里、內豐里間的內埔一帶。而朱一貴也約在此時來到內門，與當地漢人領袖黃殿交往密切，終至在此地起事反清。

朱一貴政權覆敗後，清廷曾大舉搜捕羅漢門，意圖將朱氏餘黨徹底掃除，如藍鼎元〈平臺紀略〉所載：

藍廷珍以羅漢門諸山素為匪類逋逃藪，不大舉搜捕，掃清巖谷，無以淨盡根株。分遣遊擊王良駿、薄有成、守備呂瑞麟率兵從角宿、岡山、刈蘭坡嶺一路搜入羅漢門，守備閔威由仁武莊、土地公崎、阿猴林一路，守備李燕、蔡勇由卓猴、木岡社一路。己亥午刻，咸會羅漢內門之中埔莊。羅漢內門諸將備，分搜銀錠山、佳白寮、東方木、南馬仙等處。大武壠諸弁目搜礁巴咩、郎包米、大龜佛、大湖等處。窮山密箐，無不遍歷，焚燬賊窠數十所。²¹⁹

這次大規模的搜捕行動，雖是針對朱氏餘黨而來，但「窮山密箐，無不遍歷」，顯然也波及到當地大傑顛社及周邊番社。根據簡炯仁的研究指出，這些搜捕行動對大傑顛社村落，極盡騷擾之能事，當地土著勢力也因此式微；此外，並沿途設置汛兵防守，為漢人拓墾勢力掃除障礙，造成漢人墾者日眾，墾地日增。²²⁰這種漢人大批湧入的現象，迫使清廷於雍正九年（1731）將原在府署之東的縣丞署移駐羅漢門，²²¹並在雍正十二年（1734）將羅漢門莊由鳳山縣改隸臺灣縣，²²²以加強管理。

另曾在朱一貴事件中，隨清軍右營遊擊周應龍征討民兵的新港社，也在漢人的入侵開墾下，逐步由臺南的新市移往龍崎、關廟，再遷入內門地區。根據乾隆三十五年（1770）臺灣知縣王右弼對「墾耕烏山腳等處三重埔地被兵差鄉營索擾」一案的諭示文所載：

據新港社土目大里撓、大里觀、机振芳等具呈稱：緣賊匪黃教作逆，……撓等三人，選拔壯番，追隨憲天，捨身剿捕，……憲駕路經烏山腳龍眼，親視三重埔，地闊曠野，荊棘叢茂，最易藏奸出沒之處，隨時停駕、查問。即蒙單諭：撓等三人，作速集聚番丁，在地剪除荊棘，設柵防禦，以絕匪源。撓等遵諭，經已集聚星散番社，在地設柵堵禦，剪除荊棘，開闢種作，以資口糧。²²³

乾隆三十四年（1769）黃教起事抗官，新港社因從清廷征討有功，獲官方允許在烏山腳三重埔設柵防禦，並招集族人開墾耕作，三重埔即今內門區三平里的

²¹⁸同上註，頁 7-8。

²¹⁹藍鼎元，〈臺灣水陸兵防疏〉，《平臺紀略》，頁 71-72。

²²⁰簡炯仁，《高雄縣旗山地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高雄：高雄縣政府，2004 年），頁 233。

²²¹王必昌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94。

²²²同上註，頁 28。

²²³伊能嘉矩，《臺灣番政志》（臺北：南天書局，1997 年），頁 113-115。

舊木柵。另「烏山腳等處」指今光興里以北之地，此皆顯示在乾隆年間，新港社即已進入內門地區開墾。

根據簡炯仁的研究，新港社後來又南下侵占大傑顛社在羅漢內門的地盤，其活動範圍涵蓋木柵庄、東勢埔庄及今瑞山里。木柵庄今分為內興、木柵、三平等三里，里內住戶皆有明顯為平埔族的姓氏，如內興里以力、月、宜等姓為主，木柵里以東、車、姬等姓為主，三平里以東、童、机等姓為主。此外，鄰近的石坑里亦有卓、姬等姓氏。²²⁴而大傑顛社在漢人及新港社的入侵下，被迫退出羅漢內門，進入羅漢外門旗山市鎮附近，再於乾隆年間奉命遷移至六張犁（今旗山區永和里東北角）以北，沿楠梓仙溪設隘防禦「生番」。日治時期的大傑顛社族人多集中在內門溝坪溪沿岸，及旗山圓潭里以北的楠梓仙溪沿岸；而今該社族「漢化」嚴重，已無遺跡可尋，僅內門永富里、永興里、金竹里等四處尚遺留其「公廨」祭祀習俗。²²⁵

內門原為大傑顛社的所在地，但在漢人的入侵墾殖下，生活空間漸受擠壓，尤其朱一貴事件發生後，清廷大舉搜捕羅漢門，衝擊土著的勢力，吸引更多漢人移墾，加之新港社的入侵，終造成大傑顛社的遷離。而曾接受清廷徵召征討朱一貴陣營的新港社，後來也在漢人的進逼下，逐步從臺南遷徙到內門地區。這兩個與朱一貴事件有關的平埔族群，都曾經活躍於內門的土地上，但如今只剩下少數特殊姓氏及祭祀習俗可供探尋這段族群變遷的軌跡。

三、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

當明鄭時期漢人尚未進入內門，當地卻因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避居羅漢門山，而意外露出一絲漢文化的曙光，雖然稍縱即逝，但卻是內門歷史中值得紀念的一頁。

沈光文（1612~1688），字文開，號斯庵，浙江鄞縣（今寧波）人。少以明經貢太學，明亡後，追隨南明諸王，「乙酉，豫于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戊子，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當清兵攻抵福建後，降清的閩督李率泰「方招來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但他「焚其書，返其幣」，顯示其反清的堅定志節。後來沈氏見南明政權不保，本擬由金門移居泉州，但「挈家浮舟，過圍頭洋口，颶風大作，舟人失維」，而意外地來到當時為荷蘭人所據的臺灣，「受一廬以居，極旅人之困」，過著艱苦的生活。

明永曆十五年（1661）鄭成功攻克臺灣後，知沈氏在臺，「大喜，以客禮見」，並「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公」，甚尊重禮遇之。然鄭經繼位後，「頗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軍亦日削」，沈氏「作賦有所諷，乃為愛憎所白，幾至不測」，乃被迫「變服為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也因

²²⁴簡炯仁，《高雄縣旗山地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頁 59。

²²⁵同上註，頁 13-18。

此建立他與內門短暫的因緣。但後來沈氏並未往東進入內門的大傑顛社，而選擇向西來到今臺南善化的目加溜灣社，在此「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對臺灣原住民教育頗有貢獻。明鄭降清後，閩督姚啓聖極禮遇沈氏，原擬送他回鄉終老，但後因姚氏病故而作罷。康熙二十四年（1685）沈氏與諸羅知縣季麒光等人共同倡設「東吟社」，為臺灣第一個詩社，著有《福臺新詠》詩集。康熙二十七年（1688）沈氏病逝諸羅縣，葬於善化里東堡（今臺南市善化區坐駕里）。沈氏同鄉的史學名家全祖望稱其「海東文獻，推為初祖」²²⁶；季麒光在〈題沈斯菴雜記詩〉亦推崇曰：「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矣」²²⁷，顯見沈氏對臺灣文化的開創之功。

沈光文在臺詩作大概分兩類，一為抒發羈旅臺灣，懷想故國，思念家鄉的心情，如〈思歸〉六首之一：

山空客睡欲厭厭，可奈愁思夢裏添。竹和風聲幽戛籟，桐篩月影靜穿簾。
暫言放浪樵漁共，久作棲遲貧病兼。故國霜華渾不見，海秋已過十年淹。

228

一是吟詠臺灣本地的花草蔬果及風土民情，如〈番柑〉、〈番橘〉、〈釋迦果〉、〈椰子〉、〈番婦〉等，顯示他並非僅懷抱異鄉過客的心態，而有把臺灣當成家鄉的想法，開始關注此地的人文景物。其中〈番婦〉一詩曰：

社裏朝朝出，同群擔負行。野花頭插滿，黑齒草塗成；賽勝纏紅錦，新粧掛白珩（項常掛瑪瑙珠）。鹿脂搽抹慣，欲與麝蘭爭（番抹鹿油以為香）。²²⁹

此詩描寫平埔族婦女的活動與裝扮，觀察頗為細緻。在1993年出版的《內門鄉誌》中將沈光文列為鄉賢名士，並摘錄此詩，同時註曰：「番婦『擔負行』的錄在現今觀音亭，也取名叫『番仔路』。」²³⁰內門觀亭里確有「番仔路」的地名，但應非此詩所描寫的場景，沈氏雖曾避居於羅漢門山中，但文獻中並無其進入內門或與大傑顛社互動的記載，較有可能的是他教學及行醫的目加溜灣社。

同樣的，在《內門鄉誌》中亦摘錄沈光文〈普陀幻住庵〉一詩，曰：

磬聲飄出半林聞，中有茅庵隱白雲；幾樹秋聲虛檻度，數竿清影碧窗分。
間僧煮茗能留客，野鳥吟松獨遠群；此日已將塵世隔，逃禪漫學誦經文。

231

該鄉誌並加註曰：「沈光文所幻的『住庵』，終成三百三十年的古剎，在現今內門的觀音亭紫竹寺。」²³²另毛一波〈試論沈光文之詩〉、盧嘉興〈臺灣的第

²²⁶以上有關沈光文生平的引文，俱出於全祖望，〈沈太僕傳〉，收入鄧傳安，《蠡測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55-56。

²²⁷季麒光，〈題沈斯菴雜記詩〉，收入周鍾瑄編纂，《諸羅縣志》，頁263。

²²⁸范咸編纂，《重修臺灣府志》，頁724。

²²⁹周鍾瑄編纂，《諸羅縣志》，頁265。

²³⁰龔文雄總策劃，《內門鄉誌》，頁215。

²³¹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377。

²³²龔文雄總策劃，《內門鄉誌》，頁215。

一座寺院——竹溪寺）則指此普陀幻住菴應為羅漢門的超峰寺（今高雄大崗山舊超峰寺）。²³³但也有學者認為應指浙江普陀山上的幻住菴，如陳漢光指出「普陀，係指浙江普陀山而言；故此詩之成，應在隆武元年（順治二年乙酉，1645年）魯王『畫江（畫錢塘江而守）之役』後。其時魯王入海，光文可能逃到普陀山。」²³⁴廖一謹亦持此說。²³⁵事實上，浙江普陀山確實有一座禪寺曰「幻住菴」，乃元朝禪門臨濟宗楊岐派傳人——中峰明本禪師所建，他並著有《幻住菴清規》一卷，刊行於世。²³⁶由此可知，沈氏詩中的普陀幻住庵應非「雍正間，有僧紹光者，結茅於此」²³⁷的大崗山舊超峰寺，亦與「雍正十一年縣丞葉文炳建」²³⁸的內門紫竹寺無關。

另外，楊惠南認為沈光文既「變服為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則明末清初之際，羅漢門已有簡單的佛寺存在。朱一貴事件距沈氏變服為僧已約有六十年，此時羅漢門除沈氏所居茅廬外，應已有其他佛寺存在；而藍鼎元、陳夢林皆曾記載有僧人參與此一事件，則此僧人當即住在羅漢門的佛寺中。²³⁹又根據沈氏〈吳正甫忽欲為僧，以柬寄賦答〉一詩自註曰：「余釋名超光」，顯示他確曾在羅漢門山的佛寺出家，²⁴⁰以明末清初當地即有佛寺來看，至清康熙末年當有進一步的發展，也確有可能因地緣關係而有當地僧人參與朱一貴的起事。

四、紫竹生春與七星墜地

在「內門八景」中，除前述位在群山列嶂的「銀屏獻瑞」、「將軍卓立」、「金交獨座」、「石門聳翠」等外，尚有「紫竹生春」、「七星墜地」兩景，雖無山林之勝，卻是當地最重要的風水寶地，

「紫竹生春」位在內門的觀亭里，為二仁溪與七星洋溝水聚匯處，中間形成一小盆地，其狀宛若一個小盆地，地理師謂之「蓮花穴」。相傳在清康熙年間，有先民郭元興奉觀音菩薩神像，由福建德化縣渡海來臺，初居住於番仔路

²³³張曼濤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頁233-254。

²³⁴陳漢光，《臺灣詩錄（上）》（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84年），頁44。

²³⁵廖一謹，《臺灣詩史》（臺北：武陵出版社，1989年），頁86-86。

²³⁶楊惠南，〈兩首有關臺灣僧人抗清的詩作〉，頁283。

²³⁷連橫，《臺灣通史》，頁588。

²³⁸王必昌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202。

²³⁹楊惠南，〈兩首有關臺灣僧人抗清的詩作〉，頁283-286。

²⁴⁰李文環教授在審查意見提及：「沈氏於康熙二十七年去世，文獻記載康熙三十八年才有漢人進入羅漢門，怎可能會有佛寺呢？」如依全祖望的〈沈太僕傳〉記載：「變服為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則沈光文應在今內門與臺南交界山區的佛寺出家，且後來並未往東進入內門的大傑顛社，而選擇向西來到今臺南善化的目加溜灣社，在此「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根據連橫《臺灣通史·宗教志》記載：「東寧初建，制度漸完，延平郡王經以承天之內，尚無叢林，乃建彌陀寺於東安坊，延僧主之。」可見明鄭時期臺灣已有僧人及佛寺。又據楊惠南教授指出，臺灣早期佛教出家僧人有四種，其中包括明末遺老「逃禪」出家者、明亡後隨移民逃難而來的僧人、明鄭時期官員由大陸延請來臺的僧人等（氏著，〈兩首有關臺灣僧人抗清的詩作〉，頁289），這些都說明明鄭時期臺灣已有僧人及佛寺，沈氏於羅漢門山的佛寺出家，應為可信。

一帶。有天菩薩座前之香爐不翼而飛，郭氏遍尋不獲，甚感詫異。數日之後，郭氏路過今內門紫竹寺之址，發現香爐竟飛來置於此地番石榴樹的三叉枝上，爐內仍香煙繚繞。此事為鄉里所知，咸感靈異，乃公議由郭家供獻神像，在番石榴樹所在地興建廟寺，於雍正十一年（1733）三月落成。乾隆三十四年（1769）福建水師提督兼臺灣鎮總兵吳必達經此地，特進入膜拜，並敬獻「紫竹生春」匾額，並曾在乾隆十七年（1752）、嘉慶十九年（1814）、光緒九年（1882）、昭和三年（1928）及1969年進行多次重修，²⁴¹今內門紫竹寺內仍供奉當年停置飛爐的番石榴樹三叉枝樞，見證這段神奇的「飛爐事件」。

在內門紫竹寺的出版品中，也提到此一「飛爐事件」的傳說，並特別強調此地為「蓮花穴」的風水寶地，曰：

佛祖自西土來，數顯靈蹟，飛爐示景擇地，地理居坐蓮花穴，環境二層龍水環繞，四面重山聳立；東抱龍潭吐霧，西擁虎岫生風，南有銀屏獻瑞，北拱七星墜地，巍峨名山勝地，是今日靈威顯赫，慈暉普照，霖霖大地之所憑依也。²⁴²

「二層龍水」指貫穿內門的二仁溪，舊稱二層行溪。「東抱龍潭」、「西擁虎岫」即是前述內門東埔里的龍潭與內東里的虎頭山，兩者常以「龍潭」、「虎穴」並稱。「銀屏獻瑞」指瑞山里的銀錠山，「七星墜地」則位在觀亭里北邊菜公溪右岸的平原，原有七堆土墩散布於平原之上，故舊稱為「七星洋」。內門紫竹寺的觀音佛祖座落於此山水奇景環抱的「蓮花穴」上，有頗多庇佑鄉民的顯靈事蹟，²⁴³因而成為當地最重要的信仰中心。

「七星墜地」相傳是內門紫竹寺龍脈經過的勝地，因其形狀宛如北斗七星而得名。在紫竹寺的出版品記載其由來傳說，曰：

地方耆宿相傳，這是在古早的一個夜晚，夜空中有七顆流星飛降在內門觀音亭聚落一帶，散落在方圓二、三平方公里的原野上，排列形狀宛如北斗七星的七個土墩，就是七星塔，這個地方稱為七星墜地。²⁴⁴

地方另有一種說法，謂此「七星塔」乃觀音佛祖為遏止番害而施的「散豆成兵」妙法所置。其說略以：

以前內門人常要提防土匪與原住民入侵，過得頗不平安。有天晚上土匪要來搶劫，從山上就看見莊內燒了七把火，好像有很多人巡邏，故取消行動。不久原住民要入侵時，同樣看到七把火，也因此放棄攻打。後來有人問起時，才發現當地晚上無人巡邏看守，村民因此以為是七星神君顯靈化為七把火，幫助村裡躲過危難，自此七星塔的信仰也日益擴大。

²⁴¹龔文雄總策劃，《內門鄉誌》，頁55、170。該鄉誌記載吳必達贈匾乃在乾隆七年，但依匾額上所題年代為乾隆己丑年，應為乾隆三十四年，此時的吳必達方任福建水師提督兼臺灣鎮總兵，也才有可能來此參拜贈匾。

²⁴²內門紫竹寺重建委員會，《內門紫竹寺沿革》（高雄：內門紫竹寺，1978年），頁1。

²⁴³劉雪瓊，〈高雄內門紫竹寺傳說對聚落認同之研究〉，《高雄文獻》1卷3、4期（2011年12月），頁60-67。

²⁴⁴陳正之，《紫竹生春——內門紫竹寺文化志》（高雄：內門紫竹寺管理委員會，2004年），頁32。

「七星墜地」最爲膾炙人口的傳說，是發生在日治時期的「斷犁」事件，內容略以：

日治時期，七星洋周圍土地屬日人旗尾製糖會社（今旗山糖廠）所有。日人擬在此種植甘蔗，社長命令農務課雇工整地，當地居民不敢冒犯神明，遂從臺南一帶請來工人。工人揮鋤墾地即傷到腳，問附近居民才知冒犯神明，故都放棄工作而去。不信邪的社長決定調用「火犁」（舊式的動力耕耘機）來處理，可是當其粗厚的鋼索拉直拖深耕犁，卻很快地斷成兩截，社長要技工黏接好再拖，此時傳來社長小孩發高燒的消息，要他趕到高雄醫院去。在旗山車站候車時，副站長告以勿惹神明生氣，社長若有所悟，表示如能保佑小孩平安，即不動那塊地，並隨即電告工人先行停工。他抵達高雄醫院時，原不省人事的小孩已退燒無恙，小孩告以有個個子很大的人，一直壓在他身上，讓他不舒服。後來社長不但履行先前承諾，不動那塊地，還敬獻一個銅製大香爐給紫竹寺，表達對神明的歉意。²⁴⁵

臺灣民間視「七星墜地」爲風水寶地，是地靈人傑的象徵，也常是名寺古剎的所在地，在彰化大村鄉、高雄阿蓮的超峰寺、嘉義太保福濟宮、臺南的新化、後壁及相傳是王得祿出生的白河區虎山里，都有此風水之說，但以內門的「七星墜地」最負盛名，原因即在於它不僅與香火鼎盛的紫竹寺相連結，還有這些廣爲人知的顯靈傳說，更爲它增添神奇的色彩。1960年紫竹寺管理委員會爲維護並美化「七星墜地」的景觀，徵得土地業者的同意，將七堆土墩以鋼筋水泥建造成四公尺的七層登臺，今已成爲重要的地標。

在朱一貴的傳說中，也常出現「風水寶地」的內容，或謂其祖先葬在好地理，或謂其鴨母寮爲吉地佳穴，因而造就其反清大業。這類傳說有時會出現竹子插在地上生根或長出枝葉的情節，此正與內門「紫竹生春」的意象相符，或許即是受到當地風水傳說的影響。若從形而上的角度來看，朱一貴原在大武丁（屏東佳冬鄉大同村）養鴨，卻千里迢迢跋涉至內門，最後在此發起驚天動地的反清事件，彷彿冥冥之中早已注定，這或許也因內門是個「風水寶地」吧！

²⁴⁵劉雪瓊，〈高雄內門紫竹寺傳說對聚落認同之研究〉，頁 56。

²⁴⁶龔文雄總策劃，〈內門鄉誌〉，頁 56。



圖 11 內門「七星墜地」景點（作者自攝）

五、萃文書院與義民祠

在內門紫竹寺內外，尚有萃文書院與義民祠兩處史蹟，見證當地在朱一貴事件後的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萃文書院位在觀亭里觀亭國小左側，距紫竹寺約五十公尺，其院宇建築規模雖不大，但卻在清領時期擔負起當地及周邊鄉鎮的教育重任，旗山、關廟、歸仁、新化、田寮、美濃等地學子，皆風聞前來就讀，一時蔚為風氣，盛況不替。²⁴⁷

根據《內門鄉誌》的記載，嘉慶十七年（1812）地方人士貢生游化等三、四人發起尊崇孔子及諸賢，發展地方教育，首倡興學之舉，地方人士爭相贊助，遂創設萃文書院。嗣後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再由董事貢生黃玉華等重予擴建，並陸續延聘教師教讀。²⁴⁸不過，據道光二十五年（1845）〈新建萃文書院碑記〉所載：

我羅漢內門諸同人，崇祀文昌帝君，肇自嘉慶壬申年：捐金合朋，逐年輪祝，久已蒙庥有素。而未有宮闕以壯帝居，殊非所為靈爽之憑者矣。茲公議將所□積公項鳩齊，新建廟宇，特祀聖帝，足見尊崇；而東西兩翼室，可令延西席，教子弟讀書其中。將閭里藉以增光，而文運因而丕振者也。事關大典，稟請邑侯閻批准。爰是僉舉董貢生黃玉華、監生蕭作又督建，卜吉在紫竹寺西買田地，橫直十丈，年帶課穀二石四斗，諏日興工；未幾帳殿崔嵬，觚稜金爵，卓乎可觀。成斯舉者，□□□□□□□□聖神眷顧之意有在耳。至其廟貌巍峨，左環虎頭山，右接龍潭井，異日文明煥發，士人虎榜龍門，不即此操券也哉？落成之日，榜曰「萃文書院」。□合勒石，以垂不朽。是為記。²⁴⁹

由此可知，嘉慶十七年並非創設萃文書院，而是當地開始奉祀文昌帝君，且此

²⁴⁷同上註，頁 165。

²⁴⁸同上註。

²⁴⁹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年），頁 277。

時尚無固定的祭祀場所，而是輪祀於地方士紳的宅邸。迄至道光二十五年方在內門紫竹寺西側購置田地，正式興建文昌帝君廟，並以左右兩室作為延師教學的空間。換言之，萃文書院乃建成於道光二十五年，最早僅為奉祀的文昌帝君的廟宇，後來才將一部份空間作為教育之用。其實清代臺灣書院中，大多奉祀有文昌帝君，有的甚至是無生童就讀其間的純文昌祠，如雲林斗六的龍門書院、彰化北斗的螺青書院等；²⁵⁰萃文書院建成之初即是此種純文昌祠。

另外，在此〈新建萃文書院碑記〉中，由欽加分府沙縣學訓導游化領銜署名，顯見他不僅是最初發起奉祀文昌帝君的地方士紳，也促成興建萃文書院的重要人物。游化為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歲貢生，《重纂福建通志》載其生平曰：

游化字誠伯，鳳山人。嘉慶間，蔡牽滋擾，化奉檄縋城而出，募義勇守內門官倉，眾恃以安。又隨總兵愛某擒獲洋匪，復隨同知錢某搜山，皆有功。初，化以歲貢生就銓教職，至是敘功，功六品銜。道光三年，選沙縣訓導，以病歸。值賊匪楊良斌亂，內門路通南北，化募民堵禦，賊不得逞，乃受縛；大吏嘉之，復奏加五品頂帶。年七十五卒。²⁵¹

游氏不僅具有歲貢的功名，且在蔡牽、楊良斌侵擾內門時，挺身保護鄉里，協助官府搜捕「賊匪」，建立軍功而加五品官銜，堪稱是文武全才的地方領袖。在游氏的領導下，內門的文教漸盛，其後又有游大謨、黃玉華、游思賢、蕭為旌、張廷璋、劉岳、劉店、張粽進、林克昌、劉美等人具有貢生、監生、武生、秀才等功名，顯見當地人才輩出，故流傳有「九萬十八千（指財富），八秀三貢生（指功名）」之諺語。²⁵²

內門為朱一貴起事的基地，又是其餘黨逃竄躲藏之處，曾引起清廷大肆搜捕，甚至欲加以清空禁絕，以杜亂源。但隨著當地的文教發展與社會變遷，內門不僅已非昔日官府眼中的禍亂之藪，甚至還協助清廷維護治安、平定動亂，上述屢建軍功的游化即是一例。另在內門紫竹寺的右廂還有個義民祠，也是在祭祀張丙事件中與「逆匪」許成打仗犧牲的庄民，顯示當地已褪去反清的色彩，而被朝廷視為忠義之鄉里。

義民祠供奉義首劉元明及蕭齊、湯玉、白祿等義民，其神位牌記載：「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初二，臺灣縣羅漢內門莊眾與逆匪許成等打仗，陣亡義首一名、義民五十一名。……」²⁵³道光十二年（1832）臺灣發生張丙事件，南路的許成也在鳳山縣起事響應，根據此事件後調任臺灣到周凱的記載：「道光十二年冬，張丙倡亂嘉義。……鳳山許成、臺灣林海攻鳳山，奪羅漢門，應張丙為南路賊。」、「是時，南路鳳山縣賊許成，以月之初十日豎旂觀音山，亦偽號天運，……以滅粵為詞。遏運郡之米，窺郡城。」²⁵⁴另據鳳山縣附貢生黃文儀〈紀

²⁵⁰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臺北：常民文化，1999年），頁23-24。

²⁵¹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頁816。

²⁵²龔文雄總策劃，《內門鄉誌》，頁165。

²⁵³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年），頁597-599。

²⁵⁴周凱〈記臺灣張丙之亂〉，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許逆滋事五古十二首·打漢門〉一詩曰：「縣東有一境，號曰羅漢門。此地稱粵區，賊伺爲巢屯。陂頭既敗北，免窟營孔殷。」²⁵⁵簡炯仁認爲許成既「以滅粵爲詞」，又攻打「粵區」羅漢門，顯示內門當時應屬客家聚落區，其義民祠內所供奉的義民，即是當地的客家村民。²⁵⁶

不過，今內門並無客家聚落，耆老也否認與客家人有關係，《內門鄉誌》所載姓氏祖籍別亦皆屬漳州及泉州府，當地已找不到任何客家聚落的遺跡。清領時期的內門是否有客家聚落？簡炯仁引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所載：「羅漢內門、外門田，皆大傑巔社地也。康熙四十二年，臺、諸民人招汀州屬縣民墾治。自後往來漸眾，……」²⁵⁷認爲汀州屬縣民即「汀州客」，證明當地在清領初期確有大批客家人入墾；然即便如此，這些「汀州客」入墾至許成攻打內門已有百餘年，當地是否仍維持有客家族群，不無疑義。另外，簡炯仁在研究中逕將「粵」等同於「客」，也過分簡化「閩／粵」、「福／客」之間的關係，這點在林正慧的論文中已有辨正；²⁵⁸換言之，即使羅漢門被稱爲「粵區」，也未必即是客家人聚居之地。

如從周凱的記載來看，許成雖「以滅粵爲詞」，但其「擾東港」、「圍鳳山埤頭竹圍」²⁵⁹皆非針對粵庄，或許「滅粵」只是號召閩籍群眾起事的藉口。再從鳳山縣歲貢生鄭蘭〈勦平許逆紀事〉來看，其記載「（許成）糾黨轉攻羅漢門」，自註「賊攻城挫衄，知羅漢門險固，欲據爲巢穴。……」而前引黃玉華之詩亦曰：「（羅漢門）賊伺爲巢屯。陂頭既敗北，免窟營孔殷。」顯示許成是因攻打鳳山埤頭失敗，故轉攻形勢險要的羅漢門，以作爲其陣營的根據地。換言之，許成攻打內門應是出於戰略考量，而非針對當地有粵庄而來。

再者，許成會選擇攻打內門，或許也與內門、燕巢兩地的關係有關。根據鄭蘭〈勦平許逆紀事〉記載：「許成，邑觀音里人，病蠱，綽號大肚。聞嘉匪茲事，遂於十月十三日首豎逆旂。賊眾推爲大哥，札僞營於角宿莊。」可知許成乃鳳山縣觀音里人，大本營在境內的角宿莊，即今燕巢區角宿里。角宿莊內有一角宿天后宮，創建於乾隆三十八年（1733），爲高雄地區頗負盛名的媽祖大廟，今內門腳帛寮龍角寺即由該廟分香而來，中埔龍角寺亦緣於一角宿人迎奉媽祖金身而來。另內門的龍潭天后宮有則傳說，謂該廟在同治初年前往臺南天后宮進香，適逢角宿天后宮也來進香，曾因偷換其媽祖金身而遭攔阻，危急之際媽祖大顯神威，將龍潭進香團成員及其金身化成四隻燕子，平安飛回龍潭。²⁶⁰這些事蹟與傳說皆顯示內門、燕巢因媽祖信仰而有密切的關係，兩地甚至還會因此發生衝突，由此亦可推測燕巢「大哥」許成應對內門有相當的掌握與瞭解，而有攻打內門作爲根據地之舉。

年），頁 124、128。

²⁵⁵ 盧德嘉編纂，《鳳山縣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436。

²⁵⁶ 簡炯仁，《高雄縣旗山地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頁 244-247。

²⁵⁷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12。

²⁵⁸ 林正慧，〈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爲起點〉，頁 40。

²⁵⁹ 周凱，〈記臺灣張丙之亂〉，頁 129-130。

²⁶⁰ 龔文雄總策劃，《內門鄉誌》，頁 176-177。

然不論內門義民祠內奉祀的是否為客家人，從清廷設祠褒揚這些協助官府平亂的「義民」，加上當地創建「萃文書院」提倡文教，都顯示內門在清代中葉之後，已逐漸由朱一貴事件時充滿草莽氣息的移墾社會，逐漸朝講忠義、重教化的文治社會發展，實可視為是清代臺灣社會轉型的一個縮影。

六、宋江陣與總鋪師

內門群山列嶂的特殊環境，常為當地帶來治安的問題，最早有大傑顛社與漢人移民的衝突，造成漢人「每被土番鏢殺、或放火燒死，割去頭顱」的慘劇，後來又有朱一貴事件、張丙事件所引起的動亂，加上不時有土匪與原住民的侵擾，使當地居民為求自保而組武館練習武藝，各村落皆有自己的自衛團體，逐漸演變成今內門最負盛名的民俗藝陣——宋江陣。

內門宋江陣之興盛，主要與當地的觀音佛祖的信仰有關。雍正十一年（1733）內門紫竹寺創立後，先民為感謝觀音佛祖的神恩，各村落以「約」為單位，自組武力性團體，並於佛祖聖誕遶境時幫忙「鬥熱鬧」。後來內門原有的武力團體結合《水滸傳》的英雄故事排演而成宋江陣，並逐漸演變出各式各樣的陣式內容。日治時期內門宋江陣曾一度遭日人禁止，也不再具有防衛性功能，而侷限在純宗教功能。戰後內門宋江陣又恢復參與紫竹寺的遶境活動，並配合南海紫竹寺的建成，維持「熱鬧三年，休息三年」的慣例。²⁶¹今內門宋江陣在觀音佛祖出巡時，擔任座前的護駕，代表佛祖驅邪避凶、護境平安，並在聖駕要離開或返回廟宇時，排出「青刀巷」的盛大陣式，讓佛祖穿越而過，以示隆重歡迎。此外，紫竹寺會在每年宋江陣開館之際，依陣頭大小給予經費補助，顯見兩者具有密切的關係。²⁶²

2001年在交通部觀光局的主導規劃下，將三年一輪的觀音佛祖遶境活動，擴大成每年舉辦的「內門宋江嘉年華」，除維持原有的宗教活動外，還融入許多在地民俗、文化、觀光的元素，深獲各界好評，成為全國十二大觀光節慶之一，也大大打響內門宋江陣的名號。根據呂志忠的調查，內門境內的民俗藝陣團隊多達六十二個，包括有二十四隊宋江陣及龍陣、獅陣、跳鼓陣、白鶴陣、七里響、牛犁陣、太平歌、南管等文武陣頭，這些陣頭除由各村落自行組成外，境內各級學校如內門國小、景義國小、觀亭國小、西門國小、溝坪國小、木柵國小、內門國中、實踐大學等，也都組成民俗技藝團隊，²⁶³顯示內門不僅是名符其實的「宋江窟」，被譽為「民俗技藝文化故鄉」亦當之無愧。²⁶⁴

內門宋江陣的最大特色在保存有茅埔、石坑、橫山等三團「番仔宋江」。這三團宋江陣均出於同一個師傅「番仔公」，迄今在跟隨觀音佛祖遶境前，仍

²⁶¹王建臺、沈峰明，〈台灣鄉土體育之研究——以內門宋江陣為對象〉，《屏東教大運動科學學刊》3期（2007年1月），頁4。

²⁶²呂志忠，《內門地區宋江陣之研究》（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13-15。

²⁶³同上註，頁27-32。

²⁶⁴黃山高，《羅漢風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1年），頁38。

會依例回到「番仔公」的祠堂進行謁祖儀式，並進行整套動作的演練，讓師傅鑑賞一番，展現出不忘本的精神。「番仔宋江」的陣勢融合平埔族狩獵的遺風，配合擊鼓極為低沉，節奏也較短促，給人一股詭異的氣氛，隊伍以低姿態半蹲步伐前進，宛如狩獵時匍匐接近獵物，再攻其不備的情境，與一般鑼鼓喧鬧、威風勇猛的宋江陣大異其趣，也表現內門平埔族人對自身文化的堅持。另外，今內門尚有中埔頭、內埔、柿仔園等三團宋江陣會以「打臉」裝扮演出，其中柿仔園宋江陣還以古典小說《四遊記》的人物與故事背景作為演出題材，這些表演方式在國內宋江陣中皆甚少見，亦為一大特色。²⁶⁵

內門除了以宋江陣聞名外，尚有另一項代表性的產業——總鋪師。「總鋪師」是指臺灣民間「辦桌」的廚師，一般認為這項產業之所以盛行於內門，乃因當地山多田少、水土又差，造成農耕不易，鄉民必須另謀生計；而鄉里陣頭興盛，配合其團練時間，教頭會安排大鍋點心、吃食來慰勞團員，因此常需要有鄉民來張羅料理。後來逐漸有人以此為業，料理由簡單的飯湯、炒麵、米粉變成豐盛的桌菜，吃飯的器具也由用餐者自備，自行抬桌椅及端菜，演變由單一專人負責，加上婚喪喜慶的外燴助長，造成「辦桌」需求大增，總鋪師的產業也日益興盛。²⁶⁶

據國內旅遊業者的統計，內門地區約有一百五十組「辦桌」的總鋪師，平均每五戶鄉民，即有一戶是總鋪師，為全國密度最高的鄉鎮。2001年交通部觀光局策辦「內門宋江嘉年華」，即結合總鋪師的產業，讓各地觀光客在欣賞熱鬧的宋江陣表演之外，也能體驗當地的「辦桌」文化，成功打響當地總鋪師的名號，媒體甚至稱內門為「總鋪師的故鄉」或「臺灣食神之鄉」。不過，內門的「辦桌」師傅雖因活動需要而以「總鋪師」為名，但當地對內仍稱之為「刀煮師傅」，²⁶⁷另也有人認為「總鋪師」應寫為「掌庖師」，較符合廚師原義。²⁶⁸

根據喬健 2004 年在內門的田野調查，當地最具代表性的總鋪師有四位，分別是「六合一」的林町城、「四合一」的薛清己、「觀亭飯店」的龔文雄與「郭三湯」的湯四福。龔文雄與湯四福皆師承於蕭水池，蕭氏原為農夫，農閒幫忙擔任「刀煮師傅」，後因農地收成欠佳，逐漸將工作重心轉移到「辦桌」，在 1961 至 1971 年間成為旗山地區第一位專業的總鋪師。由於「辦桌」生意日益興隆，需要幫手協助，湯四福即是其第一批的助手，兩人也建立師徒關係。後來蕭氏的外甥龔文雄也來跟他學習「辦桌」，三年後出師，龔氏即出資購買一批桌椅碗盤，並招募助手，以其居住之觀亭村為名，創立「觀亭飯店」商號。而湯四福出師後，也與湯知角、郭莊棋合夥，集資購買設備，創立「郭三湯」商號。

林町城在十六歲時，即前往高雄市的餐廳工作，十八歲時在旗山的知名餐廳「一江山」擔任外燴廚師，廚藝頗受肯定，也開始自行接單辦理外燴工作。

²⁶⁵ 呂志忠，《內門地區宋江陣之研究》，頁 78-88。

²⁶⁶ 鄭永辰等，《內門十全寶典觀光行銷手冊》（高雄：內門鄉公所，出版年不詳），頁 44。

²⁶⁷ 喬健，〈中華飲食文化的小傳統——以高雄縣內門鄉「辦桌」行業為例〉，收入黃克武編，《食巧毋食飽——地方飲食文化（一）》（臺北：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09 年），頁 137。

²⁶⁸ 黃山高，《羅漢風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1 年），頁 46。

當時薛清己也在林氏的引薦下，進入「一江山」工作，學習廚藝，一年後離開「一江山」，也自行在外接單做外燴生意。1975 年林氏退伍後，與薛清己及其他兩人合夥，集資投入辦桌事業，創立「四合一」商號。「四合一」由於出身於「一江山」餐廳，菜色及料理皆較新穎，肉類食材取得成本業也較低，因此生意蒸蒸日上，很快即超越其他同業。

「四合一」因生意量日增，也自行訓練助手擔任「掌鼎」工作，有些助手學會廚藝後，即離職自行創業，投入辦桌市場。其他辦桌商號也有類似情形，如此不斷地擴張，導致內門的總鋪師愈來愈多。「四合一」經營二十年後，林町城因故退出，自行創立「六合一」商號。八〇年代，「四合一」、「六合一」成為內門總鋪師的兩大系統，後來「六合一」逐漸勝出，「掌鼎」師傅多達四十位，業務量佔內門一百五十組總鋪師的一半以上，外號「媯仔」的林町城也成為當地最具影響力的總鋪師。²⁶⁹

內門的宋江陣源於當地的地理環境，治安不靖，鄉民學習武藝，組織自衛團體，又因配合觀音佛祖的遶境活動，逐漸成為當地重要的民俗藝陣。總鋪師也因內門山多田少，農耕不易，鄉民另謀生計，加上為陣頭準備點心料理所累積的經驗，及婚喪喜慶外燴需求的增加，逐漸形成「辦桌」的產業，並在師承繁衍下日益擴張。這兩項緣於內門住民為因應艱困生活而形成的技藝與產業，本屬於一種民間社會的「小傳統」文化，但在現代創意的包裝下，反而成為內門最負盛名的兩大亮點，也創造出可觀的文化與觀光效益，實為偏遠鄉鎮及傳統產業振興發展的典範。



圖 12 內門學童的宋江陣表演（作者自攝）



圖 13 內門入口的宋江陣意象（作者自攝）

²⁶⁹ 喬健，〈中華飲食文化的小傳統——以高雄縣內門鄉「辦桌」行業為例〉，頁 138-142。



圖 14 內門總舖師（作者自攝）

七、興安宮與朱一貴文化園區

內門雖為朱一貴事件的起點，但由於歷經改朝換代，加上年代久遠，今境內已很難找到當年的遺蹟，僅存一些有關的地名，尚透露當地與此一事件的關連性。在內門光興里有一「鴨母寮」的地名，據《內門鄉誌》記載：「清時朱一貴在此居住，表面上是以養鴨維生，實際上卻多方結交義士，做反清復明的準備工作，於一九二一年（筆者按：應為一七二一年）起義，不幸失敗被擒解赴京師處決，後人即稱其養鴨的地方為鴨母寮。」²⁷⁰不過，早年農業社會常會搭寮養鴨，臺灣各地皆常見此地名，內門「鴨母寮」是否即與朱一貴有關，仍待考證。另在光興里西方有一「客寮」地名，據說是朱氏居鴨母寮時，其結交的義士來訪，皆帶到此地宴客，故名之。²⁷¹又在鴨母寮庄東南方約三百公尺處有一「國公田」地名，據考證即是上述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所欲清空禁絕的「黃殿莊」，此處原為朱氏結拜兄弟黃殿在內埔庄的居住地，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十九日，朱氏與李勇、鄭定瑞等人就在黃殿家中共商起事大計，後朱氏登基為王，分封功臣，黃殿也被封為國公，事後黃殿的居住地雖遭清軍掃蕩，焚毀殆盡，但鄉民為紀念此事，乃私下稱之為「國公田」。²⁷²另現居光興里鴨母寮的陳峰隆也講述一則傳說：朱一貴在「鴨母寮」養鴨，「客寮」宴客，「牛稠崙」操兵，「牛寮」養牛，「大草埔」種植牧草，「菜公坑」設置糧倉。²⁷³這則傳說整合「鴨母寮」周邊的聚落，依其地名意義賦予各項起事整備任務，亦頗富趣味。

除了有關的地名外，內門也在 1997 年起陸續興建興安宮與朱一貴文化園區，以彰顯當地作為朱一貴事件起點的重要意義。興安宮位在內門光興里鴨母

²⁷⁰龔文雄總策劃，《內門鄉誌》，頁 25。

²⁷¹同上註，頁 26。

²⁷²施添福總纂，《臺灣地名辭書（卷五高雄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 年），頁 277-278。

²⁷³2012 年 11 月 1 日筆者於興安宮採訪當地居民陳峰隆所述。

寮，原址為陳姓族人公厝，地方人士本欲在此興建朱一貴紀念館，也獲當時的臺灣省政府補助部份經費，但後因缺乏文物，加上募款不易，改為興建興安宮，於 1998 年落成，正殿中央神龕奉祀主神天上聖母，右邊奉祀福德正神及陳氏歷代祖先牌位，左邊則奉祀「鴨母王」朱一貴。廟前保存有一口水井及月眉塘，相傳水井是起義軍的飲水井，上書「反清復明民族英雄朱一貴鴨母王駐軍甘泉遺址，鴨王井（中興王井）聖蹟」；月眉塘則是當年朱一貴養鴨的池塘，上方建有景觀步道及朱氏養鴨的石雕像，並立碑上書「鴨母王朱一貴紀念碑座」。

奉祀在興安宮內的「鴨母王」朱一貴金身，最大的特色是胸前掛了一副算盤，金身旁有一小塊紅色立牌，上書「臺灣皇帝，封官賜財，賜福平安」。據宮內乩童透露，那副算盤可斷人官運財運，是「鴨母王」附身時特別指示的；不過當地人多不清楚算盤的作用，反倒是常有外地人悄悄來參拜，在大小選舉期間尤其多。光興里里長林忠順也表示，朱一貴雖然只當了兩個月的皇帝，但他是漢人移民臺灣數百年來，唯一一位稱孤道寡的皇帝，卻是不爭的事實，稱之為「臺灣皇帝」，不算吹牛。而皇帝手握生殺大權，可封人官、晉人爵、賜人財，也在情理之內。²⁷⁴另在興安宮內還有另一特色，即是在正殿神龕下供奉狗的神像，而非一般常見的虎爺。這條狗即是前述「早發神箭」傳說中，讓朱一貴過早發射神箭，錯失射殺康熙皇帝，因而被殺的哮天狗。據說「鴨母王」朱一貴的神桌下原供奉虎爺，但因地方不平安，於是就在廟的後方挖一個洞，讓虎爺到裡面閉關，等到哪一天地方安寧了，再將祂請出來。²⁷⁵

2009 年初，內門地方人士再於興安宮前興建「朱一貴文化園區」，根據「鴨母王朱一貴紀念碑」記載：「……內門鄉長洪輝煌及光興村長林忠順疲於奔命，多次召集地方人士，廣徵多方高見，乃於民國九十八年（二〇〇九年）初，擬訂興建計畫，向交通部爭取到興建『朱一貴文化園區工程』，經費約一千三百萬元，修建南海紫竹寺周邊環境及鴨母寮興安宮故有景觀『養鴨池』、『天泉古井』等遺留古蹟。遺憾的是石雕塑像，未能列在補助項目內，無法工程內設計施工，如此，似與原先計畫不符。後經村長及方人士，極力勸募經費（約一百萬），使朱一貴鴨母王紀念碑，順利興建完成；一個完整的觀光勝地，台灣草奔（筆者按：應為「莽」）鴨母王朱一貴稱帝的故居，綴成最美麗、最完整的觀光景點。」碑文最後並列出石雕像的捐獻者，包括內門紫竹寺、南海紫竹寺各捐二十五萬元，光興里長林忠順捐十萬元，餘款由地方熱心人士捐獻。由此可知，林忠順里長出錢出力，堪稱是促成「朱一貴文化園區」的最大功臣。

新建的朱一貴石雕像位在月眉塘的上方正中央，高 15 尺 1 寸、基座 9 尺 7 寸，遠較原雕像雄偉，造型也頗為不同。新的雕像頭戴斗笠，形象斯文忠厚，面容年輕，較符合朱氏三十三歲起事的樣貌。雕像腳下有數隻鴨子，以突顯「鴨母王」的形象；鴨子旁有數顆鴨蛋，則有意呈現「朱氏所養鴨母每日生兩顆蛋」的故事情節；而雕像手中拿著長長的鴨籠，在當地亦有則傳說曰：「內門這裡

²⁷⁴宋宜澄，〈鴨母王胸掛算盤封官賜財〉，《臺灣時報》6 版，2011 年 1 月 3 日。

²⁷⁵黃淑卿，《鴨母王朱一貴傳說研究》，頁 154。

都是青灰岩，沒有樹木，當時朱一貴拿的鴨筊就是刺竹，他將刺竹插在地上發竹筊，然後竹子就發起來了。」²⁷⁶雕像基座正面書有「台灣皇帝、人民英雄——鴨母王朱一貴紀念碑」；右面書有朱氏稱王時，民間流傳的歌謠：「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 六月還康熙」；左面則刻有一詩曰：「橫劍復台島，揭竿出內門；昔人灑熱血，今世歌英魂」。整體而言，新的雕像不僅氣勢雄偉，且較富有故事性，也能彰顯朱一貴起事的歷史意義，值得肯定。

近年來，林忠順里長與地方人士積極爭取經費，改善「朱一貴文化園區」的景觀，也與內門其他景點相互串連、共同行銷，吸引外地觀光客前來參訪，並已收到不錯的成效。相信在地方與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持續加強軟硬體建設，必能營造此園區成爲朱一貴事件的中心地標，增添內門歷史與文化的魅力。



圖 15 內門「鴨母寮」地名（作者自攝）



圖 16 內門朱一貴文化園區（作者自攝）



圖 17 內門興安宮（作者自攝）



圖 18 興安宮內朱一貴神像（作者自攝）

八、農特產與萬能薯

內門早年雖因山多田少，耕種不易，但隨著農業技術的改良，及農民用心的研發培育，也生產出許多知名的農特產品，爲當地帶來另一項經濟與觀光的效益。內門農產品中以龍眼、鳳梨、荔枝與蕃石榴最爲有名。當地龍眼的果核較小，果實大又甜美，其中紅殼肉質最爲甘甜，傳統烘焙的龍眼乾更是香氣迷

²⁷⁶同上註，頁 151。

人；而養蜂人也會將蜂巢放在龍眼樹下，讓蜜蜂直接採集龍眼花蜜，製成的龍眼蜜純度極高，含豐富的營養成分，具有養顏美容的功效。此外，鳳梨、荔枝與蕃石榴也是產量高、品質佳的主力農產品，三種水果皆已通過「吉園圃」安全蔬果認證，並獲得政府以「羅漢門」作為品牌認證，被譽為是「羅漢門三劍客」。

除了上述在地的知名水果外，也有農民因應內門的氣候與土質，引進新的農業品種，火鶴花即是一個成功的案例。被譽為「火鶴達人」的林青山與陳良賓，前者曾榮獲 2007 年的神農獎，後者則是內門農會花卉產銷第二班班長，兩人早期都在外地工作，後來都回到故鄉種植火鶴花。原產中南美洲的火鶴花，四季皆可開花，花色多，花期及插花壽命長，適合高溫溼熱的南臺灣種植。林青山培育的火鶴花外銷範圍遍布美國、澳門、香港、韓國與歐盟市場，且是全臺唯一成功外銷到日本的鄉鎮，每年銷往日本的火鶴花即有 150 萬枝，內門的火鶴花外銷產量也是全國第一。²⁷⁷此外，內門的傳統農產也經由研發加工，轉化成具經濟效益的特產品，如當地有上百公頃的竹林地，每年生產大量的麻竹筍與刺竹筍，經加工成為脆筍乾、蔭筍及筍角，廣受大眾喜愛。又如內門會大量種植花生，農民加工製成花生糖，香脆可口，甜度適中，又不黏牙，今已成為地方代表性的伴手禮。

在內門的農特產品中，最具地方特色者當推萬能薯。萬能薯正名為飛來鶴，別名有牛皮消、隔山消、牛皮凍、奶漿藤、野紅苔，當地傳說「萬能薯」為朱一貴的「皇帝嘴」所封，其曰：

另一項寶—「萬能薯」，也是朱一貴留下來的，這是只有內門才有的。

當時內門這裡農業不發達，都是羅漢腳，山裡有許多壞東西（蛇一類的毒物），被咬到中毒，沒藥可醫，朱一貴就種萬能薯。萬能薯是很貴重的東西，可解蛇毒，萬能薯這個名字就是朱一貴用皇帝嘴封的。²⁷⁸

這則傳說透露出兩個重要訊息，一是萬能薯為內門地區所特有，二是萬能薯最初的功能是在解蛇毒。根據當地農友林文能表示，大約一、二十年前，先民入山「斬藥頭」（採藥方），發現萬能薯排毒、補益的妙用，引進內門種植，經口耳相傳而帶動農友搶種，早年一斤曾賣到八千、一萬元的高價，讓內門鄉農家財源滾滾。萬年薯通常在每年國曆九月種植，約莫半年可以收成，秧苗下種時，需以稻草鋪蓋表土，避免過度曝曬或澆水過量，由於管理繁瑣，目前僅剩二十幾戶繼續種植。萬能薯在藥典中，具解毒作用，包括生薯、莖葉、切片、磨粉或是泡酒，服用後效用不一，不過因涉及療效，農友無法大肆推廣，近幾年售價下降到一斤幾百元。²⁷⁹

另據「萬能薯達人」林明政指出，內門因地質特殊，早在五十多年前即有鄉民種植萬能薯，當時大多是在自家門前種十幾株食用，大約二十多年前，萬

²⁷⁷鄭永辰等，《內門十全寶典觀光行銷手冊》，頁 11。

²⁷⁸黃淑卿，《鴨母王朱一貴傳說研究》，頁 151。

²⁷⁹王昭月，〈內門萬年薯，盼定位開通路〉，《聯合報》B2 版，2003 年 10 月 1 日。

能薯被發現具有許多功效，鄉民才大量種植。萬能薯種植時間長達七、八個月之久，每年六月採收，根、莖、葉皆可食用，可以新鮮及曬乾的萬能薯片燉雞、排骨或豬肉，是一道具有保健效果的藥膳，也可磨成粉方便攜帶，而葉子也可熬湯。近年來，林明政積極蒐集各種萬能薯功效的有關記載，並與學術單位合作研究，發現其確實具有多種有益身體的功效，除可解毒之外，也能健脾消食、去瘀消腫及增強免疫系統，對胃潰瘍、肝病、膽固醇、便秘、青春痘、農藥中毒、靜脈瘤、肝癌、白血病、老年癱瘓症等，都有改善的效果。他並陸續開發萬能薯的藥酒、藥粉、藥膏及養生醋等產品，也獲得各媒體的採訪與報導。²⁸⁰

內門本是不易耕種的惡地形，但在農民用心地開墾、種植、研發及改良下，開發出許多具有特色農特產品，為地方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堪稱是農村再生的成功範例。尤其萬能薯是內門特有的作物，又與朱一貴傳說有所連結，如能持續發掘其特殊功效，配合創意的行銷與包裝，當可成為地方最具代表性的特產。



圖 19 內門特產萬能薯（作者自攝）

²⁸⁰鄭永辰等，《內門十全寶典觀光行銷手冊》，頁 10-13。

第六章 尋找朱一貴的有關遺跡

一、臺南市小南城隍廟

在民間信仰中的神明，大多是生前有崇高的道德、偉大的功績或神異的表現，死後為百姓所感念，而以香火奉祀之，如媽祖、保生大帝、廣澤尊王、清水祖師、開漳聖王等皆是。除了大陸原鄉的神明外，有少數臺灣歷史人物在死後也成為民間祀神，最為常見的是「開臺聖王」鄭成功，而沈光文、陳永華、朱一貴等人，亦有百姓為其雕塑金身，甚至建廟加以奉祀。

目前奉祀朱一貴的廟宇，除高雄地區的內門興安宮、林園鴨母王廟外，尚有位在臺南市的小南城隍廟，較特殊的是該廟乃供奉城隍神，朱一貴只是「現任」的二城隍公。「城隍」一詞最早見於《周易》：「城復于隍，勿用師」，「城」指城牆，「隍」則為護城河。祭祀城隍源於古代天子蜡祭之一的祭水庸神，本為一種自然崇拜，東漢以後開始建廟祭祀，至明代城隍信仰達到高峰，明太祖依行政區劃分封都、府、州、縣城隍，制定廟制，建立上下統屬的神祀系統。城隍神最初職掌為保護城池，冥佑地方民物，後來逐漸擴大為禳解水旱疾疫，兼掌科名桂籍，並為冥間主宰，負有糾察地方官吏、賞善罰惡之責。

清代大體沿襲明代舊制，城隍信仰依然興盛不衰。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後，即隨著開發的腳步在各重要城市興建城隍廟，其中除臺灣府（臺南）城隍廟為明鄭時期所建外，包括臺灣縣、諸羅縣、鳳山縣、彰化縣等地的官祀城隍廟，皆為清廷所建。另外，清代臺灣民間也出現不少民祀城隍廟，如嘉義中寮安溪城隍廟、南投竹山靈德廟、彰化鹿港城隍廟、臺北大稻埕霞海城隍廟等，顯示清代臺灣官方與民間對城隍信仰的重視。

臺南市小南城隍廟為民間所建，因位在清代臺灣府城的小南門附近而得名，其沿革在歷史文獻及寺廟調查資料中皆無記載，但根據該廟的簡介所述：

民間傳聞玉皇大帝感佩朱一貴忠義節烈的精神，敕封其為「台南州城隍綏靖侯」，同治年間初以石子砌建小廟祭祀，清光緒年間，居於台南市安定區海寮的方馬德與方李親夫婦（現任主任委員吳方愛珠之父母）因感念觀世音菩薩慈悲顯靈，多次顯化相助，並指示必須移居府城。當舉家至小南附近時，經觀世音菩薩點化須護持城隍爺光威城域，鞏護隍都，遂而重修舊廟，虔誠供奉。

清中時期原為明末遺臣義士之祠堂，伴隨著諸將士之古石碑，早期香火稀微，由於城隍爺威靈顯赫庇佑眾生，消災解厄、指點迷津，神威遠播，香火鼎盛，終年不斷。

這段文字顯示該廟乃清同治年間所建，光緒年間經方馬德夫婦重修。此一說法的真實性如何，仍有待考證；不過文中所提到「諸將士之古石碑」，倒是提供一條追查該廟由來的線索。

這塊所謂的「諸將士之古石碑」，其實即是小南城隍廟原址旁的「義塚」

碑。根據《續修臺灣縣志》記載：「新南壇義塚殯舍：在小南門外法華寺後（乾隆四十二年，郡守蔣元樞捐置園地八甲有奇，以爲義塚。乾隆五十五年建造城垣，發掘無主骨骸五百六十五具；郡守楊廷理使韓必昌收葬於此，一時塚地布密焉。……）」²⁸¹由其方位來看，此「義塚」碑即是標示蔣元樞在小南門外所建，用以收埋無主骨骸的新南壇義塚，而小南城隍廟即在其範圍內。

小南城隍廟會建在新南壇義塚內，顯然與祭拜無祀孤魂的有應公廟有關。一般認爲有應公信仰源起於清代臺灣的祭厲制度與義塚設置，前者本爲官方設壇來祭祀孤魂鬼厲，後來衍變爲埋瘞枯骨的墳塚，兼爲停柩寄骸的小廟；後者則指公有的塚山或大墳塚，通常會在塚前立「萬善同歸」之墓碑，而後又有立小祠以祭祀者。²⁸²新南壇義塚既兼具祭厲與義塚的功能，則其範圍內當會形成有應公廟。再者，城隍與無祀孤魂也有密切關係，清代臺灣各級官府祭厲時，即有迎請城隍來主政厲壇之慣例；而民間也流傳有「水鬼變城隍」的傳說，謂水中溺死之水鬼，爲能再出生人間，須引他人至水中溺斃，成爲自己的替身；然而，如果水鬼能忍受三年的痛苦，不引他人入水中爲替死鬼，因有其功德，即可爲城隍。²⁸³今臺南地區的有應公廟中，即有逕以「城隍爺」或「城隍境主」稱呼所祭拜之無祀孤魂者；²⁸⁴而戴文鋒調查臺南地區無祀孤魂轉化爲神明，也發現確有有應公轉化成鎮山城隍、鎮海城隍之案例。²⁸⁵綜上所述，小南城隍廟既位在新南壇義塚內，又以「城隍」名之，則早期爲有應公廟的可能性極高。

小南城隍廟的原址位在今開山路現址的對面，在臺南大學實驗附屬小學圍牆下仍留有一小廟，額稱「小南開基小城隍公」。根據該廟簡介中所示早年的照片，是屬「三面壁」的建築形式，且「曾經以出明牌、觀浮字，賭徒雲集而聲名大噪」²⁸⁶，這些也都符合有應公廟的性質。1983年臺南市政府因整頓道路而拆除舊廟，由主任委員吳方愛珠及其夫婿募款在現址興建新廟，至1994年方完工落成，2000年舉行三朝祈安慶成清醮。新建的小南城隍廟爲三開間兩進式的陽廟形式建築，後殿爲二層樓，正殿供奉大城隍杜義招、二城隍朱一貴、三城隍雷域輝，以二城隍爲鎮殿主神；後殿供奉媽祖、註生娘娘與福德正神，前方神桌另供奉二城隍的分身，左右兩側則供奉大型的范、謝將軍及多尊神將；後殿二樓則供奉觀世音菩薩、藥師佛與文昌帝君。

小南城隍廟以朱一貴爲「現任」的二城隍，正是一種神明官僚體系觀念的體現。在漢人的民間信仰中，將神明世界即是現世官僚體系的投射，這在城隍

²⁸¹鄭兼才、謝金鑾纂輯，《續修臺灣縣志》，頁92。

²⁸²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46卷4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6年12月），頁53-58。

²⁸³增田福太郎著、古亭書屋編譯，《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9年），頁63。

²⁸⁴許獻平，《臺南縣北門區有應公信仰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在職班碩士論文，2007年6月），頁168。

²⁸⁵戴文鋒，〈臺南地區民間無祀孤魂轉化爲神明的考察〉，《臺灣史研究》18卷3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年9月），頁164-165。

²⁸⁶何培夫，〈城隍，爲人間解惑〉，《聯合報》17版，1996年5月17日。

信仰中表現得最爲明顯。傳統社會常將去世的循吏、功臣視爲地方的城隍，如宋代趙與時《賓退錄》即記載不少地方官死後爲城隍者，如鎮江、慶元等地爲紀信；隆興、贛袁等地爲灌嬰；福州、江陰等地爲周苛。²⁸⁷在臺灣也不乏「生爲循吏，歿爲城隍」的案例，如道光年間曾先後出任淡水同知的曹謹、曹士桂，相傳都因有功於民，而於死後出任新竹城隍；光緒年間曾任基隆海防廳廳長的包容，相傳也因爲人慈善、辦事公正，歿後爲地方官民建廟奉祀，稱爲護國城隍。²⁸⁸朱一貴生前雖非功臣或循吏，但他曾登基爲王，又在民間被視爲是民族英雄或臺灣皇帝，死後擔任城隍一職自是綽綽有餘，不僅能爲一般信眾所接受，還有助於提升小南城隍廟的層級地位。此外，城隍的任用、調任及陞遷，皆一如人間的官僚體系，人間官員在位有一定之任期，冥間城隍亦須在一段期間後調任他地，因此稱朱一貴爲「現任」的二城隍。

朱一貴於何時就任小南城隍爺，如依其簡介所載，朱氏死後被玉帝敕封爲「台南州城隍綏靖侯」，同治年間以石子砌建小廟祭祀，則似在建廟之初即任城隍。不過，如前所述小南城隍廟在舊廟時期應具有有應公廟的性質，故當時並無找歷史名人出任城隍之必要。最有可能是在舊廟拆除後，廟方希望擺脫有應公廟的色彩，不僅興建陽廟形式的新廟，也藉由歷史名人出任城隍爺的說法，讓該廟轉型爲「正統」的城隍廟。至於朱一貴爲何會雀屏中選，除因在民族主義及本土化的思潮下，朱氏在臺灣民間的地位日益提升外，1993年中視晚間六點檔推出的「鴨母王」連續劇，也可能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促使小南城隍廟趕搭電視劇的熱潮，再配合翌年新廟的落成，順勢「創造」出朱一貴出任城隍的說法。

今小南城隍廟訂二城隍朱一貴聖誕爲農曆八月十日，但以國曆十月十日爲綜合聖誕，同時爲三尊城隍舉行祝壽祭典，並曾對外徵求「鴨母王」朱一貴有關的文物資料，希望以後能擴大紀念。²⁸⁹另相傳小南城隍爺朱一貴是由媽祖渡爲神，朱氏感念媽祖之德，因此該廟每年都會到大天后宮拜見媽祖，還曾以牡丹御品宴祝賀鎮殿金面媽重光陞座。²⁹⁰小南城隍爺的靈驗事蹟頗多，曾指示一對在醫院服務的夫妻退休開店賣紅豆餅，也曾指引一名警察辭職改賣普洱茶餅，皆有很好的生意業績。²⁹¹另廟方表示小南城隍爺很擅長找失物，也曾幫助多位信徒找回失竊的愛車。這些各式各樣的神蹟展現，不僅已超出傳統城隍神的職能，恐怕也是朱一貴在天之靈所料想不到的吧！

²⁸⁷趙與時，《賓退錄》（臺北：廣文書局，1969年），頁293-294。

²⁸⁸林文龍，《臺灣掌故與傳說》（臺北：臺原出版社，1992年），頁85-104。

²⁸⁹林建農，〈小南城隍廟慶典登場 好戲連台〉，《聯合報》18版，2001年10月10日。

²⁹⁰凌珮君，〈小南城隍爺，牡丹御品宴媽祖〉，《聯合報》C2版，2006年2月26日。

²⁹¹洪肇君，〈夜夜託夢，城隍爺逼賣紅豆餅〉，《聯合報》A8版，2008年4月13日。洪肇君，〈城隍爺指示，賣茶餅一路發〉，《聯合報》C1版，2008年5月1日。



圖 20 臺南市小南城隍廟（作者自攝）



圖 21 小南城隍廟二城隍朱一貴（中間主祀神）（作者自攝）

二、林園鴨母王廟

位在高雄市林園區林園村忠孝東路與鳳林路口的鴨母王廟，據傳也是奉祀「鴨母王公」朱一貴。該廟沿革並無文獻記載，據說是建於日治時期，位在現址的左對面，原僅有三個香爐，且廟身甚低，需屈身始能入。1984 年因政府開闢鳳林公路徵收土地，而被迫遷移。1985 年在現址重建今廟，蔡源泉為主事人，也是最主要的捐款人。今該廟為面寬一開間、深一進的小型建築，廟內主祀「鴨母王公」，聖誕為農曆二月初二；陪祀福德正神、註生娘娘，中壇元帥及虎爺，並安有五營旗；左右兩邊牆面則有重建樂捐芳名錄碑及靈籤籤詩數十首。

根據地方耆老表示，該廟原是一間路邊亂草堆中的小廟，因頗為靈驗而遠近馳名，1985 年改建成現在規模，靈光已大不如前。²⁹²另也有耆老指出：「林園鴨母王廟昔為簡陋的廟宇，位於林仔邊市區通往溪州村的路邊，其旁有糖鐵鳳山線經過，鴨母王威靈顯赫，溪洲路上溪洲橋（俗稱黑橋）據傳鬼魅當道，繪聲繪影眾說紛紜，溪州人路經此廟，一定要先向鴨母王朝拜借路通過，才能確保一路平安回家。」²⁹³由這些地方人士的說法來看，鴨母王廟最初是亂草中的小廟，僅供奉三個香爐，又位在「鬼魅當道」之處，當地人為求避崇而祭拜之，不論外在形式或內在性質都頗似有應公廟。

此一有應公廟又為何會連結上「鴨母王」？根據地方人士的說法，因朱一貴曾經趕鴨至林園，在高屏溪岸溪埔地小村落，即今溪洲里與林園里之間的「鴨母王廟」現址搭寮養鴨，後來才有轉往內門。「日治時代，有天夜裡一個溪洲里人為母惡疾發作出外抓藥，經過鴨母王廟現址窪地水田，突然大群鴨聲鴨鴨叫！趕鴨人和村民燭火下相談甚歡，然後就突然人鴨消失於黑暗中。溪洲人當夜夢見『鴨母王』托夢告訴他過往的懷舊念念不忘之情，村民心凜神蹟設簡單靈位香案以奉祭之，母病因此不藥而癒。」²⁹⁴由此推測，「鴨母王廟」的緣起

²⁹²簡炯仁，〈朱一貴到底是那地方的人？〉，《臺灣開發與族群》，頁 422。

²⁹³戴健城，〈林園鴨母王廟〉，收入黃健君「戲說林園」網站，網址：
<http://jim1424.myweb.hinet.net/saylinyuan/saylinyuanweb.htm>

²⁹⁴同上註。

應是當地人曾在此看見趕鴨人及其鴨群的靈異現象，為免其作祟而建小廟祀之，後來因有靈驗事蹟而香火漸盛。

鴨母王廟所在的「溪州」，顧名思義即是指溪流中的沙洲，當地由於靠近高屏溪，早年應常有人在此養鴨，加上溪畔荒煙蔓草，確有可能在繪聲繪影之下，形成上述的靈異傳說。至於為何會將此養鴨人與朱一貴相連結，大概有兩種可能，一是朱氏從屏東佳冬鄉大同村趕鴨至內門的過程中，曾沿著高屏溪而行，而在林園溪洲停駐一段時日，成為當地人的歷史記憶，後來地方又出現養鴨人的靈異事蹟，自然會將兩者結合在一起。二是朱氏不曾到過林園，當初建鴨母王廟純粹是因為出現養鴨人的靈異現象，後來隨著「鴨母王」朱一貴在臺灣民間地位的日益提升，加上改建新廟，而將養鴨人附會成朱一貴，以去除原有的陰廟色彩，並增加該廟的正統性與知名度。

另根據簡炯仁訪問林園當地的耆老，對於鴨母王廟的來歷有兩種說法：一是說鴨母王在屏東某地「得地理」後，趕鴨子到林園來。後來他起事失敗，就在該廟被砍頭，其頭顱還埋在廟裡。二是該廟是由外地分靈而來的。第一種說法明顯與朱一貴解送北京處死的史實不符，簡氏依此推測可能是有一位朱一貴的國公，在此地兵敗被斬，而被附會為朱一貴；²⁹⁵不過，這種推測仍缺乏文獻或田野資料的佐證。第二種說法或有可能，但其所分靈的「鴨母王公」也未必即是朱一貴，且如前所述該廟前身極可能為有應公廟，此類陰廟也幾無分靈之事。

綜上所述，林園鴨母王廟最有可能是因其位在高屏溪畔的溪洲庄，早年常有人在此養鴨，而出現養鴨人及其鴨群的靈異現象，當地人為求避祟而建小廟祀之，後來才與同為養鴨人的朱一貴相連結，形成「鴨母王公」即為朱一貴的說法。然不論真相如何，此廟仍呈現溪洲早年的地理環境與養鴨情景，也反映民間對朱一貴的記憶與想像，至於「鴨母王公」是否即是朱一貴，也就不需要太計較了。



圖 22 高雄林園鴨母王廟（作者自攝）

²⁹⁵簡炯仁，〈朱一貴到底是那地方的人？〉，《臺灣開發與族群》，頁 422。

三、杜君英莊

在朱一貴事件中，杜君英是足與朱氏分庭抗禮的關鍵角色，由於其陣營的加盟，使朱氏能勢如破竹，一舉攻入府城，登基為王；但也由於他欲爭奪領導權，又有軍紀的問題，終與朱氏決裂而相互攻殺，甚至引發閩粵族群的衝突，注定朱氏政權快速敗亡的結局，誠可謂「成也杜君英，敗也杜君英」。杜君英在臺灣民間的地位與知名度雖不及朱一貴，但在清代屏東內埔平原卻出現「杜君英」的地名，迄今仍為許多當地人與外地移民的共同記憶，且也保有衣冠塚、義勇祠、慈鳳廟等有關崇祀，見證這位朱一貴事件的重要人物。

根據地方人士的說法與學者的考證，杜君英莊有新舊之分，舊杜君英莊原址位在內埔鄉東勢村大和社區，新杜君英莊則位同鄉中林村坪腳社區。這兩個新舊村莊因何形成？在東勢村大和社區義勇公祠的牆上，有塊由劉正一所撰的「義勇杜國公事略」碑記，其末段有書：「據傳杜君英敗亡後，其部屬中有多人逃至番仔厝（內埔鄉建興村）附近定居，將杜國公銀牌遺物埋葬，稱其莊為杜君英莊，歷百餘年，因受隘寮溪洪水氾濫，莊民不堪水患之苦，而人煙四散，其中有十餘戶遷徙今內埔鄉中林村之小中林，即新杜君英莊也。」

如就史料來看，杜君英「在下淡水檳榔林招集粵東種地傭工客民」²⁹⁶起事，下淡水檳榔林即今內埔鄉義亭村，則其部眾當以此地周邊的粵東人為主。而當藍廷珍欲招撫藏匿山中的杜氏時，有言：「彼當倡亂之初，聲勢猖獗，更甚于朱一貴。比及陷郡，欲與一貴爭王，迨後吞併相攻，敗走虎尾溪，其眾尚四五萬。王師入郡三日，彼尚有八千人屯踞貓兒干。」²⁹⁷顯見杜氏陣營人數眾多、聲勢浩大，其當頗具領袖特質，方能為部眾所擁戴追隨。又據《臺灣採訪冊》記載：

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之亂，有偽封國公杜君英者，粵之潮洲人也。其旗賊眾最雄，閩之賊俱忿恨之。於是，合眾攻君英。諺有云：十八國公滅杜是也。殺人盈城，尸首填塞街路，福安街下流水盡赤。君英敗死，粵籍奔竄南路，合眾藏匿一莊，曰「蠻蠻」。聞大兵至，起義旗，協攻閩賊有功。蒙賞頂戴纍纍，遂構聖恩亭於莊中。此閩粵分類之所由始也。

²⁹⁸

「蠻蠻」指今內埔鄉南鄰的萬巒鄉。朱、杜兩人決裂後，雙方陣營相互攻殺，杜氏敗走虎尾溪，後在清廷的圍剿下，逃竄入山中，最後接受「招撫」而被捕。在此敗逃過程中，有一群杜氏的部眾逃回原居地內埔一帶，甚至加入擁清的客莊陣營，不僅逃過清廷的追捕，還成為平亂有功的義民。後來這群部眾可能有些定居於番仔厝，因紀念其愛戴的領袖杜君英，甚至建墓祭之，而逐漸形成「杜君英」的地名。

²⁹⁶藍鼎元，《平臺紀略》，頁2。

²⁹⁷藍鼎元，〈答道府論陳福壽入山書〉，《東征集》，頁31。

²⁹⁸陳國瑛等編，《臺灣採訪冊》，頁34。

杜君英莊成於何時？在史料中最早出現以「杜君英」為地名者，是《福建通志臺灣府》載鳳山縣「加臘埔隘（轄武洛社）、雙溪口隘、杜君英隘（轄上淡社）、新東老埤隘（轄下淡社），四隘俱乾隆間建，以防生番出沒。」²⁹⁹乾隆五十三年（1788）林爽文事件後，福康安曾奏請「將熟番挑募屯丁，酌撥近山未墾埔地，以資養贍」³⁰⁰，杜君英隘應是在此政策下所設立的官隘，由官方招募上淡（水）社的熟番駐守，用以防禦生番的入侵。此時的「杜君英」一地當有許多平埔族居住，以致清末《鳳山縣采訪冊》載「番社義學」有曰：「一在港西里杜君英莊，縣東北三十二里，脩脯百二十元。」³⁰¹此外，在同治十一年（1872）所立「義祠亭碑記」中，有載戴潮春之亂後，清廷為獎勵港東、港西兩里因參與平亂而犧牲的義民，「給予『義勇可嘉』匾額；並准起造祠宇，設立死事牌位，以時奉祀；又作六角頭輪流，值年祭祀」，又由黃正春、洪坑、蔣立文等合買田地，「充作十八莊公田，以為杜君英義祠值年祭祀之費。」³⁰²由此可知，在乾隆年間即有「杜君英」的地名，並在同治年間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村莊，故能奉清廷的諭示，訓練壯丁協助平定亂事，並選擇在此地興建義祠；而其莊民中有頗多平埔族，故特設有番社義學。

至於為何清廷會允許以一謀反者「杜君英」為地名？簡炯仁認為如同內門「黃殿莊」一樣，杜君英與黃殿皆是雄霸一方的墾戶或隘首，當地居民也習慣以地方領袖的名字來稱呼自身聚落，而形成當地的地名，並不會因涉及謀反而避諱不提。³⁰³不過，「黃殿莊」出現在朱一貴的供詞中，覺羅滿保諭令將朱氏起事之所清空禁絕，也提到「黃殿莊」，顯然朱一貴事件之前即存在此地名，但在此之後已不復見於史料文獻中，這明顯是受此一事件的影響，因有所忌諱而不再用此地名。「杜君英莊」則不然，藍鼎元在回覆覺羅滿保前述諭令時，曾提到「檳榔林在平原曠土之中，杜君英出沒莊屋，久被焚毀，附近村社，人煙稠密，星羅碁布，離下淡水營內埔莊汛防不遠，無庸更議。」³⁰⁴其僅言「檳榔林」、「杜君英出沒莊屋」，而不稱「杜君英莊」，顯然當時並無此地名。乾隆年間會出現「杜君英」的地名，一方面是因距朱一貴事件已有數十年，另一方面則因杜君英乃接受清廷「招撫」，且在離臺前皆頗受善待，這導致民間不避諱用此地名，清廷也逐漸不加干涉，後來當地住民又因平定戴潮春事件有功，官方遂認可此一地名。

根據吳中杰訪問今內埔大和、坪腳、中林等地居民，皆傳說舊杜君英莊以往是個有一千多戶的大聚落，地方並流傳有「庄頭作戲，庄尾不知」的諺語，顯示其規模之大。³⁰⁵明治三十一年（1898）因洪水氾濫，該莊幾乎毀莊，居民

²⁹⁹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頁 341。

³⁰⁰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甲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28。

³⁰¹盧德嘉編纂，《鳳山縣采訪冊》，頁 7。

³⁰²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頁 344。

³⁰³簡炯仁，〈由幾個與杜君英有關的地名考——兼論屏東平原客家「六堆部落」的形成〉，《臺灣開發與族群》，頁 357-359。

³⁰⁴藍鼎元，〈覆制軍臺疆經理書〉，《東征集》，頁 33。

³⁰⁵吳中杰，〈杜君英庄——一個從屏東平原消失的大聚落〉，《台灣人文》3 號（1999 年 6 月），

四散，據日人松崎仁三郎的調查，有三十戶遷往今內埔中林村坪腳社區，即「新杜君英莊」，八十餘戶遷至同村的中林，此外還有遷至下柳仔林、屏東街海豐、新番仔埔（以上皆今屏東市）、高樹庄舊寮的隘寮（今高樹鄉）等地。³⁰⁶昭和十二年（1937）日本政府整治隘寮溪，使舊杜君英莊原址免於水患侵擾，並將隘寮溪北岸的鹽埔鄉舊大路關（今高樹鄉）客籍居民遷往此地居住，命名為「大和」。今內埔鄉已不見「杜君英」的地名，新舊兩莊也不復有當年的繁盛，僅徒留少數遺蹟還訴說著杜氏的其人其事。

四、杜君英的有關崇祀

在新舊杜君英莊的原址，即今內埔鄉中林村坪腳社區與東勢村大和社區，還留有幾處崇祀杜君英的墓塚或祠廟，也是追查舊時杜君英莊的僅存線索。在中林村坪腳社區保安機車行後方有一「杜君英衣冠塚」，其雖具有墓塚造型，但墓碑卻書為「逆杜君英庄碑」，令人頗難以理解。

根據日治時期松崎仁三郎的訪查，在舊杜君英莊有一杜氏之墓，乃其伏誅之後，部屬將其遺骨或銀牌帶回埋葬在大榕樹下，墓銘是「杜國公之墓」，為高四尺四五寸、寬三尺餘的花崗石。墓旁建有義勇廟，用以祭祀朱一貴事件的陣亡者，此廟祭日為三月十七日，費用由各戶的男丁按比例捐出，盛大舉行祭祀活動。據說舊杜君英莊遇大洪水，該墓與廟皆完全流失；但也有一說指該墓從原址遷移到新杜君英莊時，曾舉行盛大儀式，也有演戲酬神。依松崎仁三郎所見新杜君英莊的「國公墓」，外觀即是如現今的墓塚造型，並以「逆杜君英庄碑」為墓碑。他從墓碑上的「逆」字推測，當非杜氏部下所建，而是清廷在杜君英莊的四個角落所設立的莊界碑，可能因後來遷莊時，「杜國公之墓」下落不明，居民誤將此莊界碑當成墓碑來拜。³⁰⁷

另有內埔鄉民表示，墓碑上之所以會刻「逆」、「庄界」等字，乃是為避免遭有心人士破壞，因此加以掩飾。³⁰⁸此外，還有六堆的文史工作者指出，朱一貴事件後，「清廷在中林村設『逆杜君英庄界』石碑，意指杜君英為逆賊，從中林村至新東勢一帶也因此被稱為『杜君英庄』，但客家鄉親不捨，在石碑所在處修築他的衣冠塚，並在『杜』字上加一點，代表為他哭泣落淚。」³⁰⁹

如依前述杜君英莊的形成年代來看，此莊界碑應為清朝官方所立，故在杜君英前加一「逆」字，且其所立位置在舊杜君英莊，而非新杜君英莊現址。最有可能是如松崎仁三郎所述，原墓碑因洪水而流失，故在遷移時將刻有「杜君英」的莊界碑帶至新杜君英莊，³¹⁰做為現址重建墓塚的墓碑。另外，松崎氏所提杜君英墓旁建有義勇廟，當即是前述「義祠亭碑記」中記載的「杜君英義祠」，

頁 131。

³⁰⁶松崎仁三郎著、鍾孝上譯，《嗚呼忠義亭》（屏東：屏東縣六堆文化研究會，2011年），頁 104。

³⁰⁷同上註，頁 103-105。

³⁰⁸陳立武，《從「罪人」到「義神」-臺灣民間對抗清領袖的崇祀》（臺中：中興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 35。

³⁰⁹郭靜惠，〈杜君英衣冠塚，百年香火不斷〉，《自由時報》，2008年12月23日。

³¹⁰根據簡炯仁的田調訪談所得，亦持同樣的看法。氏著，《臺灣開發與族群》，頁 352。

其由「六角頭輪流，值年祭祀」，亦與松崎氏所敘述的祭祀情形相符。清廷為獎勵杜君英莊義民協助平定戴潮春之亂，特准予興建義祠奉祀，當地居民有可能把握此一時機，在義祠旁同時興建杜君英墓，並在墓碑上只書「杜國公」而不寫「杜君英」，故才能躲過清廷的干涉。

今「杜君英衣冠塚」的忌辰為農曆十一月十五日，當地居民都會前來祭拜，逢年過節及初一、十五也會有人來祭拜。居民表示老一輩曾提起日治時期日軍經過此地，都要特地行禮，且多年來地方平安無事，大家都認為是杜君英庇祐，對他們來說，其有如在地土地公一般。³¹¹



圖 23 屏東內埔中林村杜君英衣冠塚（作者自攝）

在「杜君英衣冠塚」附近，中林村之中林路與聯通街口有座小祠，內供奉一石製神位，上橫書「杜君英」，其下直書「福德正神香座位」，為 1972 年 10 月所立。據當地居民表示，該祠原位於「逆杜君英庄碑」旁，1972 年遷至現址時，卻取名為義勇祠，後於 1991 年遭人撞毀，至 2006 年才又重建落成，並更名為「杜君英福德祠」。³¹²此祠廟神位直書「福德正神」，且其前方亦供奉有福德正神的金身，故可確定是福德祠；而神位橫書之「杜君英」乃地名，標示其為新杜君英莊的角頭廟。至於為何先前會稱「義勇祠」，推測當來自於耆老對於舊杜君英莊時期，杜君墓旁建有義勇廟的歷史記憶，故也將原在衣冠塚旁的福德祠取名為「義勇祠」，直至遭撞毀多年後重建，才又恢復原有的「福德祠」名稱。

另在「杜君英衣冠塚」後方五十公尺處有座「慈鳳廟」，舊名義勇廟，主祀潘寶元帥，神像背後牆上刻有「奉玉旨敕封閩潮下淡水義勇精忠大元帥香座位」。根據吳中杰訪問當地居民，其表示潘寶因有特殊皮膚病，故外號為「粗皮寶」或「臭頭寶」。他是杜君英的部將，起事時封為先鋒爺，事敗後帶著部份士兵遁回今內埔建興村與東勢村交界的大和社區，創建杜君英莊，莊民尊為頭人，傳聞潘寶作戰神勇過人，因此流傳有「粗皮寶，銃子掄不倒」的諺語。

³¹¹郭靜惠，〈杜君英衣冠塚，百年香火不斷〉，《自由時報》，2008 年 12 月 23 日。

³¹²陳立武，〈從「罪人」到「義神」-臺灣民間對抗清領袖的崇祀〉，頁 38。

不過，根據筆者訪問慈鳳廟旁住戶，其表示該廟主神為潘寶，且為杜君英部將的說法，乃來自於中林社區，此地只知其名為「粗皮寶」，尊稱「元帥」。傳說「粗皮寶」刀槍不入，成神後先稱「先鋒爺」，後提升為「元帥」，早年其有一名乩童，操弄法器造成身體傷口，也都能很快癒合。當地有一木業工廠，因常有工安問題，老闆來該廟祈求保佑，不久竟出現元帥穿戰甲、帶寶劍到工廠巡視的靈驗事蹟，工廠也從此平安無事，老闆乃捐香爐、大鼓答謝該廟。此外，元帥幫信徒治病、找失物或驅邪也都頗為靈驗。慈鳳廟與「杜君英衣冠塚」關係密切，該廟神轎發輦常會衝往衣冠塚。2012年因衣冠塚乩童（保安機車行老闆）的指示，當地居民捐款為杜君英雕塑金身，於農曆四月十六日開光，正身奉祀於慈鳳廟內，副身則供奉於保安機車行。該廟「元帥」、「杜國公」聖誕分別為農曆十月二十二日、十月二十五日，過去曾至大崗山超峰寺與燕巢角宿天后宮進香。

由於在朱一貴事件的有關史料中，皆未見「潘寶」之名，是否杜君英手下確有此號人物，令人質疑。值得注意的是慈鳳廟舊名亦為「義勇廟」，似乎與舊杜君英莊的義勇廟有所關聯。當杜君英莊遷莊時，義勇廟當隨「杜國公之墓」同時遷來新杜君英莊，很有可能即是這座慈鳳廟的前身，而廟內供奉的「下淡水義勇精忠大元帥」，應是協助清廷平定戴潮春之亂而犧牲的地方領袖，並非杜君英的部將。



圖 24 屏東內埔中林村慈鳳廟（作者自攝）



圖 25 慈鳳廟內前尊紅臉為杜君英，後尊有鬚為潘寶（作者自攝）

另外，在舊杜君英莊原址，即今內埔東勢村大和社區有座「義勇公祠」，祠內牌位上書「大和莊北柵義勇公香座位」，牌位前有一金身，其底座書「杜國公」，而在祠內牆上有塊由劉正一所撰的「義勇杜國公事略」碑記，記載杜君英的事蹟，顯然該祠所奉祀的義勇公即是杜君英。根據陳立武的調查，該祠原為客家式的土地公祠，祠內僅有三塊覆蓋紅布的石頭，每年於農曆二月二日土地公誕辰舉行祭典。當八〇年代大家樂、六合彩盛行時，常有賭徒來此祈求明牌，時有乩童起乩稱神為「義勇公」，誕辰為農曆六月五日，遂自此改祭。

³¹³吳中杰，〈杜君英庄——一個從屏東平原消失的大聚落〉，頁 122-123、126。

後因該祠屋頂遭樹壓毀，於 1993 年重建落成，村民詢之於「民俗專家」，稱「義勇公」即杜君英，故於翌年作「義勇杜國公事略」碑記掛於牆面。該祠後方原有墳塚，現已改建為房舍。³¹⁴

經筆者實地調查，今「義勇公祠」後方僅有一棵大榕樹，周邊亦整理為大和社區公園。在其左後方約二十公尺的科大路旁，亦有棵大榕樹，樹下有一小福德祠，神位書「大和西柵福德正神香座位」，顯示大和社區的四方應都有福德祠，「義勇公祠」的前身即是大和北柵福德祠。另在此樹的底座書有顯目的「杜君英衣冠塚」字樣，字旁「由此進」指標指向「義勇公祠」，但該祠周邊並無墓塚。由此來看，舊杜君英莊的「杜國公之墓」與義勇廟，已成為今坪腳、大和兩社區居民的共同歷史記憶，也試圖保存或重建舊有遺蹟，這種崇祀現象不僅見證杜君英其人其事，也記錄杜君英莊的變遷與發展歷程，深具歷史與地理的意義。



圖 26 屏東內埔東勢村義勇公祠（作者自攝）



圖 27 義勇公杜君英神像（作者自攝）

五、萬丹上帝廟

清代萬丹地域是屏東平原最早出現的市集商街，號稱屏東第一街。清代早期移民從福建、廣東沿海乘舟渡海來到臺灣南邊，先到東港溪口上岸，再順沿河道上溯到萬丹臺地，建立草寮聚落。大約在康熙四〇至五〇年代（1700-1710），萬丹因移民聚集，交易鼎盛而快速形成一條瓦舍林立的商街。乾隆初期，官府看重萬丹商街人潮與繁榮的市場，在此設置鳳山縣丞衙門，以及千總、把總和汛塘駐兵等軍事機構，使當地在十八至十九世紀中葉期間成為屏東平原的經濟政治中心。或許是因萬丹街莊的繁榮與富饒，導致自朱一貴事件起，許多民變或閩粵械鬥都以此地作為保護與焚搶的對象，見證清代臺灣社會動亂的斑斑血淚。³¹⁵

在朱一貴事件平定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所呈〈題義民效力議效疏〉曾提到，廣東潮州鎮平、程鄉、平遠三縣移民不僅未加入杜君英陣營，且有李直三、

³¹⁴陳立武，《從「罪人」到「義神」-臺灣民間對抗清領袖的崇祀》，頁 40。

³¹⁵陳秋坤，〈清代萬丹地域的地主、神明信仰與下淡水社人的離散，1720-1900：以萬丹李家古文書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7 卷 3 期（2010 年 9 月），頁 2-7。

侯觀德等人「謀密起義，誓不從賊；糾集十三大莊、六十四小莊，合鎮平、程鄉、平遠、永定、武平、大埔、上杭各縣之人，共一萬二千餘名於萬丹社，拜叩天地豎旗，立『大清』旗號，供奉皇上萬歲聖旨牌。……遂分設七營，排列淡水河岸，連營固守。」³¹⁶此即屏東客家「六堆」組織之由來，而其集結誓師擁清的地點正是在萬丹一地。又根據當時下淡水粵籍義民給地方官員的一份稟文中，更明確地指出「齊（起）義時，有（由）萬丹上帝廟，叩立聖牌行令」³¹⁷，則其奉「皇上萬歲聖旨牌」誓師的地點即在萬丹的上帝廟。

粵籍義民未在六堆的大本營，而選擇往西來到萬丹誓師起義，主要是出於戰略與整體佈防的考量。從下淡水平原的自然環境看來，六堆內縮在東側沿山地區，萬丹則位在平原核心地帶，西以下淡水溪為界，與當時政經中心的嘉南、高雄平原相鄰，寬闊的下淡水溪無疑是防止敵人攻入平原的天然屏障。且根據朱一貴事件前不久編修的《鳳山縣志》提到，萬丹及其南邊的新園為平原內陸最早出現的兩個商業市街，顯示萬丹位處交通孔道、商貿發達，易於獲得資金與物資的補給。³¹⁸

而粵籍義民舉行誓師儀式的上帝廟，乃清代萬丹地區的信仰中心，即今位在中興路上的萬泉寺。有關上帝廟與萬泉寺的關係，各家說法不一，簡炯仁認為萬泉寺的前身建於康熙五十八年（1720）前，原來祭祀觀音菩薩，在道光二年（1822）才正式改名為「萬泉寺」。至光緒十一年（1885）再度擴建時，將當時可能已傾倒的玄天上帝廟，收容在前殿，後殿則奉祀觀音。³¹⁹李明進則認為上帝廟經過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年（1817-1822）的擴建重修，同時增加奉祀觀音菩薩，於是改廟為寺，稱為「萬泉寺」。³²⁰陳秋坤根據萬丹李家古文書有關的廟租契約記載，推測萬泉寺可能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前後，即與上帝廟合併，也有可能利用上帝廟毀壞重修的場合，改名為「萬泉寺」，只不過民間仍習慣稱萬泉寺為上帝廟，且由土地登記臺帳來看，直至 1920 年代兩廟一直維持獨力的廟產。³²¹

李文良則重新解讀清代的方志資料，康熙五十七年（1719）開始編修的《鳳山縣志》提及萬丹街有一觀音宮，但無元天上帝廟（或稱真武廟、玄天上帝廟）。³²²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則記載萬丹街有一真武廟，亦有一觀音宮。³²³而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盧德嘉的《鳳山縣采訪冊》亦分別記載萬丹街有一觀音寺（額「萬泉寺」），另有一真武廟，即萬泉寺前殿，

³¹⁶ 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收入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 344。

³¹⁷ 邱維藩彙集、邱炳華抄錄，《六堆忠義文獻》（未刊抄本），頁 40。

³¹⁸ 李文良〈立大清旗，奉萬歲牌：朱一貴事件時的「皇上萬歲聖旨牌」與地方社會〉，《臺灣史研究》19 卷 2 期（2012 年 6 月），頁 15。

³¹⁹ 簡炯仁，《屏東平原先人的開發》（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局，2006 年），頁 129-143。

³²⁰ 李明進，《萬丹鄉采風錄》（屏東：屏東縣萬丹鄉采風社，2004 年），頁 34。

³²¹ 陳秋坤，〈清代萬丹地域的地主、神明信仰與下淡水社人的離散，1720-1900：以萬丹李家古文書為中心〉，頁 20-22。

³²² 陳文達編纂，《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162。

³²³ 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 152、267。

前祀真武，後祀觀音。³²⁴ 這顯示清代萬丹的上帝廟與萬泉寺應分屬兩廟，如再與前述下淡水粵籍義民的稟文合併來看，則上帝廟的興建年代應在開始編修《鳳山縣志》的康熙五十七年（1719），至粵籍義民誓師起義的康熙六十年（1721）之間。他認為兩廟雖各自獨立，但並非沒有關連，可能兩廟就在鄰近，也可能最早是一間主祀觀音的佛寺，後來在十八世紀變成主祀玄天上帝廟的廟宇，但主持寺廟者皆屬於同一批佛僧系統之人。³²⁵

李文良也注意到今萬泉寺所保存兩組清代的石碑，一為乾隆三十九年（1774）萬丹街民李振利代表街眾所立之「新建上帝廟祠祀碑記」，碑文記載兩位福建來此地經商置產的單身移民，將店屋捐給上帝廟，由廟方在兩人忌日備牲祭拜；而代表處理此事的李振利也捐出廟前一塊旱田，作為廟方的香油之資。這塊碑記影響後人對萬泉寺起源的認識，如《鳳山縣采訪冊》即謂該廟乃「乾隆三十九年李振利募建」³²⁶，將李氏及兩位施主捐獻立碑的年代誤認為建廟年代。另一組為道光二年（1822）為紀念寺廟重修落成所置，碑文中明確提到「萬泉寺」，但卻完全未提玄天上帝或上帝廟，這也是一般認為上帝廟最晚在十九世紀初改名為「萬泉寺」的原因。李文良並進一步指出，寺廟名稱在十九世紀的變化，與其說是改名或合併，不如說是回復原本以觀音信仰為主的佛寺，背後涉及民間宗教信仰，政治環境及地方社會的整體變化，尤其從朱一貴事件開始，以上帝廟為名的文獻都與粵民有關，但隨著閩粵的分類與對立日益強化，十九世紀的下淡水平原有發生兩場重大的閩粵械鬥，加上此時六堆粵民在內埔建立自己的商貿文教體系，這都促使位在閩籍移民大本營的萬丹上帝廟改變名稱，以與粵民做切割。³²⁷

從清代到日治初期，上帝廟都是萬丹地區最重要的廟宇，曾吸引許多地方鄉紳競相捐獻廟租，累積豐碩的廟產；而每逢玄天上帝的祭典，當地五大莊頭也都會聯合湊資主辦遶境儀式，為地方最熱鬧的慶典。可惜歷經清代幾次分類械鬥的搶劫焚燒，加上二十世紀初多次風災侵襲，上帝廟嚴重破損，主要神像被迫寄養在各大莊廟，萬丹大廟的地位也為主祀媽祖的萬惠宮所取代。今萬泉寺為戰後五〇年代重建，仍維持清代「前祀真武，後祀觀音」的形式，雖已不復當年的信仰盛況，但依然是見證繁華的屏東第一街，以及六堆粵民在朱一貴事件中誓師擁清的重要史蹟。

³²⁴ 盧德嘉編纂，《鳳山縣采訪冊》，頁 172-173。

³²⁵ 李文良，〈立大清旗，奉萬歲牌：朱一貴事件時的「皇上萬歲聖旨牌」與地方社會〉，頁 12-17。

³²⁶ 盧德嘉編纂，《鳳山縣采訪冊》，頁 172。

³²⁷ 李文良，〈立大清旗，奉萬歲牌：朱一貴事件時的「皇上萬歲聖旨牌」與地方社會〉，頁 16-18。



圖 28 屏東萬丹上帝廟（作者自攝）

六、竹田六堆忠義祠

粵籍義民在萬丹上帝廟誓師擁清後，在下淡水平原設立七營，據河固守一個多月，嚴防朱一貴陣營南渡入侵。康熙六十年（1721）六月十二日，朱營陳福壽率兵兩萬多人在下淡水溪隔岸結營，與義民軍相對峙。六月十八日朱營從西港口偷渡，焚劫新園，與義民軍發生多次激烈戰鬥，最後朱營被三面合攻，追至下淡水溪邊，因無船可渡，溺死及殺死者數千人，其餘皆紛紛逃散。根據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的記載：「自五月初十日起，義民與賊隔河對壘，官兵信息莫通。直至六月十九日，賊眾敗逃，搜得賊首朱一貴敗軍回府偽諭，始知大兵既經到府；遂於閏六月初二日，侯觀德、李直三等率三千人護送皇上萬歲聖旨牌至臺灣府，奉入萬壽亭。」³²⁸

這種以三千人大陣仗，護送「皇上萬歲聖旨牌」到臺灣府城的舉動，乃正式向清廷表達擁護的立場，宣示自身並非僅是保護鄉里的自衛軍，更是協同官軍平定亂事的義軍。這個義舉深獲覺羅滿保的肯定，給予銀錢、米穀、綵綢等賞賜，製「懷忠里」匾額表揚其里門，並拔擢李直三、侯觀德等人為營中之千總、把總。³²⁹義民後來將賞賜的一千三百石穀，捐作萬丹上帝廟的整修及祭祀費用，以表達對該廟的感念之意。³³⁰

除了上述的獎勵外，乾隆年間編纂的《重修鳳山縣志》也記載：「（覺羅滿保）諭建亭曰忠義亭」、「忠義亭，在港西里西勢莊。康熙六十年，總督覺羅滿保為粵莊義民建」，³³¹一般認為此即是今竹田六堆忠義祠之由來。不過，李文良認為在康雍年間的各種檔案文獻，皆未提到覺羅滿保捐建忠義亭，或當時下淡水粵籍村莊已有一座名為「忠義亭」的廟宇。因此，與其說是義民在朱一貴事件後，為了供奉由府城萬壽亭迎回的萬歲牌，倒不如說是義民將村落早已存在的一座廟宇，用來供奉萬歲牌，並改為「忠義亭」。他並從雍正元年（1723）

³²⁸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頁 345。

³²⁹同上註，頁 245-346。

³³⁰邱維藩彙集、邱炳華抄錄，《六堆忠義文獻》（未刊抄本），頁 39-41。

³³¹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 257、267。

臺灣知縣周鍾瑄重修縣學時，在大成門之左設立「忠義祠」，祭祀在朱一貴事件中殉難的將官，此後鳳山、諸羅兩縣也都設立忠義祠之情事，推測六堆忠義亭之成立，也可能源自於臺灣地方官府在動亂平定後的雍正年間表彰忠義的行動。³³²

六堆忠義亭成立後，成為下淡水粵籍義民擁護的精神堡壘。雍正十年（1732）吳福生事件爆發，義民領袖侯心富「復行率眾九百餘人，渡河應援，賊勢奔潰；又經水師提督王郡調赴軍前，備充嚮導，出力用命。」³³³翌年（1733）亂事平定後，巡臺御史覺羅伯修與提督學政高山也重修忠義亭，以資褒揚。乾隆五十一年（1787）臺灣中部發生林爽文事件，南路莊大田亦響應起事，下淡水粵籍義民「齊集忠義亭，供奉萬歲牌，同心堵禦。挑選丁壯八千餘名，分為中、左、右、前、後及前敵六堆，按照田畝公捐糧餉，舉人曾中立總理其事，每堆每莊各設總理事、副理事分管義民，勦殺賊匪。」因其守禦有方，乾隆皇帝甚為嘉悅，乃「欽頒御書褒忠匾額，特加旌異。」³³⁴而率軍來臺平定林爽文事件的福康安，也在前往恆春掃蕩殘匪的回程中，特地來到六堆忠義亭，謁拜萬歲聖旨牌位。³³⁵凡此皆可見忠義亭在六堆地區的重要地位，以及清廷對此祠廟之重視。

六堆忠義亭在清代歷經雍正十一年（1733）、乾隆二十一年（1756）、同治八年（1869）、同治十二年（1873）、光緒十四年（1888）、光緒二十年（1894）等六次整修。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造訪六堆，曾到忠義亭參拜，除捐贈祭祀費用外，還要求地方官員按時舉辦祭典，並派學生參加，以培養忠義精神。日人松崎仁三郎曾在昭和六年（1931）、七年（1932）兩度參訪忠義亭，其發現神龕上奉祀有「天皇陛下萬萬歲」的牌位，據說是取代原有清朝的萬歲牌，並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十月二十四日舉行盛大奉置典禮，兒玉總督還捐贈祭祀費用金貳拾元。另在神龕左方還奉祀「明治天皇御尊靈」的牌位，據說是明治天皇去世後，為表示崇敬之意，於大正三年（1914）所恭製。不過，松崎氏也看到當時忠義亭的殘破景象，令他頗為感傷，曾為此賦詩一首曰：「腐木廢堂壁破危，里人積竹作垣籬；懷忠義士今何處，想起英魂淚滿碑」，³³⁶並將他對六堆與忠義亭的研究著作取名為《嗚呼忠義亭》。

戰後地方父老亟思重修忠義亭，然囿於經費未能如願。至 1954 年「忠義亭會」管理人劉詒堂、「六堆科舉會」管理人蕭秀利、麟洛「忠勇公會」管理人徐雲祥各捐出該會財產，加上各界捐款，才能將原有舊建築拆除重建。1955 年動工重建，至 1957 年完工，1958 年初舉行先列牌位陞座大典，先總統蔣介石特頒「民族正氣」匾額一方，並將六堆抗日烈士入祀，「忠義亭」也正式改

³³²李文良，〈立大清旗，奉萬歲牌：朱一貴事件時的「皇上萬歲聖旨牌」與地方社會〉，頁 21-22。

³³³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頁 233。

³³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庚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頁 110。

³³⁵黃袞、廖芳，〈邀功紀略〉，收入曾彩金編《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一篇（屏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2001 年），頁 105。

³³⁶松崎仁三郎著、鍾孝上譯，《嗚呼忠義亭》，頁 169-173。

名為「忠義祠」。1981年整修東西兩廳，1994年信徒大會決議捐地給縣府興建「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然因文物館興建及九二一大地震，造成東西兩廳結構毀損，2002年再次重建完成。今忠義亭內供奉從清代至戰後六堆籍義民、歷任正副總理、抗日烈士及因公殉職者的牌位，其中一塊「清康熙年間六堆民眾衛鄉平亂之忠勇義烈諸神位」，正見證朱一貴事件中屏東平原所發生的族群衝突。另在2013年的六堆忠義祠春祭，也首次舉辦文物特展，其中有一件「傳聞由三千多名忠勇公護送至臺南府的『皇帝萬歲萬萬歲』牌座」，³³⁷也重現當年六堆義民立大清旗、奉萬歲牌，協助清廷平定朱一貴事件的重要歷史。



圖 29 屏東竹田六堆忠義祠（作者自攝）



圖 30 忠義祠內康熙義民神位（作者自攝）

七、烏松大將廟

朱一貴自羅漢內門起事後，與杜君英在赤山（今鳳山、烏松一帶綿延的低丘）夾攻官軍，取得一場關鍵的勝利。在這場戰役中，千總陳元不幸戰死，除官方為其入祀褒揚外，赤山當地居民也建大將廟祀之，迄今猶存，為其英勇殉國的事蹟留下見證。

根據《重修鳳山縣志》記載：「陳元，侯官人；臺灣鎮標左營千總。臺賊朱一貴倡亂時，元同本標右營遊擊周應龍率兵禦賊於南路岡山。元奮勇掩擊，賊稍卻。官軍進屯赤山，越日賊悉眾來，四面圍攻；官軍深入，不諳地利。元力戰數次，中創被獲；逼降，不屈死。」³³⁸朱一貴事件平定後，雍正元年（1723）清廷在鳳山縣學宮左方建忠義孝悌祠，祭祀陳元與馬定國、林富、王奇生等為國殉難者。道光元年（1821）清廷將朱一貴事件殉難官兵一併入祀臺灣府昭忠祠，陳元亦列位在其中。³³⁹除了官方的入祀褒揚外，民間也有建廟祭祀之舉，據《鳳山縣采訪冊》所載：「大將廟（祀陳大將軍，即陳元），在赤山里，縣

³³⁷劉星君，〈六堆忠義祠春祭，鎮祠之寶首亮相〉，《聯合報》B2版，2013年3月5日。

³³⁸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225。

³³⁹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頁745-751。

北八里，屋二間，同治八年中軍趙品修。」其後引《重修鳳山縣志》中有關陳元在赤山戰死事蹟，再曰：「厥後居民即其地建廟祀之。」³⁴⁰

就《鳳山縣采訪冊》的記載來看，赤山居民是在陳元死後不久，即在當地建大將廟祀之，至同治八年（1869）再由武官中軍趙品重修。不過，陳元乃外來的朝廷武官，與赤山一地並無淵源，只因在此地戰死，居民即特別建廟祀之，似有不尋常之處。今臺灣民間常將「大將廟」與無祀祠之「大眾廟」混用，戴文鋒則根據《鳳山縣采訪冊》所載之大將廟，認為清代臺灣的「大將廟」乃純為紀念弔祀某位將軍者，至日據以後才因臺語之音相同，而與「大眾廟」相混淆。³⁴¹然《鳳山縣采訪冊》所舉之其他兩間大將廟，一在七老爺莊（大竹），所祀「康將軍」之事蹟未詳；一在萬丹街（港西），「祀陳將軍，乾隆五十一年莊大田之亂，將軍曾引兵禦賊，陣亡於此」，不過從史料中亦看不出何人為陳將軍，倒是萬丹地方傳說此人為乾隆時期總兵陳邦錫，在當地保厝村遭參與起事的水哮人突襲，被割下首級，但身體卻安坐馬上。後來陳將軍屍體為上帝廟住持收埋，居民常會聽到其聲音，令人懼怕，故常會到其墳塚祭拜，香火日盛，故於乾隆六十年（1795）建大將廟供眾人膜拜。³⁴²然查莊大田起事時，臺灣總兵為柴大紀，並無「陳邦錫」之人；而從傳說中所述大將廟創建緣由，可推測該廟前身應與大眾廟無異，皆因無祀孤魂作祟而來。

因此，清代臺灣的大將廟應即具有大眾廟的性質，未必純為紀念弔祀某位將軍者。今烏松大將廟內的重建沿革碑記有曰：「陳（元）於叢林之中，受鎌刀割殺而亡，人雖死而屍尚立，英靈常顯，附近居民感其忠心為國，籌資建廟以祀之，名其廟曰大眾廟。」顯然此廟與萬丹大將廟如出一轍，皆因官兵慘烈戰死，時有靈異事蹟，故百姓為避崇而建廟祀之，並非感其「忠心為國」。不過，烏松大將廟所祀陳元乃確有其人，這與其他兩間大將廟不知所祀「將軍」為何人，顯然有所不同。為何會有此差異？筆者認為這與後來中軍趙品的重修有關，趙氏以一朝廷武官重修民間寺廟，自不宜是祭祀無主孤魂的大眾廟，故可能曾主導或要求將其轉化為祭祀陳元的大將廟，一方面仍能滿足地方安撫在此戰死孤魂的心理，另一方面也符合官方表彰忠義的祭祀原則。³⁴³

根據烏松大將廟內外的兩塊沿革碑文記載，該廟在日治時期曾經倒塌，香煙斷絕，至1980年之春，陳將軍神靈降筆於夢裡村振善堂，細述往事，而有村民出資再建其廟。建成後又因廟貌不雅，旋即擴大規模，重新興建，於1981年冬破土，翌年（1982）秋完工，正式入廟安座。1988年該廟創設鸞堂，定名為「鳳邑大明社一善堂」。後因鸞務日盛，廟堂空間不足，乃於1990年增建樓

³⁴⁰ 盧德嘉編纂，《鳳山縣采訪冊》，頁186。

³⁴¹ 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頁68。

³⁴² 李明進，《萬丹鄉采風錄》頁37-40。

³⁴³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金門的光前廟，其本為祭拜死於古寧頭戰役之作崇軍魂，原稱為「軍府萬興公」，後因尋求軍方補助擴建，軍方乃要求廟名改為「李光前廟」，且李光前神像要穿軍裝，以紀念在此戰役壯烈犧牲的李光前團長。（詳見戚長慧，〈從鬼格到神格：古寧頭戰役後金門西浦頭軍魂崇拜的時間與空間探討〉，收入李豐楙、朱榮貴編，《性別、神格與臺灣宗教論述》，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頁169-187。）

層，目前一樓奉祀主神陳大將軍，二樓奉祀仁德真君，三樓靈霄寶殿奉祀玉皇上帝，一樓部分楹聯與陳元或朱一貴事件有關，如「大臣補天功得民心安國土，將帥通兵法攘夷狄保邦家」、「大清時代信眾精誠新廟建，康熙陸拾民心失統朱祖傾」等。今該廟訂農曆十月二十八日為陳大將軍聖誕，有演戲酬神及熱鬧的祝壽活動，另每逢農曆二、五、八日晚上會扶鸞問事，陳大將軍為副主席，常降詩教化世人行善，這或許也是當年戰死異鄉的陳元所無法想像的吧！



圖 31 高雄烏松大將廟（作者自攝）



圖 32 烏松大將廟主祀陳元神像(作者自攝)

八、臺南市二府口沈

朱一貴被捕後，解送北京受審，據其供詞所言：「我係漳州府長泰縣人，今年三十三歲。我母李氏，兄朱勤，弟朱萬，俱現在家。我並無妻子。」³⁴⁴顯然當時家人僅有其母及兄弟各一人，並無姊妹或妻小。然根據戰後六〇年代，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多位委員的採訪，發現在中區福安里舊稱二府口沈的沈家，其先祖與朱一貴似有姻親關係，這也讓朱氏傳奇的一生又增添些許神秘的色彩。

二府口沈乃清代臺南地區有名家族，其先祖沈耀汶之妻蕭氏，曾因節孝而獲朝廷旌表，《重修臺灣縣志》載其事蹟曰：「蕭氏良娘，監生沈耀汶妻，年二十一歸耀汶，二十七寡。有二子，幼者遺腹生，氏俱教至長成。事姑能色養，貞節之性，至老逾堅。有孫遊於庠。嘉慶二年旌表，現年七十有五。」³⁴⁵嘉慶五年（1800）朝廷頒予節孝坊，今仍立於臺南市府前路三〇四巷內，為市區內原有七座節孝坊中僅存的一座，³⁴⁶亦為全臺僅見單間二柱二樓式牌坊，同時是格局最小的石造牌坊。蕭氏之子沈清澤為例貢生，嘉慶六年（1801）亦獲地方官員頒賜「尚義堪嘉」匾額，顯示其家族曾望重一時。

臺南市文獻委員本欲採訪沈家先祖的顯榮事蹟，卻意外發現其與朱一貴之

³⁴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已集》，頁 2。

³⁴⁵王必昌編纂，《重修臺灣縣志》，頁 237。

³⁴⁶陳麗卿，〈廳堂覓神主〉，《民生報》12 版，1981 年 7 月 21 日。

姻親關係。根據沈家後人所出示其抄錄之歷代系統簡表，顯示其開基祖沈強於康熙十六年（1677）來臺，康熙二十七年（1688）生天新，妻朱氏，表上註為鴨母王朱一貴女。天新於康熙五十年（1711）生士弘，妻楊氏，育男七女二，以後逐漸繁衍，數傳至今已有一十一代。沈家後宅祀有外祖神位，稱外祖堂，即供奉朱一貴母李氏及朱一貴，其神主至日治後期方為日人收去，惟二百餘年來，沈家每年舊曆四月初三及七月初八均祭外祖，至今未曾斷絕。

另外，二府口沈家也流傳有一則傳說，謂沈強渡臺之初，家境困窘，後驟變成富有，乃因其妻養有一豬母，一日豬母用嘴在宅旁犁出一甕，內皆黃金，沈家從此發財，建大廈，以金耳環為豬穿耳，命兩婢飼奉，煞有介事。豬死後又為營葬於魁子山五妃墓前，並為數碑。此豬墓至日治時期日人重修五妃墓時方清去，改葬於師爺塚附近。

依據臺南市文獻委員的考證，沈天新生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約與朱一貴同年，且朱氏供詞明言並無妻子，故沈氏不可能娶朱氏之女，應為朱氏之妹較有可能。而沈家「豬母犁出金」的傳說，雖然荒誕不經，但文獻委員推測朱一貴既在府城稱王，且大掠府庫金銀，可能一部分就近寄藏在親戚沈家，迨朱氏遭誅戮後，沈家恐受牽連查抄，定秘密其事，惟其暴富又建大廈，恐外人見疑，遂偽託金銀為豬母所犁出，且豬母與「朱母」諧音，此金來源與朱家不無關連，其後子孫也只好每年往豬墓祭掃。³⁴⁷

如就朱一貴的供詞來看，其僅言有兄弟，而未言有姊妹，除非有其他佐證，否則實難謂沈天新之妻朱氏，即是朱一貴之妹。且依清廷〈朱一貴謀反殘件〉所載：

查律內：凡謀反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期親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已未析居，男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男十五以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朱一貴既謊稱伊是明朝後代，應將朱一貴之祖父父子孫兄弟同居之人期親伯叔父兄弟之子並伊嫡族以至幼子，不許遺漏一人，查明俱令送部詳訊，另別有無親屬，皆斬立決。

³⁴⁸

朱一貴所犯乃謀反重罪，其家族親屬、不分男女皆須連坐受罰，刑度甚重；且清廷對朱氏謊稱為明朝後代甚為在意，也詳加清查其世系親屬，意圖斬草除根。在此嚴密的法網下，朱氏如確有一胞妹，即使其刻意隱瞞，亦必難逃清查搜捕，故沈天新妻為朱氏之妹的可能性甚低。

不過，沈家歷代世系表中，會註記沈天新妻為「鴨母王朱一貴女」，亦當不會憑空而來。較有可能是天新妻朱氏為朱一貴之遠房親戚，朱氏輩分低一級，故稱為朱一貴女，也因為是遠房親戚，故能逃過連坐刑罰。根據藍鼎元《平

³⁴⁷有關臺南市文獻委員對二府口沈的採訪、考證與推論，詳見連景初〈朱一貴事與二府口沈〉，《臺灣文獻》8卷3期（1968年9月），頁16-18。

³⁴⁸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已集》，頁17。

臺紀略》所載，朱一貴與杜君英攻入府城後，曾「同開府庫，分掠金銀」，亦曾疑紅毛樓（赤嵌城）為金銀窖而發之，³⁴⁹顯示朱一貴確有搜括財物之舉。在近兩個月佔領府城期間，朱一貴可能與這位遠房親戚有所連結往來，後來見大勢已去，而將財物寄藏於朱氏夫家，致使沈家一舉致富。而沈家在後宅供奉朱一貴母李氏及朱一貴的牌位，此即臺灣民間常見的「異姓公媽」，通常為招贅夫家的祖先、母系祖先或贈與財產者的牌位，它們大多放在廳堂以外的廚房、「閒仔間」、護龍等地方。³⁵⁰朱一貴與沈家母系既有親戚關係，又是贈與財產者，則沈家在後宅供奉其母子的牌位，亦屬合理。

至於「豬母犁出金」的傳說，乃在解釋沈家致富的原因，在口耳相傳與誇張渲染下，確實顯得荒誕不經。不過，傳說雖有許多虛構成分，但卻是依附在歷史之上，有時也會透露一些歷史的訊息。民間社會以隱晦方式祭祀不容於當朝者，並不乏其例，如清代東南沿海百姓以三月十九日為太陽神朱光佛生日，實則祭祀在當日自縊的明崇禎皇帝；³⁵¹又如臺灣民間祭祀之池王爺、朱王爺，亦有謂其為鄭成功父子之說法，皆因「時已歸清，語多避忌，故閃爍其辭」³⁵²。因此，沈家的「豬母」傳說與祭祀，確有可能是指助其致富的「朱母」，只因為躲避清廷的查緝，故以此隱晦方式來保存這段歷史記憶。



圖 33 臺南市二府口沈「蕭氏節孝坊」（作者自攝）

³⁴⁹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6。

³⁵⁰陳祥水，〈中國社會結構與祖先崇拜〉，《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 卷 6 期，1978 年，頁 33-38；李亦園，〈中國人信什麼教？〉，《宗教與神話論集》（臺北：立緒文化，2004 年），頁 178-179。

³⁵¹詳見趙世瑜，〈太陽生日：東南沿海地區對崇禎之死的歷史記憶〉，《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頁 297-323。

³⁵²連橫，《臺灣通史》，頁 572。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計畫從歷史文獻、古典詩文與民間文學等三個面向，探討朱一貴事件的形成起因、發展歷程與後續影響，也分析清朝官方、古典文人及民間社會對朱一貴其人其事的認知與評價，呈現這位清代臺灣傳奇人物的多元面貌。此外，本計畫也踏查內門及南臺灣各地與朱一貴事件有關的遺跡，討論其歷史背景、重要意義及發展現況，也嘗試對前人研究進行考證，提出新的看法。

總結本計畫各章的討論，在「歷史文獻的朱一貴」方面，據朱一貴的供詞所述，其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來到臺灣，因王珍父子橫征暴斂，故在羅漢內門起事反清，打著明朝後代的旗號來號召群眾，參與者多為貧苦勞動者；凡此皆可證連橫《臺灣通史》謂朱氏為鄭成功部將，乃因反清復明而起事，其背後有天地會運作等說法有誤。另據藍鼎元《平臺紀略》及有關史料顯示，朱氏起事氣勢如虹，十多天即攻陷府城，登基稱王，但因缺乏優秀人才與治國方略，加上與杜君英內鬩決裂，下淡水粵籍義民又團結擁清，終在施世驃、藍廷珍領軍渡海征臺後，迅速終結其短暫的政權。朱一貴事件雖旋起旋落，但卻促使清廷調整治臺政策，包括設立巡臺御史、開始興築城池及在彰化設縣，對於臺灣的治理與開發皆有深遠的影響。

在「古典詩文的朱一貴」方面，清代文人皆站在官方的立場，對朱一貴多所貶抑與醜化，以「鴨母」、「狂徒」、「賊」、「叛逆」稱之；而對覺羅滿保、施世驃、藍廷珍等平臺三大將領，及馬定國、許雲、游崇功、李茂吉、羅萬倉等殉難武官則大加推崇褒揚。這種特定的褒貶立場，至日治時期方有鬆動，本地詩人開始以不同視角來看待朱一貴，甚至將其與田單復國、「隱王」陳涉相比擬。另外，隨藍廷珍來臺擔任幕僚的藍鼎元、陳夢林兩人，其有關詩文雖不脫官方立場，但卻能指出當時臺灣社會風氣及吏治不良等問題，並提出積極治臺的主張，體現士君子讀書論世的精神；而在卓夢采的詩作〈避寇鼓山〉中，除可看見一般百姓面對動亂的心情，也展現其身為知識份子的志節與地方領袖的風範。

在「民間文學的朱一貴」方面，民間傳說朱一貴的鴨寮位在風水寶地上，且其養鴨也現許多異象，並具有一張說話靈驗的「皇帝嘴」，這些都證明其不凡之處，故能以一養鴨匹夫而起事稱王。然而，朱氏的草莽性格與短視近利，使其穿著戲服草草登基，又選擇金銀而棄草土，加之早發神箭的失誤，都註定其只能當「三日皇帝」。最後在清廷「全攻鹿耳門」的戰略成功下，朱氏又不聽軍師的指示，終在溝仔尾走向死路，這其中有天意，也是其性格所致。另在民間戲曲與小說中，除〈臺灣朱一貴歌〉是清代福州儒士歌頌總督平亂有功外，晚近臺灣本土的歌仔戲、布袋戲及講古小說，多強調朱氏起事乃具有民族革命的精神，而其最終失敗也充滿悲劇英雄的美感，顯見他在臺灣民間的正面形象

與傳奇色彩。

在「朱一貴事件的起點：內門」方面，內門因群山列嶂的環境，導致官府管理不易，故為朱一貴起事的基地，也是其餘黨藏匿之所，清廷雖一度有清空禁絕之議，但終究未延緩內門的開發，群山列嶂也成為當地特有的美景。清廷在內門大舉搜捕朱氏餘黨，使原有大傑顛社的勢力受到衝擊，也使漢人與新港社得以逐步進入開墾。內門雖為多山之惡地形，但卻擁有紫竹寺、「七星墜地」等風水寶地，並為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的避難之地，嘉慶年間創設萃文書院，更使文風日益興盛，加之道光年間協助平定張丙事件所設立的義民祠，都見證內門從朱氏起事時的移墾社會，逐步轉型為穩定的文治社會。今內門地方人士在光興里鴨母寮設立朱一貴文化園區，並在興安宮內奉祀朱氏的神像，加之傳說由其「皇帝嘴」所封的萬能薯，以及聲名遠播的宋江陣與總鋪師，都為當地增添更多歷史、文化與觀光的魅力。

在「尋找朱一貴的有關遺跡」方面，現今臺南市小南城隍廟與高雄林園鴨母王廟皆有供奉朱一貴，不過經考證兩廟的前身應為有應公廟，在轉化為香火廟的過程中，逐漸與朱氏相附會，這也顯示其民間地位的提升。另與朱氏共同起事的杜君英，在清代中葉即有以其為名的官隘與村莊，而今屏東內埔的中林與東勢村仍有其衣冠塚、慈鳳廟、義勇公祠等有關崇祀，保存地方對杜氏的歷史記憶。屏東萬丹的上帝廟與竹田六堆忠義祠，則記錄下淡水粵籍義民立大清旗、奉萬歲牌，協助清廷平定朱一貴事件的重要歷史。高雄烏松大將廟則奉祀在朱一貴事件中戰死的千總陳元，但據考證其前身應具有大眾廟的性質。二府口沈則是清代臺南地區的重要家族，其後人謂先祖沈天新之妻乃朱一貴之妹，且留有「豬母犁出金」的傳說，雖然真實性有待考證，但也讓朱氏傳奇的一生更添神秘的色彩。

由此可知，朱一貴從起事到被捕雖僅有兩個多月，但卻對臺灣的歷史與文化有深遠的影響，不僅清廷為此調整治臺政策，清代至日治時期的文人也留下許多古典詩文作品，而「鴨母王」傳說、歌謠與戲曲更在民間傳唱不已，成為臺灣社會共同的歷史記憶。今內門及南臺灣仍留有許多與朱一貴事件的有關遺跡，不論是歷史事實或是傳說附會，都值得進一步的研究、保存與推廣，讓這段歷史事件也能轉化成珍貴的文化資產。

二、建議

內門雖位在高雄市的邊陲地區，但近年來在政府與民間協力下，以宋江陣與總鋪師打響當地的名號，創造出可觀的文化與觀光效益，堪稱是偏遠鄉鎮及傳統產業振興發展的成功範例。內門也是朱一貴事件的起點，雖然現今當地的有關遺跡不多，但仍可以其人其事作為文化元素，與其他的風物、民俗、產業等特色相結合，為地方創造更具深度、更吸引人的文化魅力。茲就本計畫研究所得，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地方及政府有關單位參考。

(一) 世界各地重要節慶或活動皆會選擇具有紀念意義的日期舉辦，尤其每逢十年、五十年或百年更會擴大舉辦，如國內每年二月二十八日舉行和平紀念活動，高雄市也舉辦過「打狗開港一四〇週年系列活動」、「高雄建市八〇週年系列活動」等。朱一貴於康熙六十年（1721）五月三日（西曆五月二十八日）正式登基，建議內門可在每年當日舉辦有關的紀念活動，而高雄市也宜儘早規劃 2021 年的「朱一貴事件三百週年系列活動」，藉此帶動朱一貴的話題與熱潮。

(二) 今內門雖規劃有朱一貴文化園區，興安宮內也供奉朱一貴的神像，但整體而言仍嫌單調，較難吸引觀光客前來參訪。建議可在週邊與朱一貴史事有關景點，如「鴨母寮」、「客寮」、「國公田」等，製作識別系統或說明牌，帶領參訪者進入歷史的場景。再於園區內增加「鴨」的意象，如在月眉塘中養鴨、引進三義「鴨箱寶」的木鴨製作彩繪等，並運用興安宮周邊空間設立朱一貴故事館，規劃展示有關史料、詩文、傳說、史蹟及文物等，配合當地人士的導覽解說，提升參訪的樂趣與教育意義。另相關研究與展示內容也可結合教育部門，將其轉化為中小學本土教育之教材，讓學子能從中瞭解此一臺灣史上的重要事件，並認識內門的人文風物。

(三) 朱一貴本身即是一位充滿故事性的傳奇人物，在民間也流傳許多膾炙人口的傳說，國內有些布袋戲及歌仔戲團也曾編演其故事，皆引起不小的迴響。高雄市文化中心曾邀請汪志勇教授編寫林道乾故事的劇本，由在地的新春玉歌仔戲團演出〈打鼓山傳奇〉，也有不錯的效果。建議可採用此模式，邀請知名的編劇創作，或進行劇本的徵選，結合高雄本地優秀的傳統戲曲團隊，推出融合朱一貴與內門文化元素的代表性戲碼，先安排在內門的宋江陣文化節演出，再逐步推廣至全市與全國各地，讓更多民眾從該戲認識內門與朱一貴。

(四) 內門是知名的「宋江窟」、「民俗技藝文化故鄉」，每年的宋江陣文化節更成為全國重要的觀光節慶。一般宋江陣有蜈蚣陣、八卦陣、白鶴陣、蜂巢陣等陣式，建議可請教練或專家以鴨母王起事反清為元素，設計出一套「鴨母陣」的陣式，以增加內門宋江陣的特色。另外，現今廟會除傳統的陣頭外，有些陣頭表演也會融入歷史故事或現代創意的元素，吸引眾人的目光；建議可請專家設計訓練表現朱一貴故事的民俗技藝團隊，一方面增加陣頭可看性，另一方面也可行銷內門的朱一貴文化。

(五) 總鋪師是內門的代表性產業，每年的宋江陣文化節都會配合推出「功夫菜」，除了有筍干扣封肉、風情萬種瓜、鳳梨蝦球等傳統桌菜外，也有開運四城門、神龍擺尾、黃蜂結巢等特殊菜色，與宋江陣的意象相呼應。建議可請內門總鋪師根據朱一貴故事，設計出一套「鴨母王宴」，除菜名可取與其人其事有關者外，菜色也可融入萬能薯、鴨母、鴨蛋、竹筍、小魚乾等材料，讓觀光客在品嚐美食之餘，也進入朱一貴的傳說世界中。

(六) 今南臺灣所留存與朱一貴有關的遺跡，大多為民間信仰的寺廟，建議內門可以興安宮為代表，主動參訪臺南小南城隍廟、林園鴨母王廟，建立朱一貴廟的聯誼網絡。另也可到萬丹上帝廟、竹田六堆忠義祠、鳥松大將廟、內

埔杜君英衣冠塚、慈鳳廟及義勇公祠等處參香祭拜及邀請來訪，雖然這些廟宇所代表的是義民、陳元、杜君英等與朱一貴敵對者，但卻可藉此製造話題，喚起民眾對朱一貴事件的記憶，並宣示放下仇恨對立、促進族群和諧，亦饒富意義。

參考文獻

一、古籍文獻

- 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 王必昌編纂，《重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 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 王見川等編《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二輯，臺北：博揚文化，2010年。
- 六十七，《使署閒情》，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 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 何澂編，《臺灣雜詠合刻》，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 邱維藩彙集、邱炳華抄錄，《六堆忠義文獻》（未刊抄本），頁40。
- 周鍾瑄纂輯，《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
- 恠我氏，《百年見聞肚皮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
- 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 章甫，《半崧集簡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
- 姚瑩，《中復堂選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姚瑩，《東槎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
-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 連橫，《臺灣詩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連橫，《劍花室詩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年。
-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
- 陳國瑛等編，《臺灣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 陳文達編纂，《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 趙與時，《賓退錄》，臺北：廣文書局，1969年。
- 鄧傳安，《蠡測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 鄭兼才、謝金鑾纂輯，《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2年。
-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 蔣毓英編纂，《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年。
- 盧德嘉編纂，《鳳山縣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己集》，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4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甲集》，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59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庚集》，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4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耆獻類徵選編》，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4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聖祖實錄選輯》，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3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0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碑傳選集(三)》，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6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耆獻類徵選編》，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4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59年。

二、近人專書

丁乃通編，《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四川：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
內門紫竹寺重建委員會，《內門紫竹寺沿革》，高雄：內門紫竹寺，1978年。
方豪，《方豪教授臺灣史論文選集》，臺北：捷幼出版社，1999年。
禾曰，《臺灣的根與枝葉》，臺北：國家出版社，1986年。
王詩琅，《艋舺歲時記——臺灣風土民俗》，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
江寶釵編，《布袋鎮閩南語故事》，嘉義：嘉義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
江寶釵編，《嘉義市民間文學集·閩南語故事(二)》，嘉義：嘉義市政府文化局，2000年。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上冊，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85年。
伊能嘉矩，《臺灣番政志》，臺北：南天書局，1997年。
李獻璋編，《臺灣民間文學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
李明進，《萬丹鄉采風錄》，屏東：屏東縣萬丹鄉采風社，2004年。
李亦園，《宗教與神話論集》，臺北：立緒文化，2004年。
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臺北：常民文化，1999年。
林文龍，《臺灣掌故與傳說》，臺北：臺原出版社，1992年。
林進德，《嘉慶君遊臺灣卷四·鴨母寮風雲》，臺北：時報文化，1995年。
林毅夫，《鴨母王：臺灣人翻身自主的願望與掙扎》，臺北：前衛出版社，2011年。
洪敏麟編，《草屯鎮志》，南投：草屯鎮志編纂委員會，1986年。
洪英聖編，《畫說乾隆臺灣輿圖》，臺北：聯經，2002年。
施添福總纂，《臺灣地名辭書(卷五·高雄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2000年。
- 胡萬川、林培雅編，《臺南縣閩南語故事集》，臺南：臺南縣文化處，2010年。
- 胡萬川編，《沙鹿鎮閩南語故事集（二）》，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
- 胡萬川編，《彰化縣民間文學集·故事篇（五）》，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
- 高志彬編，《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臺北：龍文出版，1992年。
- 曾彩金編，《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一篇，屏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2001年。
- 曾景來，《臺灣的迷信與陋習》，臺北：武陵出版公司，1998年。
- 黃哲永編，《太保市民間傳說》，嘉義：嘉義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
- 黃哲永編，《東石鄉閩南語故事集（二）》，嘉義：嘉義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
- 黃山高，《羅漢風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1年。
- 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臺北：正中書局，1988年。
- 程薈，《中國民間傳說》，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 張曼濤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
- 陳漢光，《臺灣詩錄（上）》，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84年。
- 陳正之，《紫竹生春——內門紫竹寺文化志》，高雄：內門紫竹寺管理委員會，2004年。
- 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
- 鄭永辰等，《內門十全寶典觀光行銷手冊》，高雄：內門鄉公所，出版年不詳。
- 廖一謹，《臺灣詩史》，臺北：武陵出版社，1989年。
- 謝國興《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臺北：自立晚報社，1993年。
- 簡炯仁，《臺灣開發與族群》，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
- 簡炯仁，《高雄縣旗山地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高雄：高雄縣政府，2004年。
- 簡炯仁，《屏東平原先人的開發》，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局，2006年。
- 龔文雄總策劃，《內門鄉誌》，高雄：內門鄉公所，1992年。
- 松崎仁三郎著、鍾孝上譯，《嗚呼忠義亭》，屏東：六堆文化研究會，2011年。
- 斯蒂·湯普森（Stith Thompson）著、鄭海等譯，《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
- 增田福太郎著、古亭書屋編譯，《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9年。
- 增田福太郎，《台灣の宗教附童乩》，臺北：古亭書屋，1975年。

三、學位與單篇論文

- 王建臺、沈峰明，〈台灣鄉土體育之研究——以內門宋江陣為對象〉，《屏東教育運動科學學刊》3期，2007年1月。

- 孔立，〈臺灣朱一貴起義與吳福生起義供詞的比較研究〉，《臺灣研究集刊》2期，1985年。
- 呂志忠，《內門地區宋江陣之研究》，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 李文良〈立大清旗，奉萬歲牌：朱一貴事件時的「皇上萬歲聖旨牌」與地方社會〉，《臺灣史研究》19卷2期，2012年6月。
- 吳中杰，〈杜君英庄——一個從屏東平原消失的大聚落〉，《台灣人文》3號，1999年6月。
- 吳青霞，《臺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臺南：成功大學臺文所碩士論文，2006年。
- 林茂賢，〈另類史觀，戲耍兒女情長——評明華園歌劇團「鴨母王」〉，《表演藝術》116期，2002年8月。
- 林正慧〈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起點〉，《國史館學術集刊》6期，2005年9月。
- 曾子良〈與朱一貴抗清事件有關的俗文學作品〉，《國文天地》13卷4期，1997年9月。
- 曾子良，〈〈臺灣朱一貴歌〉考釋〉，《臺灣文獻》50卷3期，1999年9月。
- 莊吉發〈身穿清朝衣，頭戴明朝帽——鴨母王朱一貴事變的性質〉，《歷史月刊》，2000年10月。
- 連景初〈朱一貴事與二府口沈〉，《臺灣文獻》8卷3期，1968年9月。
- 戚長慧，〈從鬼格到神格：古寧頭戰役後金門西浦頭軍魂崇拜的時間與空間探討〉，收入李豐楙、朱榮貴編，《性別、神格與臺灣宗教論述》，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
- 黃秀政，〈朱一貴的傳說與歌謠〉，《臺灣文獻》26卷3期，1975年。
- 黃淑卿，《鴨母王朱一貴傳說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碩士論文，2005年。
- 黃玉齋，〈鄭成功與洪門天地會〉，《臺灣鄭成功研究論文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 陳漢光，〈王得祿傳記及其他〉，《臺灣文獻》，23卷3期，1972年9月。
- 陳立武《從「罪人」到「義神」——臺灣民間對抗清領袖的崇祀》，臺中：中興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8年。
- 張莉〈論臺灣朱一貴抗清起義的歷史原因〉，《歷史檔案》2期，1990年。
- 陳秋坤，〈清代萬丹地域的地主、神明信仰與下淡水社人的離散，1720-1900：以萬丹李家古文書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7卷3期，2010年9月。
- 陳祥水，〈中國社會結構與祖先崇拜〉，《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卷6期，1978年。
- 楊惠南，〈兩首有關臺灣僧人抗清的詩作〉，《佛學研究中心學報》3期，頁286。
- 婁子匡，〈鴨母王朱一貴〉，《臺北文獻》直字6-8期合刊，1969年12月。

- 喬健，〈中華飲食文化的小傳統——以高雄縣內門鄉「辦桌」行業為例〉，收入黃克武編，《食巧毋食飽——地方飲食文化（一）》，臺北：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09年。
- 潘朝陽、池永歆〈康熙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空間：朱一貴事變為軸的詮釋〉，《師大地理研究報告》27期，1997年11月。
- 蔡蕙如，〈從民間「命中注定觀」看林道乾的傳說〉，收入林松源編，《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員林：臺灣省磺溪文化學會，1989年。
- 賴澄玉，《朱元璋民間造型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 賴建銘〈清代臺灣歌謠（下）〉，《臺南文化》7卷1期，1960年。
-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80年。
- 劉雪瓊，〈高雄內門紫竹寺傳說對聚落認同之研究〉，《高雄文獻》1卷3、4期，2011年12月。
- 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46卷4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6年12月。
- 戴文鋒，〈臺南地區民間無祀孤魂轉化為神明的考察〉，《臺灣史研究》18卷3期，2011年9月。
- 松浦章著、李玉珍譯，〈康熙六十年臺灣朱一貴之亂——江戶時代的「臺灣風說」之貳〉，《臺北文獻》直字139期，2002年。

四、新聞與網路資料

- 郭靜惠，〈杜君英衣冠塚，百年香火不斷〉，《自由時報》，2008年12月23日。
- 宋宜澄，〈鴨母王胸掛算盤封官賜財〉，《臺灣時報》6版，2011年1月3日。
- 王昭月，〈內門萬年薯，盼定位開通路〉，《聯合報》B2版，2003年10月1日。
- 陳麗卿，〈廳堂覓神主〉，《民生報》12版，1981年7月21日。
- 凌珮君，〈小南城隍爺，牡丹御品宴媽祖〉，《聯合報》C2版，2006年2月26日。
- 洪肇君，〈夜夜託夢，城隍爺逼賣紅豆餅〉，《聯合報》A8版，2008年4月1日。
- 洪肇君，〈城隍爺指示，賣茶餅一路發〉，《聯合報》C1版，2008年5月1日。
- 何培夫，〈城隍，為人間解惑〉，《聯合報》17版，1996年5月17日。
- 林建農，〈小南城隍廟慶典登場 好戲連台〉，《聯合報》18版，2001年10月10日。
- 紀慧玲，〈明華園重返國家劇院，要你大喊 Bravo，鴨母王新鮮百分百〉，《民生報》A12版，2002年6月19日。
- 劉星君，〈六堆忠義祠春祭，鎮祠之寶首亮相〉，《聯合報》B2版，2013年3月5日。
- 戴健城，〈林園鴨母王廟〉，收入黃健君「戲說林園」網站，網址：<http://jim1424.myweb.hinet.net/saylinyuan/saylinyuanweb.htm>